

大院三部曲

张玉仕 张蕙 [著]

大院三部曲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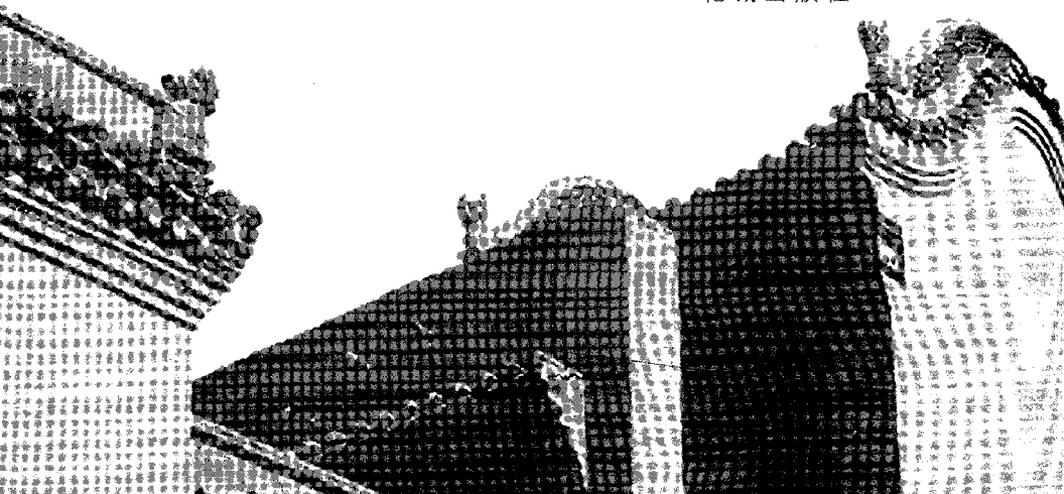
花城出版社

大院三部曲

张玉仕 张蕙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院三部曲 / 张玉仕, 张蕙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08. 8
ISBN 978-7-5360-5389-2

I. 大… II. ①张…②张… III. 日记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3222 号

封面题字: 杜忠誥
责任编辑: 谢日新
技术编辑: 易 平
实习编辑: 谢嘉炜
平面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印 张 6.875 1 插页
字 数 180,000 字
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序 萧学文 (1)

悲剧

《悲剧》序言 张 蕙 (5)

悲剧 张玉仕 (9)

父母心

《父母心》序 张 蕙 (61)

父母心 张玉仕 (63)

《父母心》续集 张玉仕 (130)

我的童年

《我的童年》序 陈志萍 (159)

我的童年 张 蕙 (162)

序

一个盛夏的中午，我回大陆。在美国居住了二十多年，又是研究物理科学，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已很陌生了，虽然回国多次，但为了探索中国文化遗产而来祖国内地，却还是第一回。

一下飞机，一股暖暖的带着浓重水分的空气扑鼻而来，南国的氛围浓郁的笼罩着这个内地的小城。这些年的改革开放，城市的变化很大，矗立的大厦旁，却仍可感觉到昔日的老街格局。

来到国内多年，这也是第一次这么亲切地接触一个内地家庭。进到屋内，管见闲适地吸着那用烟纸和烟丝自己卷制的土烟，亲切中透露着一个中国老爷子的机敏与自信。烟雾中，诉说着这多年的变迁。管见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，言谈里，沉静中透着风趣，他展现的是一个被遗落了的文化风格。

近日，收到《大院三部曲》的文稿，我才有机会完整的一读管见和女儿张蕙合著的这本书。应管见的邀请，要我提个序。我本不是文笔流畅的人，又去国多年，也只有惶恐的表达我的读后心得。

《大院三部曲》分《悲剧》、《父母心》和《我的童年》。

《悲剧》是管见初恋的故事，作者用高超的文学手段，平实的反映了80年代的社会现状，和一般市民的世态炎凉。管见在

经历了那些人情冷暖后，仍理性的迈出自己的步伐，寻找自己的天空。

这时，中国社会正由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，困苦中的管见把握了这个机会，他成了家，夫妻俩一同做买卖，打造新生活。如愿的，这个小家庭添了个新生命——张蕙。

小家庭成了管见生活的中心。所谓“衣食足，知荣辱”，如何造就下一代，又是一个责任。《父母心》体现了这个小家庭如何步入新的历程。我也在美国养家，为人父亲，但是管见的艰辛，是我难以想象的，生病，工作，教育，一样样的扑向这个慌忙的小家庭。凭着两手打拼，生活改善了，物质的繁华，并没有模糊管见对生命的态度，他以细心而尊重的态度，陪伴着女儿成长，适时的提供孩子需要的教育而不放纵。

张蕙有着内地女孩的天真和敏锐，《我的童年》展现了小张蕙的天真和苦恼。那篇《光荣的升旗手》活灵活现的描述了少年张蕙对国旗的尊重，对集体的热爱。

张蕙大学毕业，有教师资格证，有围棋特长，又会写小说，见证了管见教育的成功。

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，发展与建设已成了硬道理，物质的追求也迷失了一部分人，管见却在《大院三部曲》中，独自谱出一条新道路。

《大院三部曲》是跨世纪之作，是两代人的共同努力。享誉海内外的当代书法家，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，杜忠誥先生读了这部书稿，欣然提笔为此书写了书名。

好了，让大家一同体会分享吧！

萧学文

2008年6月29日写于台北

悲 剧

《悲剧》序言
悲剧

《悲剧》序言

—

前些日子，提到我父亲在1982年写的一本日记体自传小说《悲剧》要出版，那么，就需要一个人来为书作序。按理说，这个工作应该是委托有一定威信和知名度，并且文学功力深厚的人，但最终，父亲却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，真是荣幸之至！

我知道，这一方面，是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，就是，小说里的环境和人物几乎都是我所熟知的，尤其那个古老的院子，更是孕育我成长的地方。尽管是时过境迁，尽管我所熟知的一切，并非管见小说里所展现的情态，但正因如此，我的视角是独特的，因而我也就当仁不让了。

二

客观来讲，小说所述，只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：两个相爱

的人（管见和伊），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，在伊家人的极力反对，以及一些别有用心之恶毒小人的暗箭伤人和多方阻挠下，最终分道扬镳，留下的只是情人的伤感……

然而平凡的故事，经作者饱含情感的笔触一描绘，却不见丝毫的平淡。以至两万多字，一口气读完还浑然不觉。这里边我分析，有两个主要原因：其一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真实得我们哑口无言，这就是生活；其二，作者的修养不一般，不仅是文学修养，更关键的是人格修养。这个大家不妨自己去体会。

三

来说说那个古老的院子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个古老的院子是充满温情的，她承载了我童年所有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那院子，尤其喜欢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。尽管在这样一个集体中，磕磕碰碰是难免的，但这恰恰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调味，一切更显得温情脉脉。

小说中的汪妈妈，是促成整个“悲剧”的关键人物，她的专横、势利，让人又好气又好笑；伊的妹妹，这个“封建家庭的忠实护卫者”，她的粗暴无礼，让人叹为观止；吕阿姨的世故和小人二哥的背信弃义；等等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被小说生动准确的语言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真可谓是一群活宝！然而，这只是他们的某些方面。因为，他们在我面前展现的，又是另外的方面。

例如汪妈妈，打小她就善待我的。有什么好吃好玩儿的，只要我在，总是很热情地招呼我。我也常到她家里去。打心眼里，我觉得这个胖乎乎的老太太蛮和蔼，蛮可爱。尽管她的某些作为我不太理解，例如，她的水龙头在她不用的时候，总是被一个搪瓷口盅罩住，外加一道铁锁；而她煮饭用的煤，以及烧水用的

锅，都是加了特殊保护的，比如用根绳子什么的绑起来，别人要是动过了她会知道的。多么有趣的老太太啊！

又如吕阿姨，现实中我管她叫婆婆的，这个婆婆是最爱惹我吵架的，但我们往往是刚斗了嘴一下又哈哈大笑。但她偶尔也会生气了到我爸爸那里告状，爸爸就对她笑说：“你又要惹她，她小孩子懂个什么，你只当笑话嘛！她这么小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”她一听，想想也是，就笑了，我们很快又言归于好了。我们这一老一少，竟还是十分不错的玩伴呐！

不知为何，童年的我，不怎么和小伙伴在一起，却喜欢围着院里的老人们转。我觉得他们都好值得研究，每一道皱纹都写满故事。我喜欢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至于回答的正确与否，我是不在乎的，这种交流已让我感到温情。

但是，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，我的爸妈，是和他们不同的人。这是从点滴小事的积累得来的感觉。

比如，我们家的茶水，总是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，谁想喝都可以，喝完了爸妈又会再添；我们家房门外有盏灯，晚上路过的人，总是随手一拉就亮的；还有，诸如炒菜用的佐料，以及烧饭用的柴禾之类的东西，邻居借用更是常有的事。在这些方面，爸妈从不斤斤计较（这里说明一下，从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家就一直蒸蒸日上，经济宽裕的同时，物质也丰富了，爸爸已不再是当年家徒四壁的单身汉）。但同时，爸爸又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说一不二，从来都是有原则的，仗义而大方。因而，在我所见，院子里从老人到小孩，人人对爸爸都是敬畏的。我也为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。也因为如此，这个古老的院子，留给我的，自然都是些美好的回忆，因为大家都善待我嘛。以至多年以后，还常常梦中再现当年的欢笑。可是，我又怎知，就在我到来的不久以前，这充满温情的地方，却曾上演过一场波澜壮阔的爱情悲剧

呢？（这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讲的，因为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的故事，当事人却可能是刻骨铭心呐！）可叹啊！有时我想，他们大概是觉得亏欠了我的父亲，才这么善待我的吧？但是一切都算了，连经历了切肤之痛的父亲，都能平静地接受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父亲教会了我宽容。

我很庆幸能读到这本书。

四

记得在小说的开篇，有这样的一段话：“我知道，坐井观天所见不大。可是，我要见得那么广大干什么？只要能看见月亮，也就够了。”我们不管作者是否在以管窥天，然而，这一方小小的天井，映现出了太多的世态炎凉，一场充满甜蜜的缠绵爱情，在狂风骤雨的无情打击下草草收场了，万般无奈的管见，在内心波澜过后，最终是以“心平气静”承受了一切。而实践证明，他做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，他对于这场悲剧，只字未提。一切已经平淡了，今天的《悲剧》，对父亲而言，只是一些往事。谈起其中的故事，他老人家竟是充满温情的，还时常微笑着进行一些诙谐而生动的描述，在他的叙说中，有两句话，总结了这部小说的精神所在：失意不失志，失恋不失态。

最后，希望大家也能一起来分享这部优秀的小说，相信你们定会有所收获。

张 蕙

2007年6月27日

悲 剧

张玉仕

孤独的生活养成了孤独的性格。当人们欢欢喜喜地围着圆桌赏月的时候，我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等到人们散场了，睡觉了，我才拿着凳子坐到天井里独自赏月。我知道，坐井观天所见不大。可是，我要见得那么广大干什么？只要能看见月亮，也就够了。

圆圆的月亮挂在空中，照着我的脸——一张尖瘦、苍白、未老先衰的脸。我看着月亮，月亮上那些斑斑点点的黑影，勾引我进入了美丽的神话境界。

后羿……嫦娥……乌鸦酱……弄错了，乌鸦酱是鲁迅先生想出来的。鲁迅先生——硬骨头……

忽然间，一阵冷风呼呼地吹来，冰凉透骨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月亮已经滑到了屋角。我环视一下四面高墙，望望墙上那些黑咕隆咚的窗户，心灵忽有所感，便作了一首歪诗：

环户墙深月色寒，寒风寂寞透衣衫；
炎凉世态思不尽，多少英雄带泪看？

诗成之后，反复吟诵，颇觉满意，便把它压在桌面的玻璃板下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几乎把它忘了。今天，伊忽然吟了一遍问我：“你是英雄吗？”

我跟她逗趣：“我是一个倒霉蛋，一个失败的英雄。”

“阿Q也认为自己是英雄。但是，人们只是看见成绩的。”她说得真妙。

我微笑着说：“也不尽然吧？拿破仑失败了，然而，有谁会说他不是英雄？”

伊望着我，天真地笑了。可爱的姑娘。但是，我不得不在心里对她筑起一道防线啊！

1982年元月1日

一些莫明其妙的烦恼常常纠缠着我，往往弄得我整夜整夜都不能入眠。稍懂人事以来，我就一直孤苦伶仃地生活着，从来不被人理解。心里一旦有了烦恼，有了委屈，只能向天倾诉，只能偷偷地哭泣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政府停止了对我的救济。从此，我就走上了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。没有职业，不得不挣扎着去干各种各样沉重的体力劳动。东做几天，西做几天，察言观色，强装笑脸地度着日子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只有在木材场扛木头归堆才能活命。我身高一米六八，体重却只有四十八公斤，和鲁迅先生逝世前的体重差不多了。这扛木头的工作，却不是好玩的。一根沉重的木头扛在肩上，随时都可能……唉！老天爷知道我该有怎样的结局！似我这般卑贱的人，唯有对着孤灯自吟自怜！

惨惨昏灯怜影瘦，往昔回首泪空流。
隐情多少向谁诉？孤苦无限添蹙愁。
破絮沉沉蒙头睡，轻魂荡荡任自由。

一腔热血对烧酒，满把忧伤杯底留。

1982年元月3日

有这么一个古老的院子：一进大门就是一个横长的天井，一直长到两边的高墙。过了天井是正屋，有一层楼。楼上和地下的房间安排大体一样，都向两边排开，中间留着一个堂屋。楼梯口有个小门通进后院，一出小门又是一个横长的天井，也是一直长到两边的高墙。过了天井是厨房。厨房左边是洗澡房和厕所，右边先前是柴草房，如今改成了住房。我就住在这个房间里，这是国中之国，得天独厚。

我房间的瓦面，是用从古老时候一直留传下来的那种瓦盖的。只要老天爷一下雨，它肯定要漏。四面砖墙有三面总是湿淋淋的，地面永远不会干。起初，我还颇有信心地修整过几回瓦面。但只要一下雨，它还是漏，每次都一样。如今，我已彻底灰心，认定是无法根治了。

我房间的后面紧挨着一幢大楼，大楼的第一层走廊刚刚平着我的瓦面。扫帚、鸡笼、破鞋子什么的，一定要放在瓦面上。还有走廊栏杆上的花盆，也常常要掉到瓦面上来。还有鸽子觅食，猫儿打花……这些都是生活小节，是不上法律条文的，你有什么办法可治？

在这个古老的院子里，住着十来户人家，大小三十多口人。在煮饭的时候，公共厨房里热火朝天，大人小孩、有说有笑……

我搬到这里已经两年了，除我以外，都是老房客。几乎所有的小孩，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孕育成长的。虽然我常常听到某些家庭主妇，互相数落着别人家里的闲话。但总的来说，院子里的气氛还是和睦的。够了，生活有了这层和睦的轻纱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一个衣冠楚楚的人，看上去庄重大方，一旦剥得精光，是不

是还有那么壮观？

伊的家住在楼上。在她家的窗户上可以俯视我的门窗，还可以监视半个厨房的动静。她一家六口，在院子里算是旺族了。伊是老二，和父母一个厂工作，她的姐姐是工人，弟弟转业回来也当上了工人。目前只有她的小妹妹高中毕业后，暂时没有工作。从收入来看，她家也算是富室了。我和她一家人还讲得来，和院子里其他任何人，也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。但我总觉得，我和这些人之间，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隔阂。比如说吧，去年我贴了一副春联：

破絮蒙头让流年，轻魂任尔移春光。

有一天，某阿姨嘲笑说：“有谁像你那样生活的？破絮蒙头睡大觉，真有意思，哈哈哈……”

我说：“那不过是各人的生活方式不同罢了，有什么可指笑的？猪找吃向前拱，鸡找吃向后扒，你能说谁的方法好呢？”

“哎呀！你竟把人比成了猪，比成了鸡？那么，你是猪，还是鸡呢？哈哈哈……”

接着，整个厨房里的人都大笑起来，连天真的儿童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笑。

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，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由人们指笑去吧！我走自己的路。

1982年元月6日

在木材场扛木头，没有自行车是极不方便的。来回车费一角八分，还要等车，挤车，有理无理先挨八百。决定买辆自行车。

终于，我买到了一辆免票供应的自行车，但却卖掉了手表。伊问：“你的手表呢？”

她的提问太难人了！一个堂堂男子，居然要卖了手表才能买

自行车，真无能！然而，我只能直说：“卖掉了。”

“拆东墙补西墙？”她追问。

唉！她真是——太不客气了。我摊开双手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她对我的关心，我是心领神会的。有一次我和她聊天，正在兴头上，院外响起了垃圾车的铃声，她马上指着堆放在门边的甘蔗渣提醒我。对这类事情，我是从来不怎么注意的，而她却看得分明。

又有一次，当时天气很热，我在房间里读书。伊忽然走进来把一个很大的雪梨往我桌上一放说：“给你吃。”

雪梨上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分明已经洗过了。我微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想起这些琐碎的事情，心里就像吃梨一般——甜滋滋的。可是，生活太无情了，简直不给人一点儿希望！如果我有一个职业……嗨，我曾经得到过那么一次昙花一现的美好机会。大约是两年前春末的时候，一轻局所属的一个单位招工了。招工人员手持着劳动局的介绍信前来找我：“你去吗？那是国营单位，有房……”

我梦寐以求。长期以来……我真担心我的身体过不了关啊！我按照通知上指定的时间，顾虑重重，提心吊胆地去到指定的地方检查身体。检查完毕，医生向我道贺，我惊喜欲狂。我的身体各部正常。老天保佑我健康！

人们叫我回家等候上班的通知。我欢欢喜喜的等啊等，等到其他的人都上班了，拿到了工资，才有人来通知我，说我没有留城证，被除名了。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借口，可是，我有多大能耐？能扳得直牛角吗？

人们安慰我，说劳动局以后会优先安排我的工作，只要我耐心等待。然而，我已经等待了十年，十年啊！多么美好的时光！我常常闹不清楚，我到底在等待什么？老天爷啊！告诉我，我到底在等待什么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

1982年元月9日

二哥出院以后，身体很虚弱，就到农村亲戚家休养去了。今天来信说分别日久，希望我能到村里同他住上些时候。

我们有着多年交情，开始时候，我直呼他的姓名，由于常常在他家里出入，受了他弟妹们的影响，不知不觉也就叫起他二哥来了。他的文化水平比我高，各方面的知识都比我丰富。多年来我跟着他，多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。由于他的性情古怪，同时我也受了他的闲气。曾有那么一回事：

几年前他家住房很紧张，他去搭我住，当时我住在一个歪歪斜斜的小木楼上。在没事的时候，他喜欢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。睡到那时候，小便一定很急了吧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把小便均匀地撒在楼板上。可能他认为这样要比洒水好一些。楼下住着一位老头，常常听到那不正常的“的的答答”声，就起了怀疑。有一次，当他一听到这可疑的声音时，就脱掉鞋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我门前，忽然一把拉开房门。二哥正捏着那个东西在撒……

下午，我收工回来，几乎全街都轰动了，人们都忿忿不平的要我把他撵走。我认为一个人不能十全十美，有了错，只要改正就好了。因此，我只是轻言细语地说了二哥几句，事后我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丑闻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故。

不知他的病体如今怎样了，很想去看看他。但是，这几天我们正扛圆木，真舍不得丢下。圆木的堆位很近，加上铲车配合工

作，堆位永远堆不高，工作挺好做。过几天这批圆木扛完了，就要扛条木了。条木的堆位挺远，堆得又高，几个人扛一根长长的条木爬上那高高的坡堆，真有点儿像耍杂技。如果刚下过雨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嗨，过几天再去看望二哥吧。

1982年元月12日

我的读书摘抄本上，有巴尔扎克的一段话：……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丈夫配上一个懂得拉丁文的妻子，就有饿死的危险。

伊坐在我的书桌前阅读，等她读完了，我问：“你是怎么理解的？”

她合上本子，像小学生回答问题似的说：“我认为那是指精神上的饥饿。在精神上让自己挨饿，是不对的。如果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，生活就丰富得多。”

我完全赞同她的看法。我借陆游和唐婉的事迹引发我的想望：“……他们的感情生活是丰富的，尽管那么短暂，也足慰平生了。”

伊望着我，带点儿遗憾的神情说：“只是你会写，人家不会，又有什么意思？”

她为自己遗憾？她的脸渐渐红了。她心里一定有了某种遥远的憧憬，并为之陶醉了吧？我用平和的声调说：“学诗词首先要懂得理解，学多了，你也会写的。”

她望着墙壁静默了好一会，才轻声说：“我要去上班了。”

她的话像铁锤般敲击在我的心上。为什么要离别得这样匆忙？我温和地说：“你们厂目前没有什么工作啊？”

她躬下腰，双手托着腮巴，手肘撑在腿上，凝视着墙壁说：“也要去报到的。”

我愉快地望着她，心里充满了矛盾。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

人，如果家庭坚决反对……她父亲的脾气又那么暴躁……她姐姐曾有过那么一次经验……父母双双揪住她……结果就告吹了。她姐姐如今的朋友，据说是介绍的，是什么干部的宝贝……择到了膏粱……如果我和伊……

伊一动不动，仿佛墙上有什么图案使她出了神。她的脸红得像玫瑰……

我不知不觉地说：“我打算明天走。”

伊很快地望了我一眼，仍然望着墙问：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二哥在村上疗养，来信叫我去。”我常常跟她谈到二哥，二哥也常到我这里来，她对二哥是有所了解的。她直起腰望着我，轻声问：“不在家过年了？”

她温情脉脉的眼睛，迷惑着我的心。我垂下头望着她的脚说：“可能要过了年才回来。”

“去吧！去写点东西回来看看。”

她那小巧玲珑的脚套着黑色中跟皮鞋在那儿轻轻摇动，弄得我眼花缭乱。我使劲摇了摇头，企图摇掉那些胡思乱想。又听到她说：“读了你的旅游笔记，仿佛我也去旅游了一次。”

我知道我没那种水平。我分辩：“也许是你的错觉吧？实际上我的东西毫无意义。”

“我就是那样感觉的。”伊用撒娇的口吻坚持。

她那娇痴的神情弄得我坐立不安……

1982年元月17日

忽然听到两个人在厨房议论：“那小娇娇又生气了……”

“她挨骂了，说她一回家就看书……”

难怪呵，昨晚上伊的姐姐在洗衣服的时候，忿忿不平的自言自语：“分明是偷懒，谁不会读书……”

我蹑手蹑脚地挨到门边偷听。那议论仍在继续：“上个月她挣了百多块钱，真能干。我要有这么一个好女儿，才舍不得骂呢！”

“她就是会生闷气。如果性情不是那么温和，只怕早就闹翻天了，家里放着个吃闲饭……”

这些长舌妇，人家吃闲饭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过，如果没有这些专门搬弄是非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伊挨了骂？可惜，以下她们谈到了别的事情去了。伊的确是个好姑娘，勤劳勤学，不多说话，又不管闲事。可惜她的环境太不称她的心了。她曾深有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人们根本不理解我，如果我能像你这样一个人的生活，该多好啊！”

她的感慨感人之深，使人油然而生怜悯。可是我怎么老在那儿痴心妄想？饿狗想吃天鹅肉！我咒骂自己。

行李已经检好，马上就要动身。我有意无意地望向她家的窗户，窗户上有块嫩绿色的窗帘，缩成了一簇，在微风中晃荡……晃荡……

1982年元月18日

在农村里，好不容易挨过了春节，我就匆匆地赶回来了。

那儿是平原，出门只见树，见田野，很难见到一座山。虽然气候温和，空气新鲜，但那荒凉的野境，怎能使人开心？村边有几座坟茔，我和二哥常常跑到那儿去凭吊孤魂，谈古论今。古往今来多少英雄，到头来谁不是“荒冢一堆草没了”？像我们这类江边鱼樵，何苦要使自己的感情挨饿？既然有人在等我，我何必要在他乡异地流连？可爱的伊，你在等着我，是吗？

二哥的身体好多了，他带着儿子在这里教学。知道我要走了，他极力挽留，说等到开学的时候，他要和我一起回来。可

是，我归心似箭，怎能挽留？

当我回到家时，已是黄昏，偏偏又赶上一场大雨。狂风雷电“稀里哗啦”地闹了大半夜，弄得我的房间尽是水。看着这筛漏不堪的房间，心里的烦愁不知有多少。辗转难眠，索性披衣起床，拼凑几行长短句大概记下这难以言明的心情：

这是一个恼人的春夜，
狂风、雷雨，
“稀里哗啦”响成一片。
我辗转反侧，
无论如何不能入眠。
望着这筛漏不堪的房间，
心里无限苦闷，
愁绪万万千千。
呜呼苍天！
为何要有漫漫长夜？
为何要有狂风、雷电？
我哭、我笑，
我哑口无言。

1982年元月30日

夜色降临了，寒风不住的吹，人们都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。这时候，伊来了。她把《红楼梦》往我书桌上一放，就立在我桌边和我讨论起来。其实我们两人对《红楼梦》一窍不通，只不过是你对一言我一语地瞎说一气罢了。伊忽然针对“好了歌”的某段说：“……未免说得我们女子太无情了吧？”

我引用“庄周戏妻”的故事，最后总结说：“当然不能说所

有的女子都是那样，但是，世上的确有那样无情地女子的。”

伊的脸上升起了红晕，脉脉含情地望着我。我们的距离很近，她呼出的气体，轻轻吹到了我放在桌面的手上，立刻摧毁了我心中的最后防线。她那少女的天香，侵袭着我的灵魂，我的灵魂似乎还在挣扎……我把手移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桌面的时钟。时钟在响：“的答、的答……”

伊把书轻轻推到我面前，用手指着一处地方，我不由自主地顺着她指示的方向望去……《海棠春睡图》，我的心一跃，马上望着她。她的脸色绯红，含情脉脉……呵！现在不是海棠春睡未足，而是玫瑰盛开啊！

“你知道这画面是怎样的吗？”她轻声问。

我凭着想象对画面作了大概描述，然后引发议论：“……除了某些别的原因，贾宝玉多少也受了这类图画的影响，才过早产生色念的。”

伊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年纪大一点才谈恋爱，是有好处的，至少不那么容易上当。”

我同意她的看法。她已经成熟了，我为什么不能爱她？贫穷不是罪恶，我需要她！

1982年2月3日

下午，厨房里人还稀少的时候，发生了这样一场微妙的对话：

伊拿着锅上楼量米去了。吕阿姨用下巴朝伊点了点，神秘地问我：“她长得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挺不错，小巧玲珑。你的饭瀑了。”

她拿起锅盖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打她的主意？”

她向我刺探？她们产生了怀疑？一旦让她们拿到了话柄，还

了得？马上就会满城风雨的。我警惕地说：“你别瞎说。”

她敲着锅盖，笑着说：“她和你那么好，形影不离，还怕……”

伊的出现，才打断了她的话。看来，得提醒一下伊了。

天黑了，伊来了。我告诫说：“……有时候不得不检点一下了，人言可畏啊！”

伊神情有点儿紧张地望着我说：“这些讨厌的人。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也用不着那么紧张的，目前她们还抓不到什么把柄，除非她们造谣。”

伊淡淡地一笑，会心地点点头。我们的话题转到了诗文上。

“……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……”伊吟诵唐婉的词句。她那樱桃小嘴一张一合地启动着，真有说不出的妙处。她那美妙的清音，像许多小虫爬在我的心上，弄得我的心痒痒。她那温柔多情的眼睛，像一泓湖水，秋波粼粼。她那娇小的身段，仿佛临水弱柳。我正飘飘然地欣赏着这个大自然的完美杰作，忽然，她母亲幽灵般出现在我的门前：“原来老二在这里，你还不去睡觉，明早上又不会起床了？”

莫非她们已经开始提防……

伊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动弹。她母亲站了一会，也就走了。她虽然走了，但却破坏了我们的宁静，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兴致。过了好一会，伊慢慢立起来，那神情大有流连之意。

1982年2月4日

几天来，伊一直心神不定，常常不自觉地叹息，有时甚至很长时间地痴呆着。今天中午她在楼上写字，把裤脚也烧坏了，结果还是只拿来了半截文章。我问：“为什么不写完呢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偏开脸，微微低着头，把舌头从紧闭的嘴唇里

硬挤出来。这是她的一种下意识动作。在她觉得不好意思时，往往都会这样。这时候，她的那种娇羞情态，是很妩媚动人的。她忸怩了一会，深深地叹口气说：“心里烦躁得很啊！”

我温和地问：“你遇到了什么难题？”

她迟疑了很久才说：“大姐的朋友借给我的《红楼梦》，我家叫他拿回去了。他们责怪我成天看书，干脆我什么都不读了，到社会上鬼混去吧？”

有这样荒唐的家庭，竟连书都不让读！可是，难道仅仅是这个问题就使伊烦恼成这样吗？不可能。那么……我猜测着伊的心事，信口说：“别说废话，读你的书，走你的路。”

她神情阴郁地望着我。情人的伤感就是自己的痛苦。我借一个笑话逗她：“有个穷儒请一个诗友吃饭，菜很简单。两个蛋黄放在几片青菜叶子上，中间整齐地排着一行切碎的蛋白，一碗豆腐汤清澈见底，上面飘浮着几丁碎葱。那穷儒用筷子点了点蛋黄，敲着碟子说，‘两个黄鹂鸣翠柳。’又指着那一行蛋白念，‘一行白鹭上青天……’”我停下来望着伊。她被我的诙谐逗笑了。脸上红扑扑地望着我。我接着比画说：“窗含西岭千秋雪。那穷儒说着弄了一小丁豆腐放进嘴里。”我停下来卷烟，不再看她。她等急了，就问：“那么，‘门泊东吴万里船’又怎么说呢？”

我望着她那兴奋的脸说：“自己想想吧？其实你也可以编的。”

她用撒娇的口吻说：“现在我的脑子不管用了，你说嘛！”

我说：“那就是清汤上飘浮的碎葱呗，还不好想？”

她嘟了一下小嘴说：“那么，王之涣那句‘白日依山尽’，你说是日出还是日落？”

她给我出难题了。我说：“这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题目了。我

倾向于日出的说法。末日使人哀愁，常言道，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’而‘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’的诗句，却分明道出了诗人胸中的豪气。你的看法怎样？”

她说：“我拿不准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倾向于日出了。”

我作了一个怪相说：“如果你听别人那么一说，看来你又倾向于日落了？没有主见。”

她挤舌头。其实我也拿不准。

1982年2月7日

现在材场只有条木可扛，又正是雨季，我根本不敢去。也好，在家谈恋爱。中午时候，伊在厨房里边洗碗边叹气，我忍不住走近她，轻声问：“你怎么老是唉声叹气的，到底遇上了什么问题？”

“唉——”她仰天长叹。

“是不是生理问题？”我追问。她摇了摇头说：“这件事情你不知道的。够烦人啊！”

“男儿不知女儿心，你不说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她很快地望了我一眼，低下头默默洗碗。估计这时候是问不出什么结果了，我就回到房里寻思。等到她父母去上班以后，她忽然羞羞涩涩地走了进来。我请她坐，她就在火炉边坐下了。我温和地问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是……有……”她吞吞吐吐地说了两个字，就停了下来。我用眼睛向她讯问。跟我对视了一会，她默默地起身去关房门。等她回到座位上，我说：“你说吧？别尽让我纳闷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自己看吧。”她说由荷包里拿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片。但是，当我伸手去要时，她又把手一缩说：“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。”

“我绝对保密。”说着，我又伸手去要。她的脸忽然一红，低下头紧紧握住纸片说：“算了，还是别看算了。”

既然决定向我倾心，却为何那般扭捏？顾不得许多了。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夺纸片。她挣扎着，嘴里嗫嚅：“哎！哎！别——别这样。”

见夺不下，我就不再夺，握住她的手用眼睛盯着她。她望了我一会，低下头慢慢松开了握住纸片的手。我展开纸片，上面写道：

有位工友帮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桂林人，廿六七岁，在铁路工作。介绍人说他很勤俭，会做木工，衣柜做得不错，又不抽烟、不喝酒。

看完，我把纸片丢到火里，等烧完了问：“有一天晚上你家来了一男一女，是那个男的吗？”

“是那个人。我妈有点中意他。”

我严肃地说：“家里满意是家里的事，主要是你自己怎么想？”

她惶惑地望着我说：“我没有思想。”

她至少想了一个星期。言不由衷。我启示她：“媒人都是说好话的，切不可轻信。爱情的基础最好是共同的趣向，你拿定主意啊。”

她低下头静默了很久，有所悔悟地说：“卖花讲花香，如果媒人不说好话，就没有饭卖了。我和他只见了一面，他马上就就和媒人来了，还拿来了一条‘三用巾’。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那天我不去他那里就好了。”

“你是怎样到他那里去的？”

“她们说到一个朋友家玩，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是这么回事。哼，说什么会做柜子，不抽烟、又不喝酒，紧接着又拿来了

‘三用巾’，真有点儿像做买卖。”

她开始醒悟。我暗暗欢喜。我说：“那么，你打算拒绝他了？”

她的神情马上暗淡下来，声音更低了：“难呵，我要得罪人了。”

她太优柔寡断了，遇上了这种事情还怕得罪人。我开导她：“在这类问题上，无论男女，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。介绍人的目的无非是巴结，介绍不成，她没理由反目的。”

她望着我，会心地笑了。我微笑着说：“你的见识太少了，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向你求爱，你怎么办？”

她挤了一下舌头，略带娇气地说：“那就死掉吧！”

她那温婉的神情，简直让人如醉如迷。我们默默地对视着，我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的幻觉。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：请学会去读那缄默的爱的情书，用眼睛来听原属于爱的妙术。

1982年2月9日

为了坚定她的心，我决定向她求爱，我相信爱情的力量伟大神奇。为了求爱的形式问题，昨天晚上几乎想了一夜，那缠绵的春雨也几乎下了一夜，最后我决定用春雨开头，写一首叙事诗。

绵绵的春雨下了一夜，
我的心事比那春雨还要缠绵。
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，
遇上一个小小的问题，
也要忧愁几天。
她向我诉说心事，
唉声叹气，

羞红着脸。
有个多事的女人，
帮她介绍对象，
因为没有勇气断然拒绝，
后悔跟那男子见了一面。
她的声声叹息，
她那愁眉苦脸，
激动着我的心弦。
可是理智要问：
既然诚心商谈，
却为何遮遮掩掩？
为什么不可以一起照相？
难道仅仅见过一面？
爱情只能真诚相待，
绝不可以苟且贪恋。
不过、我还是赠献了，
我的铭言。
交朋友，切身利益必须放在前面。
她驱散了愁容，
留下了再谈的诺言。
等到再谈的时候，
我将献上这，
爱的诗篇。

诗成之后，我反复吟唱着。在中午煮饭的时候，我悄悄告诉了伊。等她父母一走，她马上来了。她立在门外，做了一个娇柔优美的手势说：“给那首诗我看看吧？”

她清婉的声音，像美妙的音乐，激荡着我的心。她那一刹那爱娇的表情，足以令人久久回忆。我比了个请坐的手势，她便大大方方的在我侧边围着火炉坐了下来。在她读诗的时候，我关上了房门。她读完诗，低头沉默。

我轻声问：“看得出我的意思吗？”

她慢慢抬起头，委屈地说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她的神情打消了我的疑团。我说：“你是纯洁的。你能不能现在回答我？”

她偏开脸，望着房门说：“让我想想。”

她的嘴唇紧闭，脸色青红不定，两只手互相纽绞着，手臂在腿上直搓。我静静地看着她。她的一只手无意识地伸到火炉上……

绝不能让她的手被烧伤。我赶紧握住她的手。她也同时握紧了我的手。一股暖流由她手上流遍了我的全身。我把她的手拿到嘴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她的全身开始颤抖起来。她把我的手握紧了又放松，放松了又握紧。我抑制不住激荡的爱情，离开靠椅拿张小凳挨她坐下，轻轻搂住她的头要和她接吻。她赶紧用双手蒙住脸，头压得很低，几乎把双手压到了腿上。我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她蜷曲着，颤抖着，忽然发出了哭泣般的声音。我用力搂住她的肩膀，对着她的耳朵轻声问：“你哭了？”

她只是抽泣，颤抖。弄得我六神无主，坐到靠椅上发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时光在偷偷地溜走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才慢慢抬起头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正前方。她的脸色通红，眼睛上根本没有泪痕。大概是这全新的感触使她产生了某种飘渺的幻觉，产生了害臊和担忧，于是便激动成了那样？我又挨她坐下，搂住她的头，轻轻吻了一下她那娇嫩的脸蛋。她一动不动，仿佛是石

雕。她被这全新的感触迷住了。我靠在她身上，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。她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温暖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不，也许只过了一刹那。她轻轻摇了摇身体说：“我想走了。”

我放开她，坐到椅子上挺新奇地看着她，感到她好像有点儿陌生。她也静静地望着我。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？

我们互相望着，望着，她忽地站起来走了。我也忽地站起来跟着她，仿佛是物理现象。她走了两步，在门边停下了。我本能地搂住了她的腰。她靠在我身上颤抖着喘了好一阵气，才挣扎着摇摇晃晃地回到座位上。我刚坐下，她马上抓住我的双手说：“我颤抖得挺厉害。”

我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然后放开，用平静的声调说：“你必须镇静。”

她低着头静默了好一会，忽然用责备的眼光望着我，嘟着小嘴说：“你做事不考虑后果的。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有什么后果可考虑的？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还不够吗？”

她忽地抓住我的一只手，神情黯淡地说：“我们会演悲剧的。”

我握紧她的手，侧过身体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亲昵地说：“亲爱的，在人生的战场上，你缺少的正是勇气。相信爱情吧！爱情的力量伟大神奇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她低头看着火炉，炉火烧得正旺，象征着我们的爱情。我想起了范进中举的故事，就问：“你读过《儒林外史》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我就比画着手势说起故事来：“……那老头一巴掌打在石头狮子上，那只手痛得不行……”

听我讲完了故事，她天真地笑着问：“你用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事情，对吗？”

我说：“故事是这样说的，你怎么理解都行。”

她的脸红得像玫瑰，微笑着看我，真舍不得让她走。可是，再过一会，长舌头的人们就要回来了，如果让那些人知道伊不去上班，竟是整个下午呆在我这里，那话头可就多了。我温和地说：“你该上楼了。”

她打开门，在门口立了一会，回过头多情地望着我说：“今晚上那个人又要来。”

我深情地望着她说：“我相信你不会一脚搭两船的。”

她严肃地点点头，慢慢地走了。

1982年2月10日

多年来，我一直梦想着找个志同道合的爱人。然而，不是这里不合适，就是那里不对口，总是失望。时光悄悄地溜走，心里大有茫茫天涯难觅知音的感慨。如今，大概可以如愿以偿了吧？伊爱我，迷我，信任我，虽然她家会为难我们，但只要她意志坚定，估计我们还是会成功的。

整天我都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。从她那纯洁的心灵里流露出来的爱情，怎能不使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迷醉，倾倒？

黄昏时候，正在如醉如痴地幻想着，忽然听到了伊的声音，我立刻由房里奔了出来。伊正在厨房边洗脚，一看见我，她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高兴地说：“我成功了，我妈妈同意我拒绝那个人了。”

什么声音能比听到这样的喜讯，更使一个情人欢欣？遗憾的是厨房里光线太暗，看不清她的神情。我想象，她那兴奋的神情一定很动人。至少她那美妙的清音就使我迷醉了半晌。我管不住激奋的爱情，脱口说：“亲爱的，祝贺你！”

伊赶紧低下头。她的双脚插在提桶里，双手抱着脚，人不

动，水也不响。厨房里声音很杂，不会有人注意我们吧？

过了一会，伊用低低的，但十分清晰的声音说：“我还没有答应你呢，你就这样叫了？”

她的话像一把神奇的扫帚，把我的欢欣一扫而空。我的心仿佛飘到了空中，迷迷茫茫不知着落何方？其他人的声音，充塞着整个世界，使人迷惘，惆怅。我腾云驾雾般回到房里。呵，莫非她已变卦？不，在记忆里，她分明是爱我的。

“我还没有答应你……我还没有答应你……”

她的声音如雷贯耳。我的脑子里轰轰地响，心在不住的颤抖。姑娘的心啊，到底是怎么想？

1982年2月11日

苦挨苦熬着过了一天，人形更加消瘦了。决定写封信问她：

伊：

几天来你憔悴多了。看到你那忧伤的神情，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痛苦！昨晚上你的一句话，又把我纳入了烦恼的深渊。莫非发生了什么变故？

把你心中的委屈告诉我吧？

我在期待你！

管见

好不容易挨到了黄昏，见她到厨房里洗碗，我不顾一切地走到她身边，把信塞进她的荷包里。她的一只手，也本能地插进了荷包。我马上回到房间里，关上门冥思苦想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只觉得自己想了很多很多，但又记不得都想了些什麼。正在出

神，响起了轻轻地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伊立在门前，把一张纸递了给我，就管自往厨房里走去。我拿过纸片一看，是自己的信，上面也没有她的字迹，我就赶紧拿了脸盆毛巾装成要洗脸的样子，往厨房里走。还没有走进厨房，忽然听到伊的母亲在楼上叫了伊一声，那声音是那样严厉、冷酷，久久地震颤着人心。我吃了一惊，本能地回头望向她家的窗户。窗门紧闭着，窗帘撩开了一角，她母亲的脸色使人感到恐怖。寒风阵阵吹来，我毛发直竖。定了好一会神，我提高声音，莫名其妙地对伊说：“这几天好像你病了？”

伊只哼了一声，迟迟疑疑地往小门走去。我提心吊胆地回到房里。老天知道，母爱怎么会这样严酷？可怜的伊会不会屈服……

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，我打开门，伊迟迟疑疑地走进来立在门边。她眼睛红肿，脸色苍白，神情凄惨，全身颤抖，直喘粗气。我坐到椅子上，心情极其沉痛，拿起火钳无聊地拨弄着炉子里，燃烧得很旺的木炭。这样难堪的沉默，太折磨人了。我熬不过，就说：“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话坐着说吧？”

她左顾右盼，手足无措，又想扶住桌子，又想找凳子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天知道她家里用了什么办法，居然使她害怕成了这样？我轻声问：“你向家里投降了？”

“没有……她……她们猜……”她吞吞吐吐，身体摇摇晃晃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我一直等你。”

“她们要我和他。”说了这句完整的话，她的全身力气仿佛用尽了，身体摇晃得很厉害，看上去快要倒了。什么力量竟把一个柔弱的灵魂，蹂躏成了这样？我真想拥抱她，给她安慰。可是，行吗？看不下去，我就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……我没答应她们……你……唔……你另找吧？”

我睁开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我永远等你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们……我们算了吧？唔，唔，答……答应我？”她快要哭出来了。

她那凄苦的神情像刀子般直剐我的心。我默默地看她，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深深的怜悯感动了我的意志。我温和地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她黯然的神情上掠过了一丝淡淡的光彩，紧接着，凄凉的神情便又掩盖了一切。她低着头静立了很久，轻轻地说了声“再见”，才垂头丧气，像罪人般慢慢走了出去。

天哪！别人为什么要生生地拆散我们？

1982年2月12日

为什么人情这样冷酷？为什么？我正在焦虑，忧伤，伊忽然走了进来，把一封信递给我说：“这是那个人的信，你帮我回信吧？我晚上来要。”

我接过信，望着她傻笑。她多情地望着我说：“他叫我今晚上到他那儿去，我不去。如果他明天来，我把回信给他，马上就走。”

我傻笑着说：“去一下又怕什么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：“我怕他撒野。”

院子里十分宁静，我的心情也很恬静。我笑着说：“那么，你不怕我撒野喽？”

她微微摇动着身体，低着头抚弄着衣角。好一个娇滴滴玉人，好似迎风弱柳。可是，为什么她不自己回信？是不是那小伙子有点儿水平？我是不是也需要找人帮忙？二哥已经回来，我有恃无恐。然而不能耽搁了。我温和地说：“你去上班吧，晚上一定给你。”

她很快地望了我一眼，带着一种新奇的神情环视着我的房间。是啊！一个晚上好像过了一个世纪。如今旧地重游，能不新奇吗？最后，她的眼光停留在墙上的一幅字画上：那是柳子厚《江雪》诗句的后一联。她问：“几时贴上去的？”

我抽出信纸说：“昨天下午。”

“很好，符合你的环境，也贴合你的性情。”

我展开信纸说：“你认为贴合吗？”

“恰到好处。唔，晚上一定给我？”

“一定办到。再见！”

那小伙子的信，一开头便逐个逐个地向伊，及伊家里的人问好，礼貌周全，问了大半张纸。随后，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气，接着又一个一个地为伊家里的人衷心祝祷。不厌其烦、乱七八糟地写满了三张纸，简直使人哭笑不得。为了便于读记，我只好截录他的某些原话，用省略号串连起来：

伊：

衷心……在这里生活多年……没见过你这样好……有道德……善良……温柔……完美……在短暂的接触中了解到你是那样俱全……既然早已安排好了……那条三用巾你就留……衷心……

这类近乎文盲的人，伊自己对付他，也绰绰有余。伊找我，信任我，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我写道：

你“在短暂的接触中”，就知道了我是那样“俱全”，真了不起！你胡说什么“早已安排好了”，真是莫明其妙！你以为爱情的基础是“三用巾”吗？

你来做客，我家里是欢迎的。在我面前，请你知趣一点。

写好信，我静静地等待着伊，回忆着那些甜蜜的琐事。伊回来得特别早，当时厨房里还没有人。我把信给她，提议不用称呼和落款。伊点点头，读了一遍信问：“是不是太尖刻了？”

我说：“尖刻才好，一封信就完事大吉。”

她点点头，拿着信匆匆走了。到了晚上九点多钟，她又来了。她把一本书还给我，然后问：“把语气改温和一点好吗？”

我提醒她有人监视，她赶紧望向自家的窗户。我退回房里准备关门。她又急切地问：“我想把语气改温和一点，你看好吗？”

“随你的便吧！”我关上了门。

呜呼！谈恋爱好比做小偷，受人监视，提心吊胆。

1982年2月13日

我出门，伊也出门，真巧。问她到哪儿去。她羞涩地说：“那个人在楼上，我对我妈说有点儿事，就走出来了。”

我提议随便走走，她就低着头跟着我。我们走着，走着，我想起了刚才写的信。那是写给一个同学的信，信里谈到关于我和伊的事。

我说：“我正想去寄信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让你看看。”

她“唔”了一声，就伸手来要。我们正走在旧货市场上，今天星期日，市场上热闹非常。我提议找个僻静地方，她顺着我来到骑楼下一个砖柱后面。我把信给她，她只看到一半，就哆哆嗦嗦得看不下去了。我接过信一口气念完了，她已缩成一团，搂着双臂好像肚子痛。看见她怕成这样，真叫人又痛心又怜爱而又无可奈何。风吹得很冷，我提议到二哥家里去，介绍她认识五妹。她

扭捏了一阵，最后还是跟我走了。

我们在人群中穿插着，终于到了二哥家里。只有伯父一个人在家。我介绍了一下，大家就围着火盆坐了下来。见伊全身颤抖，我就把火盆里的火拨旺了一点。伯父忙家务去了。伊蜷曲着身体，扭头望着我说：“我全身颤抖，差点儿连椅子都坐不稳。”

我温和地说：“你用不着这样紧张的。”

她嘟着小嘴说：“叫你别说那种事情嘛。”

我说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怕什么？”

她望着地面，身体还在微微地颤抖。为了松弛她那紧张的情绪，我说了廿四孝中老来子的故事。她天真地笑了，话也多起来。她说：“如果老来子的父母一直活下去，他难道也一直那样疯疯癫癫地生活下去吗？他那么老了，能经得起几下那样的折腾呢？这故事经不起推敲。”

她说得头头是道，真有两下。我欣喜地望着她说：“古人编书是有点儿不讲策略，但如果这故事没有一定的意义，怎么又能留传至今呢？”

她天真地望着我笑了笑，接着问起了二哥的家事。我大概介绍了一下。谈到老三的形象时，我优孟衣冠地做了一个滑稽的模样。我丑化了老三。她痴痴地笑着，看见墙上有个相架，就起身去看。看了一会，她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老三的照片。她的想象力真好。我赞许她。她赶紧回到椅子上挤她的舌头。谈到五妹时，我说：“她和你一样，都有点腼腆得过分了。虽然她有几个同学常常聚首谈诗论文，可是，除了她们那小圈子以外，别人就很难看到她们写的东西了。就连二哥，也不容易看到。其实，文章做出来，是应当给别人看的，像守护贞操一样地守护着，那文章又还有多大意义呢？”

她翻了翻眼睛，嘟着嘴说：“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，我

才不怕他笑话呢，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这样的人。”

我微笑着说：“我不是每天都在你身边吗？”

她温情脉脉地望着我说：“可惜你是男人，是女人就好了。”

多么天真啊！我挑逗她：“岭上红梅迎岁早，池边杨柳得春先。”

她赶紧低下头。这时五妹回来了，我给她们作了介绍。可是，两个腼腆的姑娘坐在一起，尽低着头沉默，我只好又给她们打圆场。当我们告别五妹以后，我说：“她们都是一些有理智、有知识的姑娘，但愿你能成为她们的好朋友。”

她有所担心地说：“我的水平这样低，她们会不会理睬我呢？”

她就是爱怀疑自己。我鼓励她：“只要你努力学习，水平会提高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忽然提出问我借《红楼梦》的第四卷，说是还有一点没看完。我说：“你家不准你读这本书啊？”

“我偏要读，看他们怎么样？”她忽然有了勇气。我赞许说：“说得对，走自己的路，看他们怎么样？”

1982年2月14日

只要能跟伊说上一句话，或者看见她笑一笑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可是，要跟她说话，真不容易啊！她家里对她控制得越来越严，她要跟我借书什么的，都要背着她的妹妹。而她的妹妹，这个家庭尊严的忠实护卫，却是整天在家吃闲饭的。然而，防不胜防。今天终于来了机会。在黄昏时候，厨房里的人很稀少了。伊在案板前洗脸，我立在过道上看着她。她没有注意我，管自搓毛巾。她的手动得那样灵巧、柔和，简直使人看迷了眼。她忽然停止搓动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我赶紧走近她问：“怎么又叹气？”

“烦恼啊，不如死去还好！”她说完，用毛巾蒙住了脸。

我逗她：“你绝对没有勇气自杀。”

她马上把手中的毛巾拿下来，伸直两手撑在脸盆里，半撒娇半认真地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我马上微笑着说：“你疯了？未来无限美好，生活充满了乐趣，为什么想死？”

她笑了。她那梦幻般甜蜜的笑容，像瘟疫似的感染了我的灵魂。我晕晕乎乎地回到房里，飘飘然地躺在床上，什么时候天黑了都不知道。忽然，一个声音吸引了我：

“她母亲叫她去看电影，由楼上叫到楼下，又由楼下叫到厨房，啼啼，像撵鸡一样。”

我知道她们议论伊的事，赶紧竖起耳朵听。另一个声音说：“那个人是铁饭碗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管他什么碗，有这样逼着女儿嫁人的吗？那人难看死了，难怪她不愿。”

她们议论的是昨晚上的事情。大概伊始终没有答应，她母亲只好送客了。那母亲手里拿着一大捆雪白的粉丝，把客人送到院子门口说：“嗨，来玩就来玩嘛，何必要买东西来？你还是拿回去吧？”

“那么，放在你这里吧？我后来吃。”小伙子说完，骑上单车走了。

那母亲目送客人走后，打量打量粉丝，掂量掂量斤两，喜形于色……

1982年2月17日

每晚上我都看着伊家熄灯，猜想着伊在干什么，是否已曾入睡。今晚上她家已经熄灯很久了，而我还依恋在房门上。天上那

一勾弯月，凄凉地照着人间，更增添了人间的寂寞。

惨淡的月儿啊！何日重圆？美好的时光啊！何日再来？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啊！玉人可曾知道？我低吟几行诗句，但愿春风为我转告：

咫尺天地间，偷泪依门栏；
嫦娥能解语，何日再团栾？

1982年2月18日

那小伙子又来了，拿来了一大篓木炭，都是响当当的上等木炭呢！他真是有办法，打定主意用金钱来买爱情了。利用对面撞过的机会，我问伊：“那个人又来干什么？”

伊已经上了两级楼梯，停来说：“他又拿来了一封信。”

“他说些什么？”我急切地追问。

伊激愤地说：“说他是铁饭碗，一旦我们厂垮台了，他可以养活我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轻蔑地一笑。伊接着说：“他还说了好些不伦不类的话，真卑鄙！我要把信给我妈看，还要去找媒人说一下。”

那家伙一定说得很难听，不然，伊是不会那么恼火的。我问：“可以给我看吗？”

“不给你看。”她匆匆地上楼去了。

那人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伊为什么不肯给我看？一定要问个究竟。等伊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在路上拦住了她。我说：“把信给我看看吧？”

伊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烧掉了。”

我严肃地说：“那怎么能烧呢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也好有个

凭据嘛。我不看也罢，你给我说说内容也行。”

她站下来说：“别缠住我了，我要上班。”

“我们边走边谈也行。”

“我们厂里的人看见怎么办？”

“那么，找个清静的地方吧？”

她低着头，默默地走。我说：“对比之下，你家里当然选中他了。”

她很快地说：“他有什么？哼！文化比我还低，等一下我就去找媒人数落一通。看来，我要得罪人了。”

她怎么那样害怕得罪人？我开导说：“在触犯到切身利益的时候，只有白痴才怕得罪人。那母爱本来无可谴责，但毫无理性的母爱，是应当拒绝的。母鸡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它却常常要踩死自己的孩子。希望你拿定主意啊！”

她停下来望着我。我们已经来到十字路口。我指点着五十米开外的居委会说：“居委隔壁有个小工场，工场里的工人和我很熟识，工场楼上是仓库，那儿很安静，我们到那儿去吧？”

她扭捏了一会，还是跟我去。我向工人们介绍了一下，我们就来到了仓库里。仓库很宽敞，当街一面有两扇大玻璃窗，光线很充足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拼命堆放在一个角落上，一切物件上都盖着厚厚的灰尘。我在唯一的一张矮长凳上铺了两张纸，然后请她坐。她一坐下来，就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杂物。我挨她坐着，望着她迟疑了很久才说：“难道你甘心让家里出卖你的感情吗？”

她呆着，呆着，忽然双手蒙住脸，躬下身子抽噎起来。眼泪由她指缝间掉下来，那晶莹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，在她那黑色的裤子上滚动着。我擦了擦她腿上的泪珠说：“不要哭啊！我是诚心诚意的，如果你不爱我，只要一句话，我就不再纠缠你了。”

停了一会，她抽噎着说：“我不爱你……唔，我真的一点儿都不爱你。”

老天见证，她分明爱我啊！我立起身说：“你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如果你真的不爱我，那么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她一动不动，木然地坐着。我又挨她坐下，搂住她的肩膀说：“居委提名叫我做副主任的事，我已经填了表，目前正在往上呈报。如果这件事能办好的话，你家里不会太为难了吧？”

她的脸上闪出了希望的光芒，温柔地偎在我身上。居委的工作计划，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希望。我紧紧地搂住她说：“我们的爱情基础是共同的趣向，对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脸上升起了梦幻般甜蜜的微笑。我心里本来有许多话要说，有许多事要问，这时候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把她的一只手轻轻拿起来，企图送到嘴上亲吻。她不动声色，暗暗用力跟我抗衡。真有意思。她忽然说：“我是一段木头。”

“不，你有理智，有感情，还有丰富的想象力……”

我说出了她指出老三的照片那一事实。她马上撒起娇来，咬着嘴唇，扭动着身体，使劲捶打着我的腿。我担心她会摔倒，就坐稳自己的身体，紧紧搂住她的肩膀。让她捶了一会，我捉住她的手问：“你打算回信给他吗？”

她把头靠在我的脸上，抚弄着我的手指说：“我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看他怎么样？”

我对着她的耳朵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害怕我的笔杆，也因此而喜欢我，对吗？”

她微笑着，点点头。她的两个大拇指都几乎可以向外弯成九十度。我抚弄着她的拇指指出了职业的特征。她甜蜜地笑着，在我身上偎得更紧了。我什么都不说，什么也不想，握紧她的一只手，平静地吸收着她的温馨。过了不知多久，她看了看表说：

“我要去上班了。”

我马上立起来看着她，她也同时站起来望着我。她那多情的眼睛，像一泓清澈的湖水，粼粼的秋波触动了我的心弦。我要求：“亲爱的，让我吻一下好吗？”

她马上调转身，背对着我立着。我搂住她的腰一定要吻。她躬下腰，双手蒙住了脸。我想出了一个计策，就放开她说：“随你的便吧？”

她直起腰，转过身盯着我。她的脸蛋通红，红得使我非要吻一下不可。我说：“我们走吧？”

我们并排着走了两三步，趁她不备，我一把搂住她，很快地在她那娇嫩的脸蛋上吻了一下。她挣脱我的手，靠在墙上喘着气，一只手按着我吻过的地方说：“对面有人看见怎么办？”

“那是耗子住的地方，有谁来注意？”我说着想起昨天的诗稿还在身上，就拿出来给她看。她看了一会，撒娇说：“昨天晚上没有月亮。”

“就算月亮没有出来吧？我心里也可以有的。”

她抚弄着稿纸，继续撒娇：“心中没有月亮，只有太阳。”

我用前额轻轻触碰了一下她的头说：“你就是月亮。”

她把诗稿放进衣袋里，脸上又一次升起了梦幻般甜蜜的笑容。

1982年2月19日

伊的父亲在楼上大发雷霆，砸了东西还骂人：“操他娘，看他搞什么阴谋诡计，把他的书烧掉。”

伊的姐姐说：“怪自己的人蠢嘛，别怪人家。”

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。伊看电影还没回来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为了给伊有个思想准备，我匆匆走到电影院找她。可

是，电影已经散场，不知她跑到哪儿去了。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，坐立不安地等待消息。只听到伊的父亲在楼上说话，但无论怎样努力，都听不清他说些什么。忽然听得伊说：“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处理。”

伊的口气很坚决，但以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。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伊下来了。她把《红楼梦》往我书桌上一放，凄凉地望了一眼，就匆匆走了。仿佛又过了一个世纪，她的母亲押着她出去了。

她家一直住在楼上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，近年来，她们兄弟姐妹长大了，房产局就在市郊分了一个套房给她们。她们总是在这边开饭，只是在晚上时候，伊的父亲和弟弟才到那边去睡觉。今天，她的母亲大概是把她押到那边去了。这边人多嘴杂，把她押到那边去，是要好好地教育她了。可怜的伊！她那崇拜金钱和暴力的父母，不知将怎样折磨她啊！可是，尽管我忧心如焚，也只能为她祈祷！她临别时那惨伤的神情，将永远雕刻在我的心上。

1982年2月20日

两天来，我根本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。整日忧心忡忡，魂不守舍。中午时候，伊的妹妹忽然在她家的窗户上，气势汹汹地叫我：“管见上来，我们有话对你说。”

我应了一声就往楼上走。当我刚上完最后一级楼梯时，伊的妹妹就迎面照我打了一拳。我架开她的手，一侧身到了堂屋中间。伊的父母和妹妹扇面形向我逼来。伊坐在堂屋尽头哭泣。我退到她身边说：“你走开。”

伊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抓的人。据说她小时候，有一次看见别人流血，她吓晕了。目前，她看见形势不妙，赶紧溜到房间里去

了。也许她的胆量全被她家里的人瓜分了？她的父母和妹妹，气势汹汹地向我逼进，我已经无路可走。可是，我绝不能和他们打架，一旦打起来，结果我的爱情就一定完了。我站起来，严厉地说：“你们要打架吗？别干蠢事。你们实在要打，一起上来我都不怕的。”

他们被镇住了，停止了前进，三人一齐破口大骂起来，伊的妹妹还直砸小凳子。

伊的父亲骂：“伪君子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只会用几本书来欺骗伊……”

我怎么欺骗了伊？书本正是我们的爱情基础。我自己想。

伊的母亲骂：“骗子手，人家的礼物都拿来了，你看，粉丝……木炭……你有什么？饿狗想吃天鹅肉……”

的确，除了一片痴情，我什么都没有。

伊的妹妹骂：“野种，平日你那么会讲，今日没话说了？操你妈，老子杀了你……”

疯狂的人。如果不是为了爱情，我这张嘴可以使他们哑口无言，哭笑不得。我一言不发，尽量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，让他们歇斯底里地骂了半小时。末了，我说：“你们骂够了吧？骂够了，我就该走了。”

伊的父亲大叫：“就是不准你再找伊，不服气，你就到法庭告我们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笑说：“你别说废话。”

他又喊：“你笑什么？你说，你还找不找伊？”旁观者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：“不要吵闹，有话好好说嘛。”

伊也不安了，在房里大声说：“吵些什么？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伊的父亲只是不顾一切地大喊：“你说，我要你说，你到底

还找不找伊?”

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思说，看来是脱不得身了。我平和地说：“好吧，以后我不找伊了。”

他马上接着说：“如果伊出了什么事，我们还要找你。”
难怪伊那么害怕，她对这个家庭是深深了解的。

1982年2月23日

黄昏时候，伊的弟弟忽然来到我门前问：“管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”

我说：“我也闹不清，你要愿意，进来说吧。”

他刚进来，他父亲就在门外叫起来了：“打死这个伪君子，先问他还找不找伊。”

儿子来了，势力就更大了。不过，这样虚张声势，未免过分了。我无动于衷地说：“请你不要瞎吵好不好?”

他儿子也说：“别吵了，我跟他说说行了。”

等他们不吵不闹了，我大概地说了一下吵架的情况以及我和伊的事。最后我问：“你的看法怎么样?”

伊的弟弟说：“我由家里来处理。”

我说：“这样吵架是荒唐的。”

“我叫他们不要吵架了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吧。”他说完走了。他刚走，伊就来了，伊的妹妹在后面紧紧跟着，横眉怒目，像护法神。伊来到我门前低着头，冷冷地说：“管见，我们可没有什么事情啊?”

伊的话意义含糊。护法神在那儿指手画脚地瞎骂。我轻轻推了一下伊的手臂，大声说：“没事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”

伊退出门外，我立刻把门关上。她父母真会想，逼着她在这样热火的势头里向我告吹。我靠在门上，望着屋顶……

“砰、砰、砰……”护法神一面踢门一面乱骂。门下的合页被踢坏了。我打开门。伊和妹妹在门前推撞，妹妹要过来和我打架，伊却不让。伊的妹妹比伊的个子大，我担心伊要吃亏，就冲着她妹妹大声说：“你把门都打坏了，还要怎么样？”

“老子要和你拼命。”她真像一头母狮子。

她的母亲由厨房里赶来圆场。她先拉开两个女儿，然后对我说：“算了吧！以后我们不找你，你也不找我们了。”

我关上了房门。她们都疯了。

1982年2月24日

伊家里的人，只要看见我，就横眉怒目，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冲突。为了避免无谓的吵闹，我写了封信邮寄给伊的父亲：

汪叔叔、汪妈妈：

廿三号中午你们骂了我半小时，我一句刺激话都没说；小妹的拳头打到我的脸上，我让开了；她把小凳子砸到我面前，我视而不见，还要怎样？

关于我和伊的纠纷，当天已达成和平协议。可是廿四号晚上你一家人又打上门来，把我的房门都打坏了，闹得太不像话了吧？

你们二位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希望你们冷静下来，一切事情过去算了。

此致！

管见 谨呈

今晨，汪妈妈把回信由窗外丢到我桌上。

管见：

婚姻大事要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更没有理由弄得我家破人亡。这场痛心的风波，我们做梦都没想到。你说事情过去算了，但愿永远算了。

汪妈妈

她们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喊打喊杀的是她们，大打出手的也是她们。如今反而说我要弄得她们家破人亡。真是猪八戒的绝招，倒打一耙。为了说明我的诚意，决定再写封信：

伊：

你好！我们认识的恋爱程序，与你父母的认识发生了冲突，因此引起了一场毫无必要的轩然大波。我对你们没有丝毫恶意，在几天的冲突中，我的心情大概也能窥见一斑吧？

我没有职业，你父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如果我的环境有了改变，是不是还有商量余地？

等你的回信。

管见 呈

写好信不久汪妈妈回来了。我把信递给她：“汪妈妈，这是我心里的话，请你看看吧？”

她刚看了开头，就停下问：“你写给伊的？”

我说：“用和伊谈话的口吻写给你们的。”

她刚想再看，伊的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，一把夺过信，三下两下撕得粉碎，口里还直骂人。我捡起碎纸片，一声不吭地往房里走。伊的妹妹大声喊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伊是爱你的，我们家坚决反对，无论如何要打散你们，你别痴心了。”

我望望汪妈妈，汪妈妈瞪着眼睛看我，我欲言又止。担心她们晚上又来吵闹，我就去请派出所的同志前来调解。黄昏时候，公安老张和街道调解员苏阿姨来了。他们上楼不久，苏阿姨就在窗户上叫我上去。当我刚要走进伊家的门时，伊的姐姐说：“亏你还有脸往里走！”

我望了她一眼，径直走进去了。伊的父亲出差了，弟弟也不在家，她家目前是女儿国。那位可爱的公主坐在床上看书，好像不知道别人在议论她。她拿的大概是一本唐诗。只见她时而翻一页时而又翻一页，好像在看小人书。我知道她在用书来掩盖自己那不安的心情。她瘦了，脸色惨白……

“现在你本人怎么想？”苏阿姨冲着伊问。

伊抬起头望着我，嘟着小嘴说：“现在我不讲这种事情了。以前我认为人言可畏，现在我也不怕了。”

她仍然那样娇媚。她平静的声调安慰和鼓舞了我。我盯着她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走自己的路，别管他人说什么。”

伊的姐姐忽然大声问：“你造了什么谣言？”

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说：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请你说吧！”

她迟疑了。她母亲支持她说，她妹妹也大声叫唤：“你说出来，怕什么？”

她咬了咬牙说：“你说要搞大她的肚子。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真是天大的冤枉。廿三号下午吕阿姨问我：“她家闹得真凶，为什么你不会先斩后奏？”

我不知她演的是猫哭老鼠的把戏。我说：“这主意不错，肚子大了，家里就没办法了。可是，如果对方认为是上当了，又怎么办呢？”

阿姨爽快地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？以后对她好一点，什么都补回来了。如果她家不让她回这边来了，你还找不找她？”

我真糊涂，竟意识不破这个义务密探的阴谋。我说：“只要感情在那里，就是送到外洋也没用。”

大概这个混账阿姨当天晚上就告了密，不然，廿四号晚上伊一家人怎么又找上门呢？人心的险恶真难意料！我无可奈何地望着伊。伊盯着我说：“你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？”

我痛苦地说：“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！”

汪妈妈赶紧大声说：“别说了，我保证以后我们不再找你，你以后也不要找我们了。”

我望着伊，伊翻她的书。她那憔悴的面容，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里。当我把老张和苏阿姨送出院子大门时，老张耸了耸肩，笑着说：“完了，谁叫你们不秘密一点？”

苏阿姨说：“这姑娘有什么好？一脸的哭相。”

老太婆会看相，我想起了《狐狸和葡萄》的寓言。狐狸吃不到葡萄，就说它是酸的，酸极了。

1982年2月26日

我向二哥诉苦，二哥说我是一个笨蛋。“你近水楼台，她又那么迷你，信任你，还怕她跑了不成？这样胡闹一气，反而帮了人家的大忙。”

二哥说得头头是道，合情合理，我五体投地。他针对吵架的事，说我采取的是“郑伯克段于鄆”的手段。他说他可没有那么好的涵养。看来他还不怎么理解我的心情。我能跟伊家里的人吵架吗？再说，郑伯行的是假仁假义，而我却是一片真情啊！我认为应该设法和伊秘密通信，他也赞成。可是，承担使命的人选却成了问题。我说：“虽然我认识几个她们厂里的工人，但那些人都是老太婆了，弄不好要坏事的。”

二哥慷慨陈词：“我帮助你，保你成功吧？我认识好几个她

厂里的姑娘，据我所知，你的伊和这些姑娘也颇有来往的。我不但可以帮你传信，我还可以亲自找她做思想工作的。只要我找过她一两次，保证她会跟我们配合行动。”

我说：“如今伊出出进进，上班下班都有警卫，切不要惹出麻烦来才好。”

他神秘地说：“我自有办法，包你满意。”

他说得我心里痒痒的，建议马上写信。他说：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就是吃了急的亏，无论如何你该给我几天时间去打通关节吧？”

的确，急也没用。可是，那相思之情怎样打发？当年，伊的弟弟参军时，她一家人合照了一张相，如今那相片还贴在相馆的橱窗里。相思不过了，我就跑到相馆里看伊的照片。伊在上面笑得那样甜蜜，简直使人流连忘返，禁不住要吻玻璃。

1982年2月27日

整日里无数次地往相馆跑，服务员大概认识我了。她们那诧异的眼光，使我感到很别扭，只有趁人多的时候才能进相馆看一下了。不能进相馆，我就整日在街道上游逛。什么都吸引不了我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现实中，还是在梦幻里。心里面，眼睛里只有伊，伊……

终于，我遇上了伊，那正是夕阳晚照的时候。她轻盈地在前面走，我飘飘然地在后面追。她来到一块绿油油的草坪上，立在那里向我招手。她身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，粼粼的微波摇曳着满天的霞光。万朵彩云衬托着伊那飘飘欲仙的身段，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就记下来的一句诗：红花长在绿草里，草坪显得更美丽。

弄不清是大自然美化了伊，还是伊点缀了大自然？一切都是那样的美。微风把我轻轻吹送到伊身旁，我伸开双臂，伊便轻轻

柔柔地偎到了我身上。啊！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事比这更美？

正在美满的时刻，什么地方晃动着人影？谁有这样荒唐，竟来窥破我们的私情？

“啊！”伊惊叫起来，挣扎着……

我一惊，就惊醒了，眼前只剩了一片黑暗。唉！可惜，这竟是一场男性特有的春梦！有人说梦中之事适得其反，我管它反正呢？且拼凑几行长短句记下再说：

她在草坪上向我招手，
我惊喜欲狂，
驾着东风迎着阳光，
立刻飞到她身旁。
她羞羞涩涩，
轻轻柔柔地偎到我身上。
啊！醉人的风，
迷人的春光！
但是，唉！
好景不长！
正在美满的时刻，
无情的梦魔弄断了柔肠。
待我急忙寻找她时，
哪儿还有她的影子？
哪儿还有什么春光？
只是一片黑暗，
和那无尽的思量！

1982年3月4日

下午，二哥来告诉我，说是可以传信了。我欣喜非常，当即写了封信：

伊：

你好！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冤枉气，但这一切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爱情补偿的，希望你坚持下去。

诚心诚意地等待着你！

此致！

管见 呈

二哥郑重其事地把信件藏在内衣荷包里，便和我聊起天来。他的位置面向门外，可以监视楼梯口。他忽然说：“好像是伊走进厨房了。”

伊已经在那边定居，不过偶然也回来一下。我赶紧跑出去看望，的确是伊。她和妹妹在厨房里商量着要煮晌午吃。我徘徊了一会，无缘说话，只好回到房里，二哥早已出好上联等着我对了：

心旌摇荡，皆因窗前花影动。

我心情乱乱纷纷，思索了很久，才勉强对出下联：

神思恍惚，只为门外玉人行。

1982年3月7日

在外县工作的同学来信安慰我，叫到我那里散散心。我们有好几年不见了，心里也挺想看看他。于是，我便带着满腹的忧伤到他那儿去了。

那是一个小小的县城，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。可是，眼前的美景怎及伊的情影？伊的影子老是在我心上徘徊，在我眼前晃

动，弄得我吃睡不宁。勉强盘桓了几天，我就不顾朋友的热情挽留，匆匆赶回来了。

我刚到家，就有一个小孩告诉我，说我不在家时，伊的父亲出差回来的当天，吵吵嚷嚷地到我家找我。我向某阿姨打听，阿姨说有那么回事，但不知为什么。我问二哥是不是信件出了问题，二哥认为绝对不会。信是秘密交到伊手里的，伊没必要传出去嘛！

我问：“什么时候交给伊的？”

他说：“早就给她了，就是没有回信和回话。”

真奇妙，简直把人弄糊涂了。我问二哥是请谁送的信。二哥神秘地说：“目前不告诉你，可你急什么？一旦成功了，伊不会告诉你吗？”

他真是一个怪脾气的人。我问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她？”

“虽然目前她家还控制得很紧，但我已安排好要见她的时间了。你放心吧，会成功的。”

他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。我提议再写封信，他很赞成。我写道：

伊：

自从我们分别后，我心情一直很沉重为了避免和你的双亲发生冲突，我只好回避你了，你能谅解我吗？

人的一生，不会老是生活在温情脉脉之中的。面对严肃的生活斗争，需要有顽强的毅力。请相信我的诚意，坚持下去，我们会成功的。

期待你！

管见 呈

1982年3月15日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又一个星期过去了。伊还是没有回信，她家也没人来找我。二哥只说：“伊拿去了信，只说她不讲这种事情了。”

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伊了，他冷漠地说：“没必要了，如果她压根儿不承认那回事，我去找她，岂不难为情？”

二哥一反常态，引起了我的怀疑。他说的那伊的回话，是我告诉他的，现在他还拿来说。时过境迁了，难道伊的心情没有一点变化吗？不可能。二哥刁钻古怪，一定是在玩弄我的信任了。天哪！为什么人们都爱和我作对？

可爱的伊，你常常吟诵着唐婉的词句，莫非我们的爱情结局真要那么悲惨吗？

欲笺心事，独倚斜栏……

1982年3月30日

我在汽车站附近徘徊，心事重重，望眼欲穿。老天有眼，终于看见伊由远远的地方走来了。她的脸蛋似乎小了，脸色仍然苍白。我微笑着迎上去说：“伊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她的神情蓦然慌乱了，立在那里东瞧西望。我说：“我等了你好久，找个地方谈谈好吗？”

她低着头往前走，我拦住她。她又想往回走，我又拦住她。她无可奈何地站下来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有些事情必须问你。”

她用责备的眼光盯着我说：“你造出那样的谣言来，弄得我像游魂一样，无家可归，如今你又来了，你到底还要怎样？”

不知她都听人说了些什么话，但绝大部分肯定是谣言。很显然，那谣言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爱情活埋了才罢。我说：“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难道你没收到我的信？”

“我妈收到了。”

我吃惊地说：“两封信你妈都拿去了？”

她望望我，迟疑了一下，口气放温和了一点：“这么久我只收到过一封信，是寄到厂里的。”

“我的两封信都是二哥托人送去的，你都没收到吗？”

她盯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从来没有什么人找过我，我收到的只是一封匿名信。”

二哥啊，你害得我好苦！正当伊需要精神安慰和支持时，你却玩弄我的信任。唉！有谁像我这样愚蠢？竟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。我望着伊，痛苦地说：“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心里也挺难受，谁知有人在背后伤害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伊用极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说：“你别说了，我泪干春尽花憔悴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

好凄惨哪！我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。男人流血不流泪。我暗暗咬了咬牙说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我的诚意天地可鉴呵！”

她低下头，冷冷地说：“如今蜡炬已尽，春梦已醒。”

天哪！一个那么温柔的姑娘，如今竟变得这样冷若冰霜！我深深地叹口气说：“我知道你爱我，相信我吧！我一直在等待着你啊！”

她低着头静默了一会，轻轻叹口气说：“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真像一场春梦呵！”

我问：“那么，如今是旧好隔良缘了？”

“芳心向春尽，所得是沾衣。”她吟罢，走了。

老天爷啊！太残酷了，太残酷了！

1982年4月4日

下午，忽然有个陌生的男音在门外叫唤：“管见，管见在家吗？”

我打开门，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正看着我。是一个大个子，身体很结实，鼓着腮帮。也许那里边的牙床大了一点吧？这下我可看清了他的尊容。他似笑非笑，嘴唇在蠕动，却没有发音。我做出热情的态度说：“哦，小伙子，正找你。”

“到你房里谈谈吧？”他冷冷地说。

大概是伊的家里请他来威胁我吧？要在我房里打架？主意不错。我一面锁门一面说：“我们到外边去吧。”

我们刚走到院子门外，他就站下说：“到哪儿去？”

我盯着他说：“就在这里。”

他满脸涨红，脸上的肌肉在抽动。我深信，我的脸色也是铁青的。可是，现在跟他打架，对我来说已经没多大意义了，除非他先动手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他平静了一会说：“我们没必要打架的，你也不要到我单位去吵闹。”

我严肃地说：“别说废话，你今天找我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我让道吗？”

他冷冷地说：“伊的父亲不同意你和她。”

我轻蔑地说：“不错，她家认为你比我强。”

他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并不一定要和伊，还有很多人帮我介绍的。现在就正有个空压机厂的……”

这家伙曾严重刺伤过伊的自尊，可是伊的父母却一定要把伊卖给这个人。可怜的伊！我不愿听这家伙瞎吹，就打断他的话：“我和你，恰恰相反，我是诚心的，专一的。”

他自信地说：“伊家坚决反对你，你是绝对搞不成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也很难成功，伊瞧不起你。”

“不见得，我们已经通了好几封信。她父亲说如果你再找她，就要和你拼命。现在还有政府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无理取闹了吧？”

他板起面孔说出了伊家里那套野蛮理论来。如果法律无所不在，受惩罚的应该是他们。我嘲笑说：“我追求伊，是我的自由，别人为什么干涉？她家疯狂地吵闹，是合法的吗？”

他难堪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——我不过是想提醒你，劝你别白费心思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看来，我们的谈判没有结果啰？”

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我主动和他握手告别。但我还没走到街口，心里就觉得不妥了。如果他加油添醋地向伊父母一说，岂不是又有一场天昏地暗的争吵了？还是先来个金蝉脱壳再说。

我赶回来，他正跟伊的妹妹在厨房里说话。我打了个招呼，他就要求到我房里来坐，我同意了。闲谈了几句，我就转入正题：“……其实我早就打算撒手了。你可以告诉她家，如果她们不瞎闹了，我可以不找她了。”

那小伙子打着哈哈，喜笑颜开地走了。

1982年4月5日

自从伊家找我吵闹以后，谣言蜂起，众说不一。有些阿姨甚至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窃窃私笑。真弄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有一天，吕阿姨耐不住了，就对我说：“我一听说你要和伊，我就笑了……伊说她没有答应你？”

这个阿姨又来说长道短了。伊的确没有答应我，伊说的是真话又是假话。我不能责怪伊，她应该保存自己啊。

又有一个阿姨说：“有人问伊，如果他继续纠缠你，你怎么办？伊说，那就死掉吧。”

这话也挺像伊说的。可是她不会因此而死，我也不会。少年维特的那种慷慨牺牲的精神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接受的。早死不如赖活着，我要看看命运到底还要怎样捉弄我。

我到居委打听工作的事，人们说正等待上面批示。会不会泥牛入海呢？上面知道。

我找到二哥，用讥讽的口吻说：“你那拙劣的把戏不要再耍了，把我的信交出来吧。”

他厚着脸皮说：“我主张用人不疑。”

他还想抵赖。我说：“伊说她根本没有收到什么信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他死皮赖脸地笑着，指着他的床说：“你的信压在枕头下面。”

我冷冷地说：“请你拿出来。”

他把信给我，我检查了一下说：“无耻之徒，只要你还有良心，应当觉得惭愧。”

他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安得上吗？”

“地道的无赖！”我咬牙切齿地说完就走。

真奇妙！人们为什么串通一气来害我？鲁迅先生说得好：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……你们要是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”

今天伊家里大宴宾客，请来伊姐姐那未来的家公家婆，伊没有回来，可是那小伙子却应邀而至。在天井里，对着我的门口放着一只提桶，大半桶泥鳅在里边活蹦乱跳。有人问这泥鳅是谁的，有个欣喜的声音回答说是属于老二的。呜呼！泥鳅拱水豆腐，真是一盘好菜。

又有人问伊为什么不回来，有个奇怪的声音说这院子里有魔鬼，伊不敢回来。到底谁是魔鬼呢？

“上去吧……唏唏……放着吧……哈哈……”

她们造出来的热烈气氛，很是压人，我只好逃了出去。正是：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

1982年4月11日

她们全家搬走了，搬了好几天的家当，搬得很彻底，把我那渺茫的希望也搬走了。我偶然在街上遇见伊，她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了，而我，却还在那里呆立。历历往事清晰在目，可是，人事已非。唉！诸行无常啊！什么“共同趣向”，什么“伟大的爱情”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！

一个旺族搬走了，某些阿姨投来的眼光更诧异了。大概她们认为是我赶走了一家大有巴结余地的旺族吧？

二哥也来嘲笑我，嬉皮笑脸地说我有意制造悲剧气氛。我表示对他讨厌，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奇怪啊！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坑害我，又都来责怪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看来，是我不该有爱情吧？我错了，我是畜牲，是一条狗。可是，狗也有爱情啊！

我决定要叫出来，让世上的人听听这连狗都不如的声音。

最后，我用几行荒唐的句子来结束这个荒唐的故事：

猫儿发了情，
就要奔跑嚎叫，
戏闹不停。
可不像男人和女人，
他们躲躲闪闪，
暗藏春心、祸心，

翻脸无情。
弄得痴情的对方莫名其妙，
仿佛蜜蜂见了鲜花，
又好像老鼠看到猫头鹰。
呵，请问诸君，
但说公鸡不懂得恋爱，
母鸡是不是也有春心？
且不要激动，
要心平气静，
心平气静。

管 见

1982年4月20日

父母心

《父母心》序
父母心

《父母心》序

悲剧之后，管见可谓是贫病交加，但心态是平稳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尽管日子很艰难，但还活着，就得过下去。而心事既已付诸笔墨，就让一切在记忆里封存吧。

也是缘分，没多久，经人介绍，管见认识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，两人很快就喜结连理，并同心协力做起了成衣生意，小家庭经营得有声有色。一年后，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我就是他们的女儿。

我的父母都是晚婚，生了我，又是晚育，在当时，也就是1983年的时候，这是受到政府奖励的。因而从我出生的那年，直到我12岁，政府每年的儿童节，都会给我们适当的补助和奖励。我是幸运的。

但是，父母宠爱我，却不溺爱我。尤其我的父亲，很注重对我的教育。我们家并不富裕，我受教育的条件也有限，但是，父母的爱心，弥补了这一切。他们所努力做的是，既希望女儿能在物质上丰裕，更希望能给她存一笔永久的精神财富，这就是“父母心”。

接下来，是我的父亲从1983年6月到1986年6月间写的我

的成长日记。这份珍贵的文字，见证了我的整个幼年时期，以及我们一家的幸福生活，今天在这里重温当年的美好，和读者一起分享。

（补充说明：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，就世间的成就微不足道，但是我很幸运地生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，因而我一直过得很幸福，这就是我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。也衷心祝愿天下的父母和孩子都健康 + 幸福！）

张 蕙
2007 年 7 月

父 母 心

张玉仕

《悲剧》写成了，是用发了黄的纸张来做草稿的，头尾大约修改了二十遍，可谓费尽心思了。

有位哥们也会写点文章，建议我用方格稿纸誊写清楚，拿去投稿，我动心了。可是，几个月不工作，那点微薄的储蓄已经花光，要买稿纸，得想辙。自行车是不能卖的。家里有两个玉镯子：一个是祖传的，质量不怎么好，雾雾的。另一个是买来的，透明一点，是一位哥们赌钱赢的。哥们说：“那个家伙输光了，就回去偷家里这个镯子来赌，打价六块钱，我赢了，照六块的价卖给你怎么样？”

我看看镯子，知道不止这个价，一方面这哥们不懂玉器的价值，另一方面，赌场的东西也不值钱。我说：“三块得了。”

哥们说：“给五块吧？”

我说：“四块，不加了。”

哥们说：“四块就四块吧，反正这个东西我留着也没用。”

想不到几年前捡来的这个便宜，这会派上了用场。我拿镯子到了一家老牌的、专门收购古董的店里，一位五十出头的老先生接待我，叫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。我把玉镯子放在桌子上说：

“你看看我这锄头值多少钱?”

记得那位老先生当时还戴着一副眼镜，他拿起锄头看了一会，然后放回桌子上问：“你这锄头是哪里来的?”

我说：“家里留下来的，要不是走投无路了，我不会拿到这里来。”

老先生问：“你要多少钱?”

我说：“五十块。”

老先生斜着眼睛望了我一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值这个价，给你二十块?”

我拿起玉锄头，准备收起来的样子。一边说：“你出价太低了，前年我去北京，拿到一家名店去打过价的，他们还出三十五块呢。”

老先生从我手上拿过锄头又看了看说：“就照你说的价，给你三十五吧。”

就这样成交了。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稿纸，回到家先弄饭菜饱餐一顿，然后誊抄。我把抄得整整齐齐的稿件，寄给了当地的一家杂志社。（这会我已忘记那杂志社的名字了）一个月过去了，稿件退了回来，里边夹着一张字条，大意如下：您的作品文笔很好，看得出你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。因为作品内容不符合社会要求，所以不予登载。您是否可以改改内容？请您到我们这里来商谈好不好？

又过了一个月，他们还来了一封信，请我到他们那里去谈谈。可是，我已经不打算写文章了。

那会已经改革开放，政府提出了万元户的说法，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。

院子里有个女人是没有正式工作的，那会已做了快一年的童装生意。她每天都在家车衣服，有时候也有一两个人到她那里领

回家车。星期天她就拿去摆地摊，一个星期存下来的货一天半天就卖光了。我觉得这生意不错，那会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，是没有能力再干抬木头的工作了。我问：“我也打算做童装生意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那位女人说：“一个人是做不来的，你娶个老婆回来两人齐心协力做，就可以了。”

于是我决定经商，并找个农村女子做老婆。也真巧，有位哥们看我来了。他问：“你写文章能卖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人买，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”

哥们说：“你是聪明人，这会有生意做了，干吗不做点生意呢？”

我说：“一个人做生意，很难搞的。”

哥们说：“娶个农村老婆回来，不是有帮手啦。”

娶农村老婆，迁户口是个大麻烦。小孩的户口那会是规定跟母亲的，小孩长大了，户口还迁不来的话，读书都成问题。不过这哥们娶的也是农村老婆呢。哥们问：“你是担心户口问题吧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吗？”

哥们说：“这的确是个问题，不过也有人能迁来是不是？先解决目前的困难嘛，户口问题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还来得及。”

我知道哥们是来说媒的了，于是问：“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来了？”

哥们说：“你果然聪明，我是担心你不接受农村女子，所以才绕着弯子呢。”

我说：“说说看是怎么回事？”

哥们说：“我老婆有个姐们，那位老姐有个妹妹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托我老婆给介绍对象，我就想到了你。”

我问：“你见过人吗？”

哥们说：“我去过那位姐们的家，见过一次那个女的，因为是晚上，又不太注意看，反正蛮顺眼的。”

哥们这么说了，我就知道这个女子一定算不上是漂亮的。我说：“你先带人来看看再说吧。”

过了几天，哥们带那个女的来了。先介绍：“她叫阿莲，刚到我家一会，本来我老婆也要一块来的，因为家里又来了客人，我就用自行车搭她来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又来了一位凑热闹的哥们。说一会话，阿莲就要回家了。她住在姐姐家，在城市的另一边，她两年前来协助姐姐做衣服，摆地摊，因为住得远，要回去早一点。

那位来凑热闹的哥们拉我到一边，悄悄对我说：“合不合意是你的事，今晚上你要送这位小姐回家，给哥们一个面子。”

我当时想：这里有你什么事？狗拿耗子。

不过我嘴里这样说：“照您的吩咐，我送她回家。”

阿莲是中等身材，不算漂亮，不过五官还算端正，看上去人也挺老实的。幸好单车没卖，于是我搭她回家，我们一路说话。

送到了她姐姐家，也见到了她姐姐的家人，我还在那家里坐了一会才走。

这些年来，也有热心人帮我介绍过好几位农村女子的，不过都是见一面后就没有了下文，不是我看不上人家，就是人家看不上我。这位阿莲小姐也没留下很深的印象，看过了也就先一边搁着，那会我还迷失在失恋的阴影里不出来呢。

过了两天，那天下午我正关着门在家里写文章，听到有人敲门，我问：“是谁？”

回答说：“我是阿莲。”

我打开门说：“你来了。”

阿莲说：“我有个姑妈住在这附近，我来看看她，就顺便到

你这里来了。”

我让她坐。她拿着一把“黄皮果”，她把果放到桌上，然后坐下说：“吃黄皮果呀。”

我顺手把一篇小文章递给她：“刚整理好的，你看看吧。”

她看文章，我吃果。这黄皮果是特大号的，也都成熟了，很甜。鉴于这品种的质地，不管怎么甜，总是带点儿酸味。不过那会我很少吃果，因为收入不多，而开支的渠道却不少，吃果算是奢侈的消费，所以这黄皮果吃起来也觉得很有味道。

她看完了文章，我问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她说：“写得很好。”

等了一会，知道没有了下文，于是就扯到别的话题。闲扯一会，她直问了：“我们的事情你决定了没有？”

我问：“你的看法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听你的，最好是快点决定，拖久了就不好了。”

我知道，在文化上，在生活习惯上，我们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，不过那会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？日子总是要过的，性爱也还是有的是吧？我说：“我决定和你结婚，两人齐心协力做生意，好好过日子得了。”

两个月后我们正式结婚了，我称之为“闪电式结婚”。

我们是到农村登记结婚的，也顺便去看看她的家人。发证的人问：“你知道她住在什么村吗？”

我答不上来，那人说：“告诉你，她是农村户口的，你要想清楚啦。”

我回答：“我知道她是农村户口的，那有什么关系，迟早会迁出去的。”

那人说：“你那么有信心？”

我说：“肯定要迁出去的嘛。”

花了八毛钱工本费，我们领到了结婚证。

一张纸有一面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两份表格，中间有虚线隔开。一份表格里填上男方的姓名、年龄以及性别，另一份表格填上女方的，证件就算完成了。

纸的另一面是大红色的，上面印着“结婚证”三个字。那张结婚证，我们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。

我们添置了一个两开的高柜，一张床，一床蚊帐和一床被子。请两桌喜酒，来了两桌半客人。请糖的不算在内。办完喜事我们剩下一百六十元，我问姑姑借了两百元来做本钱，开始做起生意来。

那会买布是要布票的，我们先到街边买布票，然后到商店买布，然后回家裁衣服。我们是排板的，一次可以剪八层，一天裁几十件衣服，然后发给工人缝制。街道上有的是闲人，几十件衣服一个晚上就做好了。

早上收了衣服就拿到市场去卖。有一条街，两边摆满了地摊，都是自产自销的成衣。那会生意好做，货一摆出来就有人来抢购，一下子就卖完了。

几个月下来，我们也挣了一点钱，那会百货批发站也对外开放了。后来还取消了布票。我们的本钱增大了，也可以去批发成匹的布回来排板，用刀子割了。

有了钱，我先把多年欠下来的房租给交了，同时向房管所申请，把小瓦换成可以踩人上去的那种红色大瓦，房管所同意并且马上派人来换瓦。后面那栋楼房也是房产局的，我们换瓦的工程，一直在那栋楼房的走廊上进行。房管所的人也向那栋楼里的居民宣布了：走廊的栏杆上不准放花盆。

换了大瓦，水槽也清干净了，我久不久上那边去清理一下水槽，我的房子里也不再进水了。虽然墙壁和地面还是潮湿，我用

厚厚的塑料布把两面半潮湿的墙壁给盖上，感觉好多了。

厨房的一面峰山墙，是我房间的墙壁，墙的中段有人在厨房那边靠着墙壁做了个封火炉灶，二十四小时不熄火的，冬天如果靠在那片墙上，很暖和的，所以那面墙壁有半面是干的。

阿莲说：“我们住的是塑料房子。”

那会的肉粉是三毛钱一碗，我们做一件童装衣服，可以挣五毛钱。我们夫妻俩那会也挺能吃的，白天工作忙，早餐午餐就随便点，晚餐一定要吃个够，吃得满意。一只两斤来重的鸡杀来吃，还要加半斤猪肉什么的，还有青菜和米饭，我还要喝上二两酒。民以食为天嘛。

天气凉了，围着火炉子用餐，吃得更多。那会真是久旱逢甘露啊！我姑姑看到我们这种吃法，说：“你们真像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一样。”

天天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十个月下来，我们成了万元户。那会小生命也快来了。

阿莲说：“小家伙又动了，你摸摸……”

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肚皮上，感觉到小家伙在里面踢腿呢。我想：这么有劲，是个小子吧？

我们是晚婚模范，登记结婚后十一个月小孩才出生，政府给我们颁发“道德风尚奖”，奖给我们三十元人民币。

当初为了迎接小生命的到来，准备日用品之外，我还准备了一本日记本，用来记小朋友的事迹，定名为《父母心》。

产房的纱窗门对着走廊，纱窗门外约三米的地方又有一扇门，家属只能到此门边。产房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痛苦的呻吟，使人坐立不安。

阿莲进去已经四个小时了，还没听到生产的消息，怎不叫人

心急？可是，我只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。

比阿莲后进去的那位女人出来了，生了个女。她说：“我们两人在里面比赛，看哪个喊得大声，结果两人都挨骂。”

她很乐观，但体弱不能多说话，我急得挨到产房门边去听，希望听到一点动静。

忽然，一个护士出来问：“你是十号的家属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小孩已经窒息，通知你。”

阿莲已经进去了六个小时，无疑是难产了。虽然在精神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但听说孩子窒息，也毕竟心痛。我咬了咬牙说：“实在危险的话，先保全大人吧。”

听我说完，护士转身就进产房去了。十五分钟过去了，仿佛过了十五年。那护士走出来看见我，立刻微笑着说：“一切都好了，你得一个女儿。”

心中的一块石头忽地落了地，我全身发软，急急走到十号床上呆呆地坐下来。

按照传统观念来讲，我当然希望阿莲生男孩。会不会被人换了？不可能。一方面没有人同时生产，另一方面两小时前那人生的也是女。唉！女就女吧，自己的骨肉总是好的。我思想着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护士办公室去问护士，要求看看女儿。但几次都被护士拒绝了，实在扫兴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阿莲在躺车上让人推了出来。阿莲半死不活地躺在车上，脸上失血，两眼无神。车子停在病房门口，我把阿莲抱到床上。她躺下后立即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缝了好几针。”

她的双眼含着泪。那神情仿佛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而忽然见了亲人。我安慰她，喂她吃了两个鸡蛋，她便迷迷糊糊睡

去了。

83年6月15日晚

阿莲睡着了，医院又不准家属守夜，我只好回家。

一下子做了父亲，心情不知是喜是悲，翻来覆去很难入睡。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一觉醒来天已大亮。等煮好了东西送到医院，已经是上午八点半了。

阿莲一面吃一面说：“昨晚上你走不久我便吐了一地，以后便一直迷迷糊糊，根本不知道身在何处。”

她是十四号晚上十点来钟到医院的，到现在已经三十多个小时了，由于肚子一直痛，不但未能进食，还彻底地吐了一次，怎不处于昏迷状态？生个小孩，真是九死一生啊！可是我作为丈夫的，除了用语言安慰她以外，还有什么法子？

安慰之余，我们都希望看看孩子。可是医院规定，孩子生下来二十四小时以后才给亲人看。就是阿莲也只晃眼看了一下，只知道是女孩，脸貌根本记不清。唉，时间真难挨！

83年6月16日午时

张蕙已经会翻身了。她翻啊翻，忽然翻了过来趴在床上，昂起头笑咪咪的。但是不能坚持太久，五六分钟这样她就困了，因为她不会翻回来，如果不帮她翻回来的话，她就要哭了。

她还有两天就满四个月了，已经认识了母亲。在黄昏时候，如果她还没有睡着的话，只有她母亲才能哄她睡下。也真怪，在她哭着的时候，只要一听到阿莲的声音，便立即不哭了。而我呢，多半只能在她高兴的时候才能抱抱她逗她笑。

她喜欢看新鲜事物，只要抱她上街，她可以立即止哭，睁大她那对小眼睛四面观望，有时还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叫你抱得真

费力。

近来她常常得吃柑子，把一片柑子放在她嘴里让她吮得有味时，如果把柑子拿走，她便眼睁睁地盯着柑子望，如果隔得久点不放回她嘴里，她便委屈地望望你然后忽然哭起来。

她是满了一百天才吃油盐食物的。但是到今天她还不能适应油脂，一吃了有油的东西她便要拉肚子。她的肚子才好，今晚上很好的塘角鱼汤，阿莲也不敢让她吃。我是宁可大人麻烦点也愿她快点适应油食的，可是又不得不尊重阿莲的建议。

83年10月13日晚上11点

张蕙昨天满四个月。有人说在这天让小孩吃鱼，将来她是很会吃鱼的。这种讲法当然不科学，但是阿莲相信，我也不好反对了。于是昨晚上我们蒸了一碗荷包鱼让张蕙尝新。

开始给点汤给张蕙吃，她咂咂嘴，皱皱眉，等吃出了味道，她便乐得手舞足蹈起来，还一边唱。后来我们试着给鱼肉她吃，她越吃越高兴，越吃越急迫，两眼直盯着桌面的碗碟。

据我看来，她的生长情况是正常的。圆圆的小脸蛋笑起来有一个笑窝，很逗人爱。在院子里她是最小的，最小的小姐姐都比她大十一岁，所以人们都喜欢逗她，抱她。可是，当她发起脾气来时，就只有阿莲才哄得停她了。

记得我是6月16号下午才看见她的。当时她只有尺多高，一身包得好好的由护士送出来吃奶。一看见她那圆圆的、嫩红嫩红的小脸蛋，就恨不得想要去亲亲她，但似乎又怕弄坏她的脸蛋，只好轻轻摸一下罢了。她当时睡得是那样香甜，护士把她放到阿莲怀里，阿莲把奶头放到她嘴里，她还是半睡半醒的状态。过了好一会她才猛力吸起奶来。看样子她吸得很费劲，大概所谓“吃奶的力气”就是从这时起练出来的吧。

我看着她吃奶，就决定了给她起名叫“蕙”。这个名字是从我听到阿莲生了女孩以后就有了思想准备的。蕙者，亦称“蕙兰”，草本植物，初夏开花，花淡黄色，清香。它既不争春又不怕酷热，女孩子能具备这样的品格，又何所求呢？

83年10月16日晚11点

张蕙翻身已经很麻利了，趴在那里头也可以昂得久一点了。她昂着头舞动四肢，有爬行的意图，但是她还不会移动身子，只是空舞手脚罢了。

张蕙会翻身了，躺在床上就不那么安分了。她一下子就翻了个身，但趴久了她又支持不住，于是我们找了个竹椅给她坐。坐了两天，她已经坐得稳了，当然必须在椅子周围铺垫了许多东西才能坐得稳的。但是她不能坐久，在她高兴的时候，大约可以坐得半个小时。够了，今晚上阿莲已经不用抱着她吃饭了。

83年10月20日11点

张蕙的脚开始有点力气了，扶住她不让地往四面倒，她便可以站得十来分钟。于是她便时常要人让她站立，如果不满足她，她便吵闹得你不安。

每天早晨五点半到六点张蕙就醒了。由于这时候是最好睡的，我们往往不爱理她，于是她就只好一个人唱，一个人舞了。今早晨六点多钟阿莲抽她屙了尿后，她却一直不安分，老是不耐烦地喊，最后是哭，连吃奶也哄不住。我提醒阿莲看看是不是屙屎了，阿莲一摸，果然屙了一堆屎。

今天中午也是这样，我扶住她让她站立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她却忽然不耐烦起来，我把她送给阿莲，阿莲发觉她屙湿尿布了。帮她换了尿布后，她便又欢喜起来。

原来张蕙爱干净。

83年11月11日晚11点40分

张蕙感冒了几天，虽然并不严重，但也不见好，今天只好带她去医院看病。上午去看的病，下午似乎好多了，只是偶然还有点咳罢了，整个下午都很有精神。晚上八点多钟她已感到疲劳想睡的时候，忽然大声地哭喊起来，两只小手乱舞，奶也不吃。估计她是肚子痛，帮她搽了点万金油在肚脐上，但她还是哭喊，还吐了一身的奶。我只好抱她去游走，她最喜欢游走了，但还是哭，啾啾聒聒的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只好把她交给阿莲。十多分钟以后，她总算入睡了。但愿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。

大约是在她刚满三个月不久，得了一场病，气管炎。几乎整天咳，尤其晚上咳得厉害，有时咳着咳着吐了一身的奶。无可奈何，半夜带她去看病。一个星期以后她总算好了，但她瘦了，我们也瘦了。

所以我希望今天只是一场虚惊才好。

83年11月21日晚9点45分

我们的工作很忙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请人带张蕙的，因为住房条件差，只好自己带了。张蕙不病的时候，阿莲背她去摆摊，我在摊位边上做了张大凳子，张蕙可以在那上边睡觉。如果张蕙病了，我就去摆摊，阿莲在家带她。这里有个不方便，阿莲摆摊，对顾客比较有耐心，而我裁布比她能干，我们是合理分工的。

张蕙才好几天又病了。昨晚上一点钟她忽然哭醒，哭了一会阿莲喂她吃奶，她不哭了，又过了一会，她索性又舞起来。阿莲见她没有睡意，干脆就用抱裙抱着她让她舞、唱。大约半小时后

她睡了。两点十分她忽然又哭起来，一直到天亮，几乎没有停止过哭声，我们只好轮流抱她起来游。以为她肚子痛，给保济丸她吃，在她肚脐上搽了万金油后，她迷迷糊糊睡一会，接着又哭。摸她额头又不觉得发烧，只好等天亮了才带她去看。（因为如果不发烧的话，晚上带她去急诊，医生会骂人的）。清早带她去看病回来吃了药后她睡了一觉，但还是哭，并且像是发烧了。到了中午觉得她发高烧了，只好又带她去急诊。打了一针“柴胡”，吃了药后，烧虽然没退，但她睡了，我们只好等待药物生效了。谁知到了晚上她竟越烧越厉害了。中午是39.1度，黄昏时候我们探查竟到了39.5度。带她到医院挂了号一量，竟有39.7度。医生准许优先看病，我提出留医，医生也同意了。

晚上8点办好一切手续我回来要东西准备两人守夜。我要了东西到医院，医师已经送了药来。吃了药半小时左右，体温是38.9度。量体温时她没有哭，量完体温放她睡觉，她居然躺在床上唱起来了。

看情形她的病情有好转，估计晚上不用游走了，我便放心回家休息，让阿莲陪她得了。虽然阿莲也是够累的了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安慰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，父亲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。但愿张蕙能睡个好觉，阿莲也就没有那么辛苦了。

83年12月6日晚上11点

由于忙，几乎忘了记张蕙的事情了。近来她学会了吹口水，把小嘴一堵，便啾啾地吹起来。有时候不注意，她便吹得你满脸的口水。有时候她高兴了还会对人努努嘴，皱皱鼻子。也真有意思。出院那几天，人们说她亏本了，这些天是挣回来了，那小脸蛋又像油堆了，也有了红润的色彩。可是她的性情开始渐渐地接受阿莲了，爱生气。刚才她睡醒了，阿莲却迟迟不来，等到她

哭出声了阿莲才来，于是她便生气了。给奶也不吃，讲什么都不听，只是哭。等她哭够了才开始吃奶。

83年12月26日晚11点10分

15号张蕙就满九个月了。到今天九个多月来已经记不得她病了多少次，好了几天又病了，反反复复总是感冒、发烧、气管炎这几样病。这次也许是春季的原因吧？张蕙的这三样病又加上了肠炎，眼膜炎。病了几天她明显小多了，可是那眼眶却肿成了一条线。几天前我们就认为她可能有眼病了，医生认为没有，以致越拖越重，直到今天才转眼科。打了针吃了药后，眼睛没那么肿了，烧也退了，但她还是没有精神，整天昏昏欲睡。

84年3月22日晚10点20分

张蕙的病已经好了，从昨天起，眼睛恢复了原样，我测试过她，让她望远及望近处的小的东西，都没有发现视力减退的迹象。虽然她又瘦多了，但保全了眼睛，这也就是万幸了。

84年3月27日下午4点

张蕙一病十几天，才好几天这两天又咳起来了。她一感冒就咳嗽，这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。看西医总是打针消炎，针打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就是对病体，目前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效了。她空是咳嗽，有时呕吐，并不发烧，我们只好买中成药给她吃。虽然中成药也不见得有效，但也只好如此了吧？她已经十一个月了，高度是够了，但脸黄黄的，不是健康像。自己不会站起来，放她站立，也只是三两分钟的事。她坐着有时也还会跌倒，如果她趴在那里，不会爬也不会坐起来。唉！十一个月里，她所用的钱，几乎有一半是花在看病吃药上的。

在她没有病的时候，还是蛮逗趣的。同屋住有几户人家，几乎男女老少都喜欢逗她。她会和你笑，会打招呼，会指点门口要你抱她出去玩。她早已会喊妈妈了。上个月二十五号那天早上她睡醒起来望望阿莲，大概是认准了，于是甜甜的，清清楚楚地喊了一声“妈妈”。打那以后十来天，每天早上醒来她总是主动的喊妈妈，白天叫她喊她也喊，有时也主动喊。现在她不大爱喊了。她还会喊“马马”，一看见马她就喊，不会弄错。有时也会喊“奶奶”，但要教她。前天晚上她要我带她出门口，我抱着她走，一面教她讲“街街”，她终于会讲了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怎么教她都不会喊“爸爸”。

84年5月16日凌晨2点

下午我用儿童车子推张蕙出去玩，在一家饭店买了个馒头喂她。她吃了一点就不吃了，在我手上要了一小块馒头拿着玩。我说：“给点爸爸吃。”说完便张着嘴在车边等。她望望我，然后拿起一点馒头皮放到我的嘴里。看见我把馒头皮吃了，她便笑着玩她的了。她已经懂得怎样叫做吃了，这回也是第一次会分东西给别人吃。

84年5月21日晚10点半

今年六月四号是端午节，张蕙那天对岁。晚上我们好些人围着桌子吃喝，阿莲拿个鸡腿撕肉给张蕙吃，她不吃，于是阿莲吃光肉后就给鸡腿骨头给她。她拿着骨头来啃，一面望着我们笑。看到有人来了，她会举起拿着的骨头说：“腿，腿。”人家问她要吃，她会快快地移开手。今天想来也还觉得好笑，到了明年她就没有这么好讲了。

84年6月8日晚上10点

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 11.21 平方的房子里。门口是个天井，天井那边是别人的窗户。我在天井上搭了个遮雨的棚子，多得几个平方的地方活动。那是我们的客厅、餐厅、工场和一家三口享天伦之乐的地方。

把一块完整的三合板摆在地上。张蕙从坐得稳开始，经常在那地板上玩乐，我和阿莲也经常在那上边逗女儿玩。

张蕙一岁多了还不会自己站立，放她坐在地板上，她的玩具滚远了一点，她歪着身体拿不到时，就会哭喊起来。她简直不会移动位置，有些老人纳闷，这小孩怎么不会爬呢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

阿莲问：“你看张蕙的脚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我经常抓住张蕙的两只小手臂，让她在我身上走。她那两只小腿蹭蹭着，从我的肚子走到胸膛。觉得她那小腿是有力的、健康的。

张蕙一岁两个月时，有一天她坐在地板上玩布娃娃。

她先是坐着玩了好一会，然后趴着身体，屁股在那儿一翘一翘的，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于是我就静静的坐在那儿看她。

她折腾了好一阵子，一下就站了起来。两手还抱着那个 30 公分长的布娃娃呢。她抱着布娃娃原地走了一圈，大约走了十来步，然后一屁股坐回地板上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当老爸的也高兴，宝贝女儿会走路了。我猜想：她准备抱娃娃起来时，那小心灵中大概是想到要抱娃娃上街玩吧？当她一屁股坐回地板上时，意识到了自己的成功，于是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84 年 8 月 15 日下午

张蕙近来病痛少些了，也能走得稳了。她讲话发音很正，基

本上没有小儿常有的那种娇音。她会走了，就不那么安分了，一会儿要走走这里，一会儿要走走那里。又要爬上凳子去坐，可是还没坐稳就又爬下来了。又不知道那是会跌倒的事，讲她她又不懂，我们只好不辞辛劳地侍候她了。不过惹恼了我，她还是要挨屁股打的。

最难办的是她离不开父母，请人带她，超过一两个小时她就要找爸爸妈妈了。找不见时她就哭，很难哄得停。

她高兴时会唱歌、会跳舞。所谓唱歌就是咿咿呀呀地乱喊一通。叫她跳舞时，她先站稳了，然后身体一拱一立，一拱一立的，她以为这就是跳舞了。

目前她只会讲单音词，如：爸爸、妈妈、马马、鸟鸟等。有时情急了，她也会向人诉说，一口气讲出一连串谁也听不懂的音节来，好在是她讲过就算了，并不需要别人理解的。我猜想，只怕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
据我看来，她的生长状况、智力发展不算太好，但也不太差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吧。

84年8月23日凌晨1点半

隔张蕙的奶已经隔了两次，都没有决心隔断，因为才隔一两她就病了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张蕙已经有一岁零一百天了，下了决心要隔她的奶了。今天中午阿莲把张蕙带到姨妈家，外婆也在那里，可以帮带一下。趁张蕙玩得高兴的时候，阿莲就偷偷地溜了。唉，现在已是半夜了，不知张蕙睡了没有，她哭成什么样子了？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离开还不到一天呢！

84年9月10日晚上11点20

张蕙在姨妈家已经八天了，今天我同阿莲去接她回来，看见阿莲她还是会想起吃奶，不过我们左哄右哄也就哄过去了。

晚上八点多钟她就睡了，半夜（十二点）醒来要妈妈，阿莲抱着她，她还是喊“妈妈抱”，我们知道她是找姨妈了，因为隔奶这几天来，晚上总是姨妈带她睡的。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哭了。哭了十来分钟，阿莲背她起来，她才渐渐地睡了。

我们原打算隔了奶后让外婆带她回农村去的，后来又觉得似乎不好，那里有个表姐，比张蕙大个把月，下个月舅娘又要生了。加上张蕙共三个小孩，外婆怎么带。

84年9月18日

从姨妈家接张蕙回来住了三天，有两个晚上她不习惯，醒来还是要找姨妈。第三个晚上习惯了，不哭也不闹了。

张蕙很吵事，走出走进的，一会要这样，一会拿那样，没完没了。她又走不大稳，路面的高低又不大分得清，随时都可能摔倒，因此必须有专人看护。请人带嘛，佣金贵且不说，还不大好找合适的人选，而我们的工作又忙，眼看冬季将到，正是衣服生意最旺的季节，于是又决定带她去跟外婆了。

阿莲送她回去，并陪她住了三天。过得怎样呢？阿莲回来却说得很少。比如逗她，叫她吃奶。她看见了阿莲的乳房，马上叫了两声“奶奶”，便扑过来要吃，但刚一用嘴接触奶头，她便又主动放开了，站在一边望着阿莲“嘻嘻”笑。奶是隔掉了。

表姐比她大个多月，却走不稳。她摔倒了，张蕙会拉她起来。但她最怕张蕙抢她的东西。她拿着什么只要让张蕙看上了，便立即走过去抢了来。如此次数多了，她一见张蕙走来便先哭了。

到今天张蕙在外婆家已住了十天了。舅爷拿油来给我们，说

她在那里生活得很好。只是阿莲回来的那天她哭了一下，以后就很正常了。她在那里跟小舅，那屋边是所小学，隔壁又有许多小孩，想来白天是很好玩的了。

那里还没有电灯，也许晚上不大方便，当然对张蕙来说影响不大吧。那里的生活当然比这里单调一些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想把张蕙送到那里去的。举一例：

张蕙在姨妈家的第三天，我去看她，带她去玩，她看见果子摊，便欢喜异常地喊：“果果，要。”

在百货商店里，她看到什么都喊“要”。

在她还没有懂得钱为何物时，就有了这么多花钱的欲念和要求，那还了得？

十天来，几乎每天都在想念着她。她不在身边，生活中少了许多活跃气氛。晚上吃饭的时候尤其想念她。阿莲喂她吃几口，她就双手去拿碗，转过来对我嚷：“喂，喂。”我喂她吃几口，她又要拿过碗去要阿莲喂了。她吃得有几成饱的时候，往往就要自己来了。她喊着：“自己喂，自己喂。”如果不满足她，她就哭了，拿一只空碗和汤匙给她搞，她也没意见。她拿着汤匙在空碗里乱搞，嘴里喊着“舀，舀”。

开始还可以用空碗来哄她，后来碗里就非要有东西不可。她一搞光了碗里的东西，便又嚷了起来……

84年10月1日晚上10点40

我们在外婆家住了两天，张蕙很得意，只要一醒来，她就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。她的脾气很大，又恶，那里的好几个小孩，无论大小，只要她看上了别人的东西，就马上去要，不给她，她就动手打人，打也不给的话，马上她就躺下地去哭喊，一直哭到得到了那样东西才停。天晓得她为什么会这样娇横。

十几天来，她也学会了蛮多东西，屙尿、屙屎会喊了，肚子饿了会喊“饿，饿”。有人认为她不认得我们了，我们刚到外婆家时，见她趴在地上，我没有喊她，把她扶起来就直看着她。她看了我一会，马上喊“爸爸”，一面向我扑来。我抱她起来，她使用手点着我的鼻子，嘴里不停地喊“爸爸”。也许她有许多的话要说，苦于说不出来。

今天走以前我对她说：“等一下爸爸要走了，你在这里要听阿婆的话。”她望着我，也许不完全听懂我的话吧。过了许久，她忽然要我背，我一背起她来，她就再也不让我放她下来了。也许她认识到我们快分手了吧。我只得一直背着她让她睡着了才放下来。趁她睡着的机会，我们走了。

84年10月8日晚上7点30

我们六号去看张蕙，七号回来。张蕙胖点了，小脸蛋也红点了。似乎还长高了一点。一个月来，她也有过几次小毛病，但很快就好了。我们这次见她身上起了好些小水泡，她经常抓，大概很痒吧。外婆说是这两天起的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也不知是什么病。这也算是小毛病。我们回来的时候买了一些药让外婆帮她搽，还交代他们找一些草头药熬水给她洗，大概很快就会好的。

我们到外婆家的时候，张蕙在菜园里玩，小舅抱她出来，到了菜园门口张蕙就看见了我。小舅让她站在地上然后问：“谁来了？”

张蕙望了我一会，然后小小声地喊了我一声。我根本没有听到她的喊声，只见她的嘴巴动，从口型上猜出她喊了“爸爸”。

我立刻抱她到堂屋里，拿出好些玩具让她玩。她拿拿这样拿拿那样，“咯咯”的笑得很开心。看见她笑了，我们自然也

开心。

过了很久，她玩够了，才想起妈妈，跑过去亲近阿莲，在阿莲的要求下，她才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

我拿了一个柑子给她，她拿了一会，没有办法吃，又拿来给我，口里叫着“剥，剥”。我剥好了皮一片片递给她，她这个手拿一片，那个手拿一片，直往口里放，那里还没有咽下去，这里又来要了。两三片果在嘴里还没嚼得两下便吞下去了，真是狼吞虎咽。表姐不在家，为什么还这样饿？估计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不常吃；其二，平常争惯了。据说平常争东西，总是表姐吃亏的。张蕙恶得很，表姐没有她高大，也不及她走得稳。她往往一把抓住表姐的头发用力一拉，表姐摔倒了，哭了，于是就怕了她。

表姐带去外婆家了，十多天来张蕙成了宝贝。三天一圩，每圩买一块钱猪肉留着让她一个人吃。

外婆带她，目前还是尽心的。我们留下的那几斤果，当然是她吃了。

外婆带她出去玩，我们趁机悄悄溜走了。

84年11月9日晚上11点40

下午，牛牵回来了，张蕙一看见牛，马上冲过去，用脚踏着地面口里喊着：“牛牛，踩，踩。”如果是抱着她的，她就抖动一只脚，嘴里喊着：“踢，踢。”外婆说她什么也不怕，鸡、狗、猫、牛、猪，只要她看见了，就要走近去摸，去踩。阿舅说，有一天她突然提出要去赶圩。“阿蕙赶圩，阿蕙赶圩。”她叫着直往门外跑。其实她并不知道赶圩是什么意思。我们还在那里的那两天，我抱她到屋背小学校去玩，刚走到操场，她就要下来自己走了，她认准了一个方向就低着头一直往前冲，口里喊着：“玩，玩，玩。”“去玩”的“去”字她还讲不清。讲上两个音

节时，往往是同韵字她才讲得清楚。讲上两三个音节时，往往含混不清了。

我们回来又有好几天了，农村又没有人出来，不知她身上的水泡好了没有。

84年11月15日晚上11点

阿莲二十八号回去，二十九号回来，她说张蕙身上的水泡好了，只是手上还有几颗。脾气很大，一点不如意就滚地。上个月买的十三码的鞋子，这个月穿起来就紧紧的了。她的脚长得真快。

84年12月2日中午

有一次我跟张蕙斗气：那是去年热天的事。阿莲去卖衣服了，我在家带她，她忽然哭了，怎么哄也不听，我在她那小屁股上打了两巴掌，然后放她躺在地板上，让她尽情的哭。同院子的人都谴责我，说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，那会她才几个月呢，其实他们又哪里知道，这样才是教育孩子的好方法呢。哭是孩子战胜大人的方法，只要他们的欲望不得到满足，他们就哭了，只要一哭，如果欲望就得到满足的话，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。外婆就是这样娇惯了张蕙的，所以她的脾气就越来越大了。

要知道，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生活，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制约的。如果一个人从小娇生惯养，长大了就不会约束自己，为了满足那无尽的欲念，犯罪就从这里开始。

做父母的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好，但是怎样教育子女呢？这就难说了。我从小是孤儿，跟祖母长大。而祖母又是一个文盲，所以我是没有得到过良好的家教的。阿莲又是一个近于文盲的人，更不懂得教育孩子了。为了教育张蕙，我只好去弄一些书

来读，用书本知识来作为参考。古人云：“养儿不教父之过。”我们地方上还有一句骂人的话：“这家伙是有娘生无爷教的。”意思是骂别人没有教养像个野孩子似的，既然当了父亲，就应该尽到做父亲的职责，尽可能给孩子良好的教育。

我们昨天下午去看张蕙，四点钟的班车，当我们走到外婆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外婆他们正在吃晚饭，张蕙一见我坐到她身边，马上就喊我了。阿莲叫她喊妈妈，她就是不喊，一直到吃饱了饭阿莲抱她了，她才喊。

她长高了，胖了，脸蛋红红的了。那小嘴也会讲了，可以说什么都会讲了。“蕙蕙吃饭饭。”这句话她吃一餐饭起码要讲二十遍。她的嘴巴一天要吃着不停，不是吃这样就是要吃那样。见谁吃东西她都要，而且要给得快，给慢点她就滚地了。

我说：“哭就让她哭个够吧，哭几次她就不哭了的。”可是，马上遭到了外婆和阿莲的反对。外婆说：“……起码哭得两个小时，天这样冷，风进肚子会有病的。”

阿莲说：“她还小懂什么？”

半夜了，阿莲睡着了，我和外婆还在讲张蕙。外婆说：“几个月来她病了好几次，不过都不严重，弄点草头药一吃也就好了。只请过大队医生来打过一次针。”

从她的健康情况来看，外婆是带得好的。张蕙一天四餐，每餐总要一两半到二两米，食量大得很。可是她不会认字也不会数数。一岁半已经过了，有人教的话，也应当认得一些字了。外婆没有文化，其他人又各忙各的，有谁来教她呢？

前些日子因为她感冒没有打预防针，而那里错过了一次机会以后，第二次就很难等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她带了回来。计划几天以后打过针再送她回去。

下了火车已经天黑了，阿莲背着她，她在背上东瞧西望，什

么都新鲜，简直看不够。一回到家，同院子的许多人都来看她喊她。她无论如何不答应，不吭声，想哭想哭的样子。有个老人抱起她来，她马上哭了。

晚了，来不及做饭了，我们就到街上吃。吃了饭带张蕙逛街，满街红红绿绿的电灯弄得她目不暇接，刚转过头来马上又转了回去。真的变成乡下人了。

在那里别人叫她“城市妹”，她信了。我说：“爸爸带蕙蕙回城市。”教了她三遍，她就讲得清了。这句话是有点难发音的。中午捡东西的时候，张蕙帮着阿莲捡，她把那些丢出来留给外婆帮洗的东西一件件地捡进袋子里去，弄得全家人都笑了。可见在她的心灵里，那里不是她的家呢。

那里没有电灯，回到家里她还叫“点灯，点灯”。她躺在床上已经二十分钟了，还是睡不着。阿莲陪着她睡，我把电灯熄了。她说：“黑嘛嘛，黑嘛嘛。”说了几句便睡着了，大约不到两分钟。

85年元月16日夜11点30

张蕙回来三天了，基本上熟悉了环境。回来的第二天她对别人还是不理不睬的，今天开始找人玩了。就是脾气大得很呢，一句话不合适她就发气了。除了我以外，她的东西谁也不能动。她把识字卡片认为是牌。“蕙蕙打牌。”她笑嘻嘻的一遍又一遍地讲着，一边玩“牌”。

“这是碗碗。”阿莲指着一张卡片说。

“不动，不动。”张蕙马上喊起来，接着就哭了。

她常常在梦中哭或笑起来，当她哭喊起来的时候，我说“蕙仔仔，爸爸在这里。”她马上就不哭不喊了。

她吃零食时，只要我在旁边，她总要给我吃的。“爸爸吃一

口。”她一面讲着一面把东西往我嘴里送，我非吃一点不可，不然她不要休。阿莲问她要东西吃，她从来不给。

“阿蕙，给点妈妈吃。”阿莲说。

“不给，不给。”张蕙说着，把手藏在背后。

85年元月20日凌晨1点

张蕙吵事得很，只要不吃东西，她不是搬这样就是拿那样的，简直要个专人看她才行。下午我带她从公园回来想哄她睡觉，她无论如何不睡，老是在床上翻来翻去。“姑奶，姑奶。”她忽然念起来，像念书一样。姑奶是去年4月底死的，那时她不会喊呢，几个月来再没有人教她喊这个名词了，今天她怎么会喊出来呢？真奇怪！

她回来这么多天了，只是前天在对门小姐姐房里玩球时她说：“蕙蕙打球，表姐打球。”

阿莲说：“表姐在哪里？”

她四面望了望，不再理了。然而她从来没有提到过外婆。在村上几个月里，可以说她一刻也离不开外婆的。现在就是别人问到了外婆，她也无动于衷。这也是奇怪的事。

85年元月20日夜晚11点

今天下午张蕙打了一针“百日咳”，以前打过一针的，要打两针才算数，但是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了，以前打的那针作废了，只好重打。这样，下个月七号还要打一针。

今天带张蕙逛了一天商店，帮她买鞋子衣物。明天就要送她到外婆家去了。几天来她搞得我们头昏脑涨，尤其阿莲，她比张蕙还贪睡，睡眠少了就好比瘟鸡一样，并且常常喊头涨。如果张蕙吵醒了她，需要她帮张蕙盖被子或移动张蕙时，她常常是闭着

眼睛做的。因此，连抽尿这类事几乎都是我包了。幸好我是有失眠症的，不然张蕙常常要着凉。张蕙睡觉野蛮得很，翻身时候乱滚乱舞一场，于是半个身子就在被子外边了。

85年元月23日夜12点30

送阿莲和张蕙上了火车，我就回来了。如果不是作废了一针什么“百白破”，张蕙再打一针麻针就可以隔好几年以后再打预防针了。什么叫“百白破”我是不知道的，记得我从来也没打过什么预防针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这类预防针就是不打，也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为什么还要巴巴的接张蕙回来打针呢？首先打这类针没有害处，如果万一因为不打而引起疾病，那就是我们对不住孩子了。因为父母的疏懒而给孩子造成残疾，那是罪过。

今天早晨六点钟张蕙醒了。我对她说：“蕙蕙，今天送你去跟外婆了。”

她定定地想了一会然后两只手搂住我的头说：“阿蕙抱抱爸爸。”

她要起来了，阿莲帮她穿衣服。我说：“妈妈帮你穿好衣服就送你走了。”

她马上生气了，大声喊着：“不要妈妈，不要妈妈。”

张蕙有时发气，发得莫名其妙。昨天下午五点钟我带她到本街幼儿班去玩，那里有许多哥哥姐姐，她高兴极了。可是十多分钟后，她站在我面前忽然哭了。等我抱她出来后，她就好了，要自己走了。接着我带她到对门玩，我在那里讲话，她自己玩。忽然她跑到我面前搂住我的脚哭了起来。

吃过晚饭阿莲做事，我带她到同屋的人家看电视，电视上正在播放天气预报。她欢欢喜喜地站在我面前看，可是不到五分钟她忽然大哭起来，弄得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愕然起来。

她不但脾气大，而且小器得很。昨晚上吃饭她要自己吃，让她自己吃她又不吃，她把饭舀进茶杯里，然后倒在地上，凳子上，弄得她自己满身的汤水饭菜。我就平平淡淡地说：“阿蕙不吃算了，妈妈捡碗去了。”

她马上把碗一丢就坐下地去哭了起来。差点我就要打她的屁股了。我说：“阿蕙发气打屁股。”然后抱起她来往门外走，她才止了哭。

记得我们去接她的那天晚上，她跟阿莲都睡着了，我跟外婆谈话，外婆说：“今早上她醒来躺在床上讲这样讲那样，谁也不理她，她忽然说‘妈妈在城市’，于是睡在隔床的阿孃就笑了起来……”

她记得她是城市妹呢。

85年元月24日上午9点

外婆家屋背有所小学校，学校边有个杂货店，张蕙认得拿钱到那里买糖。她直接走到柜台里，把钱朝售货员一举说：“买糖。”

昨天阿莲当天赶了回来，她说：“我走的时候张蕙正走到小学校边，她有钱，要去买糖。有人告诉她妈妈走了，她停下来望望我，然后她还是往杂货店走去了。”

85年元月25日晚上11点

张蕙回去好几天了，没有听到什么消息，估计是生活得很正常的。在那里没有那么多零嘴吃，饭就吃得多了，也正常了，因而人也就长胖了。她回来的头两天还是吃很多饭的，到了要送回去的那两天就吃得少点了。阿莲带她去卖货，忙了就顾不上按时吃饭了，她哭了就随便给点什么让她吃吃。带她上街，她要吃这

样要吃那样的，渐渐地生活习惯就变了。

如果接她回来的话，看来得找个托儿所或幼儿班，让她到那里去习惯集体生活才好。

85年2月3日凌晨1点半

说实在的，张蕙起码应该认得几个字并且数得到十了。可是在外婆家，有谁教她？

有人说智力开发得早，对小孩的成长有好处。我是相信的。如果让张蕙到读书时才回来，还不成了白痴吗？

阿莲初二回去，今天带张蕙回来。她说：“火车一开出车站张蕙就哭了，哭了两个站（约一个小时），无论如何哄不停。车上人又挤，知道她肚子痛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放万金油在肚脐上也止不了，她就是挣扎，大声地哭啊，弄得我一身汗，我也想哭了。后来有个公佬叫我把万金油搽在她两个腮巴上，及胸口上，十来分钟后她就不哭了，接着就在我背后睡着了。真没有办法啊，我想提前下车带她去看病了。”

其实可以找车上的服务员想办法的。火车在站上一停就是半小时，求服务员找点药物看来是办得到的。

我按时踩三轮车到车站接她们，刚到约定的地点，阿莲背着张蕙也到了。还没有解张蕙下来，我就走到她身边问：“张蕙，喊我？”

她望了我一会然后响亮地喊了一声：“爸爸。”

张蕙比上次回来时瘦了一点，也黑了一点。阿莲说这几天张蕙拉肚子，又有点咳，还有点发烧。发烧是昨天才好的。

大约是下午六点钟我见到她们，到现在张蕙只咳了几声，也没有发烧。拉了两回肚子，屙出来的是淡黄色，像烂头粥样的大便，没有粘性，大便落在小便上就有一部分随着小便流走了。

让小便冲走的，显得像是白色的样子。

两次大便都是在吃饭时屙的。阿莲认为拉肚子不能吃油。其实这是湿热引起的拉肚子和肚子痛，问题不大的，可以吃油。经我说服，阿莲才同意泡菜汤给她吃。

张蕙吃饭不要菜的，就是要泡汤。“泡汤啊，泡汤啊。”她老是这样喊。

85年2月23日初四晚上12点30

8点钟了，张蕙要睡觉了，为了不让她冷着，我同阿莲一个在一边夹着她睡。她转头过这边望望我，又转头过那边望望阿莲，然后说：“爸爸同蕙蕙睡觉，不要妈妈。”

我说：“蕙蕙乖，让妈妈睡在那里得了，你睡你的。”

于是她讲这样讲那样的，几分钟以后就睡着了。

她会数数了：“一二三四，五八九九。”

她是乱数的，当然更不知道数的含义了。她只能知道二。我拿着她的两个手说：“阿蕙手冷冷的，爸爸拿着就暖和了。”

她说：“爸爸拿我两个手手。”

她已经不拉肚子了，但还有点咳。

昨晚在同院子的人家看电视，彩电上的儿童在玩耍。张蕙说：“好美哟，好美哟。”

幼儿的审美观是很简单的。

85年2月24日晚上10点

张蕙哭了，要我抱，我还没有起床，就抱着她在床上坐。阿莲也坐在床边逗她说：“阿蕙爱哭多，送去跟阿婆算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不去农村，不要妈妈。”

阿莲说：“你不去农村，妈妈又不要你，你跟哪个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跟爸爸。”

阿莲接着问：“你是哪个的女女。”

“我是爸爸的乖女女，不要妈妈。”

真不得了，这么小就会跟妈妈吵架了。

85年2月26日晚上12点40

十四那天出太阳，我们决定十五带张蕙去玩一天，谁知十五那天却足足下了一整天雨，虽说是小雨但很厚，于是我们只带张蕙去逛了几个小时的商店就算了。对张蕙来说，这就是“过年了”。她一进商店就“哈哈”笑着跑啊跑的，尤其是遇到了商店里的凳子，她非要在凳子上爬上爬下爬个够为止。

那雨一直下到今天还没有停的迹象。阿莲决定明天无论如何送张蕙到农村去了。她太吵事了，整天跑来跑去，要这样拿那样的，要个专人看她。因为她太小，幼儿班不收，只好送她去跟外婆了。今天我逗她：“你吵事多，明天送你去跟外婆了。”

“跟爸爸，我跟爸爸。”

“你不听话，爸爸不要你。”

“要爸爸，要爸爸，爸爸抱。”

“你把玩具捡起来爸爸就要你。”

她望望我，然后老老实实地把丢在地上的玩具捡了起来。

她有一架玩具钢琴，她用一个手指在琴键上乱按一场，嘴里喊着“米发烧”。

前几天她忽然讲起结巴话来。“阿，阿，阿姨。”“阿，阿，阿蕙要糖糖。”

“为什么你要讲那么多阿？讲结巴话不给糖糖，还要挨骂。”我骂了她几回，她渐渐的改过来了。但在“阿”字上，她还时常犯这个毛病。但当你骂她时，她就马上快快地讲：“张蕙”或

是“张蕙要糖”，总算她还是听话的。

85年3月8日晚上12点40分

昨天晴了一天，我们送张蕙到农村去了。在火车上张蕙没有一刻安静，东跑西跑，车子开快时摇晃得很厉害，我们就用食物哄她，压迫她坐着，于是一路上她吃着不停嘴。

只要火车一停，她就往车门直冲，口里嚷着：“下车了，下车了。我们回去了。”

到了外婆家，门锁着。阿莲放下张蕙就找人去了。张蕙的脚一踏上地面就往厨房跑。“要红薯啊，要红薯啊。”

我到处找不到红薯：“没有红薯，给你一个饼干吧？”

她拿着饼干才咬了一口，看见了火叉就把饼干往地上一丢，马上去拿火叉。“张蕙烧火，张蕙烧火煮饭饭。”

有人回来了，开门了。张蕙马上在堂屋里团团转地跑起来。离开这里快半个月了，觉得有点新鲜吧？

吃了午饭不久，阿婆带张蕙进房要糖吃，我们趁机走了。

张蕙在外婆家我们就清闲了许多，也增加了许多的想念。她冲啊冲的，一天只怕要走几十里路吧？一有机会她就往门外跑，往街上跑。跑得几丈远了她回头看看，见我或且阿莲跟了上来，她又转头直冲，口里嚷着：“去街街，逛商店，逛商店。”

晚上睡觉前她要打一场牌，脱了衣服在被子里她要讲一场话，而且常常要把两只小手伸出来抓，舞。

吃一餐饭大约要一个小时吧？饿的时候她可以自己先吃个五六成饱然后再玩耍，这时候就要变换着花样哄她了。

“张蕙乖，吃得大大口的。”

“慢慢嚼，嚼得碎碎的，吞下去，乖啦。”……

85年3月9日晚上11点

想起几样事情，觉得有记下来的必要。

张蕙很吵事，因此常常挨骂，有时还挨打。这种“打”，当然是象征性的。阿莲骂她时，她哭了，让她哭几声我才哄她。我大约总是这样哄的：“蕙蕙不听话挨骂了，骂得好，过来爸爸看看，好了，听话，不哭了。”

如果我骂她呢，阿莲就不是这样说了，她说：“乖仔来妈妈抱，你爸爸骂你是吗？是癫爸，不同他玩。”

这样教孩子势必会把孩子惯坏的，我制止了她。

张蕙这次回来半个月，我常常逗她：“哪个乖？”

“阿蕙乖。”

“你是哪个的乖乖女？”

“不是妈妈乖乖女的，是爸爸乖乖女的。”她回答得这样啰嗦冗长。这时阿莲就说：“你不是我的乖女女就不要跟我。”

开始那十把天就是阿莲抱着她，她也要说：“不是妈妈的乖女女的。”后来阿莲假装生气，她知道那样说得罪了妈妈，她就不那样说了。她说：“我是爸爸的乖女女，是妈妈的乖女女。”

只要一喊吃饭，张蕙就忙着找她的铁碗了，如果找不见的话，她就会不停嘴地说：“我的碗仔呢？我的碗仔呢？……”

85年3月19日凌晨3点

小姨回农村打了一转，她讲给二姐听，说张蕙很好玩，整天跑乎乎的，嘴巴也一天讲个不停。比如：“张蕙打牌。”“张蕙吃饭了。”“张蕙睡觉了。”

二姐讲给我们听，更增加了我们对她的想念。我要接她回来玩几天，阿莲不同意，只好算了。农村的空气好，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对智力的发展，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。那儿毕竟见识少啊！想起张蕙在家时拿我的衣服纸样来玩，我说：

“你不要拿我的纸样啊，爸爸有用的。”

她放回了原处，口里念着：“爸爸有用的，爸爸有用的。”

但过一会她记不得了就去拿，我又是那样说，她放回了原处。可是过一会她又去拿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

我说：“那是爸爸裁衣服用的，你不要拿来玩啊。”

“张蕙有用，张蕙有用。”她口里念着，拿着纸样直往门外走。

也许她认为只要说“有用”就可以拿走了吧。我拦住她，威胁说：“你快点放回去，不放回去爸爸就要骂人了。”

她老老实实地放回了原处。我拿了别样东西给她玩，并告诫说：“那是爸爸裁衣服用的，你搞坏了爸爸会骂人的。”

“爸爸裁衣服用的，爸爸裁衣服用的。”她巴结似地望着我说。

85年4月5日晚上11点10分

张蕙回来几天了，由于时隔不久吧？对这里的一切她还记得。衣车翻斗里装有几颗垫圈，她讲是扣子，直接跑去拿出来，口里说着“钉扣子”，坐在那里玩起来。

当天回来已是下午六点，吃过晚饭一丢下碗她就往隔壁跑，口里喊着：“去姐姐那里玩。”

她爱讲长话。比如：“爸爸买糖糖给张蕙吃，不给妈妈吃，妈妈不听话。”

她认为“乖”是好的，但不懂用法。她说：“爸爸乖，不挨打，张蕙乖不挨打，妈妈不乖挨打。”

她老是同妈妈过不去。阿莲买东西给她吃，只要到了她手里，阿莲问她要，无论如何她都不给。她还常常打妈妈，口里喊着：“不要妈妈，妈妈坏，妈妈挨打。”

阿莲恼了，打她或且骂她，她马上滚下地去放肆地哭起来。我带她的时候，这种现象是很少的。她接得阿莲，没有耐性，动不动脑子，爱发脾气。

她玩积木，垒上一两块就高兴得放声大笑起来，但垒得两三次垒不上时，就恼了，两只手乱爬一气，一直要把所有积木都弄到地上为止。弹琴也是一样，教她弹她不爱，两只手乱按一通，不到两分钟就烦了，就要走了或且甩琴了。如果在床上，她要拿琴来坐，拿来踩。

前天早上同屋的人对她说：“叫你爸带你到公园看老虎啊。”她立即要我带去，我没有带她去。等她睡了午觉起来又吃了晌午时，已是下午三点多了。她忽然又吵着要去公园。我只好带她去了。

她看到老虎时不大讲话，只是看着，可能是有点怕吧？看到猴子时讲这样讲那样的，还拿糖给猴子吃。她要坐秋千，但摇得高了她又有点怕，双手抓得紧紧的。我守在旁边慢慢摇，摇啊摇，她老是不肯起来了。看见有人滑滑梯，我说带她去滑滑梯，她才肯起来。但是，她要我抱着她滑，这却苦了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哪里还有精神去滑滑梯？勉强带她滑了几次就拿糖来哄，生拉硬扯地带她走了。

对门奶佬有架小朋友的三轮车，阿莲借来给张蕙玩。张蕙坐在上面用脚在地上走，笑嘻嘻地叫着：“坐车车，坐车车。”

我教她踩脚踏推她走，她又不会掌车头。我慢慢推，一次又一次地教她掌车头，好不容易教会了一点，我却困得要倒下了。弓着腰慢慢地推着车子走，一个人能顶多久呢？

过了几个小时再这样推她，她又不会掌车头了。接受能力差。她喜欢“办酒酒”，喜欢抱娃娃。这是母性的萌芽。

85年4月13日中午2点半

张蕙这次回来有了一个特别的习惯，睡到半夜时她乱翻乱滚一阵，然后就趴着身体，曲着脚，屁股高高凸起，两手尽量伸开，就这样睡着不动了。如果不理她，也许她要一个小时才翻回来吧？我总是一发现就马上翻她过来了。翻她过来她总是要接着乱翻乱滚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。但不久，她又趴着睡了。

昨晚她屙尿在床上。半夜三点钟的时候她醒了问：“妈妈哪里去了？”

“妈妈在那头睡啊。”我答了她一句，马上意识到该抽她屙尿了。我立刻爬起来，但是晚了，连我的裤脚都沾湿了尿。我们马上起来更换垫被，但没有骂她。一切搞清楚了，她睡在床上讲这样讲那样的一时不能睡着，但只要我们问是谁屙尿在床上，她马上就闭嘴不出声了，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，也许她认为这是她错了吧？

阿莲还是讲了她几句：“这么大了屙尿了也不会喊，笨蛋……”

85年4月13日晚11点10分

前天送张蕙去外婆家，我们当天就回来了。我坐在那里，阿莲走了，张蕙虽然看着她走却不理睬。趁张蕙正在给洋娃娃盖被子的机会，我也溜走了。

“张蕙会找我们吗？”走在路上阿莲说。

“肯定会找的。你带她时她老是爱喊不要你，但隔一会不见你时，她又找你了，老是缠着我说：妈妈呢？带我去找妈妈呀！”

85年4月18日下午4点

张蕙到姨妈家已经两天了，外婆送来的。她以为我们会去

接，我们又忙点，以为她会送来的，所以她们一直在姨妈家住了两天。今天外婆送她到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半了，她说张蕙有点咳，但一直到十点钟也没有咳过一声，所以没有吃药。

十点二十分张蕙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在睡着前也玩得很愉快。十二点半她忽然咳起来，咳得很凶，间隔时间也短。

她在睡梦中咳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？只好让她咳，尽量帮她盖好一点为止了。一点十分她咳醒了，和糖水冲了一瓶七厘散让她吃了，但几分钟后却吐了好些出来。

目前虽不咳了，等下还咳吗？她要玩多久才睡呢？

85年4月29日凌晨1点25分

对门奶佬有辆小人三轮车，张蕙坐过几次，玩得很有兴趣，昨晚上又想去玩，可是奶佬的孙子已把车子拿走了。

见张蕙吵着要骑车车，我就说：“别吵，等一下爸爸买一架给你。”

于是她便缠着我要去买车了。我不想买三轮车，原打算等她会骑以后买架小人单车的，只好提前买了。我同阿莲轮流着抱张蕙去买车，一到商店张蕙就飞风似的往放三轮车的地方跑，一抓住三轮车就不再放手。嘴里嚷着：“我要一架车车，我要一架车车。”

走了几家商店都没有小人单车，只好买一架小三轮车了。张蕙一骑上车就再不肯下来，她又不会踩，我们只好在人丛中推着她走。真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了！

85年5月1日晚上12点半

从昨天起送张蕙去托儿所，昨晚上她做了好几个噩梦，老是哭喊着醒来：“不要哥哥，不要阿婆。”

今早上是阿莲送去的。中午我去接她，她在那里同阿婆斗嘴：“不同哥哥玩，不要阿婆，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。”

因为她不习惯，所以要接她回来睡午觉的。可是今天中午她几乎没有睡。前后睡不到四十分钟就醒了三次。我想趁她睡着时做点事情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我轻手轻脚起来做事，还不到十分钟就听她喊：“爸爸去哪里了？”

简直成了惊弓之鸟。下午我送她去托儿所，一路上她很高兴，但一看见那栋房子马上就哭起来了：“爸爸回去了。”

老是跟父母不但我们不能做事，她也太娇了。阿婆抱她进去时，她拼命挣扎，哭喊。看着虽然心痛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人类的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让她从小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，将来才容易适应社会。

85年5月5日中午3点

张蕙本来还有点咳，去托儿所两天就哭了两天，昨天晚上发起烧来。今天虽然好点，但还是有点烧。今天她睡午觉醒来没见阿莲，于是立即哭了。她的心火躁得很，我怎样哄都不听，只好让她哭了。哭了几分钟她便屙尿在床上。也许她知道错了吧，我清完床铺抱她起来，她便渐渐止哭了。

今晚上不知怎的，她在睡梦中又屙了泡尿在床上。从隔奶后这种现象是第二次。

85年5月7日凌晨3点半

张蕙跟我们变得越来越娇气了。她哭的时候喊她不哭，她一面哭一面回答：“要哭。”“张蕙听话。”“不听。”

这两三天来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哭，还常常想一些怪名堂出来。比如：“爸爸带我去公园吃粥粥。”“我要去农村吃粉粉。”

这种不知场合的要求怎么能满足得了呢？于是她就哭了。

不然她就一下子喊要这样，一下子喊要那样的。没有办法应付时我就打两下她的屁股，等她哭一会后再哄她。

昨晚上她四点钟就起来了，玩到天亮了才睡。

85年5月8日凌晨2点

今天早上阿莲带张蕙去医院看病。她说：“我看我们已无法治她的病了。”

我认为她说得对。张蕙吃了那么多药，不但病没好，还一天天加重了。医师说是病毒感染。用我们的话说那是热气。

今天打了两针，吃了三次药，睡了两次“午觉”，但却不想吃东西。喉咙里起泡，有一边嘴角烂了，吃东西本来就费劲，今天中午起她连稀饭也不吃了，只喝一点糖水。下午六点半阿莲带她去喝了一碗牛奶，回来她便睡了。

白天阿莲去卖衣服，我带着她什么事都做不成了，今晚上裁完衣服搞清楚手尾工作已经十二点半了。我上床睡觉时一移动张蕙就发现她又屙尿在床上。我们帮她换裤子时她醒了，哭了。这几天她老是爱哭，有理也哭，无理也哭，动不动就哭。人瘦了，脸小了，脸色也没那么红润了。昨天我带她去称，只有22斤。

已经是半夜了，她老是哭着不肯停，怎么办呢？

“张蕙莫哭，爸爸冲糖水你吃。”

“要哭。不吃糖水。”

你讲这样她要那样，就是哭着不停。只好带她上街去了。

出到街上看见街灯亮亮的，她不哭了。夜市还没有散，问她吃什么，她要吃粉。买了碗牛肉粉喂她，她嘴角疼嘴巴不敢开大，只好慢慢的哄着她，喂她吃了一夹粉。

她不吃粉了，要喝汤，自己喝。边玩边喝，喝完了又去加汤，她大约喝了半碗汤，用了个多小时。

回家的路上她有说有笑了，一直到两点十分她睡着为止，没有哭过一声。

85年5月9日凌晨3点45

张蕙的病好多了，从昨天下午起想吃东西了。有人说我惯世了她，想要什么给什么，这样是不行的。

也许有点惯世吧？这是感情同理智的搏斗。我长期过着孤独的生活，三十三岁才得一女，那是掌上明珠啊，难免有点娇宠的。只好尽量克制感情上的放纵了。

85年5月11日下午4点

张蕙就像阿莲一样爱发脾气，执傲，晚上爱做噩梦。如果我睡着了的话，张蕙就往往会从噩梦中哭喊着醒来。

如果我醒着时发现她咿咿呀呀的不对劲时立即拍拍她，轻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安慰她，她便能够不被噩梦惊醒而又平静地睡她的觉了。到今天她的嘴角还没有全好，舌苔还很厚，还有点流口水。尤其喝了糖水以后，口水流得更多。

这几天来她睡醒午觉后一睁眼就哭喊：“妈妈呢？我要妈妈。”

其实她自己又会说：“妈妈去卖货，张蕙同爸爸在家。”但她就是要哭，怎么哄都难哄得停。有时恼了，我只好狠狠地打她两板屁股。打过她以后说不要她再让她哭一会才哄她，她便停了。不久她会说：“爸爸打张蕙的屁股，打狠狠的。”

她玩娃娃时才老练了，又是抽娃娃屎尿，又是喂奶，又是抱又是背，还要帮它换衣服裤子。嘴里常说：“娃娃听话，张

蕙带你去公园坐滑滑梯，张蕙买糖糖你吃。”

哄她睡觉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张蕙不要吵爸爸了，爸爸要睡觉。”

她望望我转头过那边去望望娃娃，用手拍拍它说：“娃娃不吵张蕙啊，张蕙睡觉了，没得空抱你了。”

她的体智发展是正常的，不算聪明但也不算迟钝。就是有时教她，她不听你那一套，使人苦恼。

教她唱歌、弹琴、数数和写字，她一概不接受。阿莲教她的什么“月亮光光”、“虫虫飞”之类的顺口溜，她却常常会自然而然的讲出来。正事不足，贱事有余。

85年5月11日晚上12点40

中午张蕙睡醒起来喊妈妈，见是我答应她立即大哭起来。“我要妈妈啊，爸爸带我去找妈妈。”

怎么哄都不停，我把她放在椅子上我坐在对面看她哭，她声嘶力竭地哭啊喊啊：“我要妈妈，爸爸带我去找妈妈。”

她哭了半个小时，没有力了，没有人理睬她了。她走到我面前小声地哭着说：“爸爸抱我，我不哭了。”

我抱着她，她抽噎着，久不久想起来又哭两声。只要她一哭我就说：“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，放你坐在那里不理你。”她失败了，彻底地失败了。那时是下午两点半，一直到黄昏后阿莲回来也没哭过一声，大半时间是自己玩的，只是太吵事时我才去带她一下。下午吃药，吃晌午她都不用打理。她的病基本上好了，不吃糖的东西口水也不流了。嘴角的烂处也渐渐收口了，饭也吃得多点了，就是还不能吃硬东西。比如马蹄、花生等。

85年5月12日晚12点

今天又送张蕙去托儿所了。上午我同阿莲送她去，一到托儿所门口她就说要回家了，阿婆从阿莲手上接过张蕙便抱进去了。我们走了很远还听到她的哭声。

中午阿莲去接她，阿婆正在帮孩子们洗脸，还没有轮到张蕙，她站在那儿排队，看这个看那个。阿莲说：“她一看见我马上跑过来要我抱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去哪里回来？”

“去托儿所。”

“吃了饭吗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

“托儿所好玩吗？”

“不好玩的。”

她回答得很简单。我是常常问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，她不会回答时就教她。

下午是阿莲送她去的，只要阿莲一走，她照样哭。

下午五点半阿莲去接她，她同许多小朋友围坐着听阿姨讲故事。

我问：“托儿所好玩吗？”

“好玩。”

“阿姨讲故事给你听是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好听吗？”

“好听。”

“讲什么故事，讲给爸爸听啊？”

她不会回答了。阿莲说：“下午我送她去的时候她一路上说着‘张蕙去学校，一下子妈妈就来接我回家了’。但是一到了那里她就哭了，不肯进去了。”

我们决定明天中午不去接她了。

85年5月13日晚12点半

我在写字的时候张蕙醒了，要妈妈抱，阿莲抱她，等她睡着了时放到床上，她马上又醒了。

“妈妈抱我睡觉啊，妈妈抱我睡觉啊。”拼命地哭喊。

我们是有经验的了。阿莲坐在床的一个角上，我坐在床边，两人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哭，有时说：“我们不要你了。”

她哭喊了十多分钟没人理她，大约她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吧？她忽然说：“我要喝茶。”

她喝了茶便不再哭了，阿莲叫她睡觉，她便自己躺下了。我们又胜利了。每个人的欲望都要受到限制的，从小让她任性惯了，将来就难于接受社会的约束。

她躺下了，不哭了，但还没有完全服气。她望着我说：“不要爸爸。”

“你要哪个？”我问。

“要妈妈。不要爸爸，不要爸爸。”

近来她也常常说“不要爸爸了”。也许是我狠狠地打过她几次吧。目前整治她，“打”有时还比不上“不理睬”。

“妈妈抱我睡觉。”她又喊了，但没有哭，想哭想哭的样子。

“哪个又喊抱的？热热的，哪个抱你？”阿莲说。

见她想哭了。我和声和气地说：“姐姐不听话，睡觉要喊妈妈抱，妈妈拿鞭子打姐姐的屁股。”

她望望我，望望阿莲，然后说了声“不要爸爸”便平静下来了。

85年5月14日凌晨1点15分

阿婆不同意张蕙在托儿所睡午觉，我们只好去接她了。

昨天带她去验血，今天得结果，肝有病，医师没有说是什么病，阿莲也没有把病历带回来，只带回了一堆药。

我们估计是肝炎，为了好得快点，就买点草头药来补助。

85年5月14日中午

张蕙的书桌是前天开始使用的，她很喜欢。

“张蕙的书桌，写字用的。”她直嚷。

只有一个拖箱，里面装着她的玩具。

“爸爸拉出来，张蕙办酒酒。”她还不会拉。

这两天她好多了，脸色也有了点红润。由于是传染病，不能去托儿所了。

今天买了一个电池操纵的“快乐狗”给她玩。狗在桌子上爬，她乐得手舞足蹈。但一会儿她使用手去捉狗，拿来拉、扯、咬。这种娇嫩的玩具目前她还不会玩的，这机动塑料小狗不知她能玩几天？六块多钱一个，如果三两天就弄坏了，实在不划算。

她最怕去托儿所，昨晚上托儿所阿婆来领衣服车，张蕙远远地看见她就说：“张蕙听话，不去托儿所了。”眼泪流了下来。

她在托儿所里老是一个人坐在凳子上，面对着栏杆望外面。同院子的人买菜时顺路去看她，她便哭着要抱回家。阿婆不准，她便会说：“你去喊爸爸来呀。”

85年5月23日下午3点半

张蕙不喜欢机器狗了，因为不让她拿来甩打。今晚吃过饭后下大雨，一家人坐在床上玩了个多小时。机器狗在床上爬了不到十分钟，张蕙便说：“不要狗狗了，要娃娃，要篮子。”她一只手抱娃娃，一只手拿篮子从床的这头跑到那头，嘴里不断地讲

着：“张蕙抱娃娃去买菜菜两分钟就回来了，跟妈妈再见。”

“娃娃不听话，张蕙送你去托儿所跟阿婆。”

她最怕托儿所的阿婆了。本来她身体好点了的，去了两天托儿所就病起来了，索性就不送她去了。

有位公公逗她：“托儿所很好玩的。”

“不好玩的。”张蕙带着哭腔说。

“好玩，那里有多多哥哥姐姐的。”

“没有的，没有的，不好玩的，不好玩的。”她喊起来。

“好玩，好玩，很好玩的。”

“不好玩的，公公乱讲的。”她忽然急出这句话来就不再理公公了。

85年5月24日晚11点

张蕙越咳越厉害，去传染科看病又怕她再染上别的病，去儿科看嘛，又担心医师不知病情而开的药对肝有影响，左右为难。有人说鸡胆可以止咳，昨天问人要了四个鸡胆冲蜜糖给她吃了两回，晚上果然好多了，今天已不怎么咳了。

这几天她虽然咳嗽，但精神是很好的，整天跑出跑进，搞这样搞那样的，比谁都忙。常常犯事挨骂受威胁，还要和人顶嘴。

“哪个拿我的东西？放下来。”

“不放。”

“张蕙听话，放好东西。”

“不听话，不放东西。”

等你拿棍子来说要打她时，她把东西一丢，站在那里承认错误了：“张蕙不搞了，张蕙错了，张蕙听话了。”

85年5月25日中午2点10分

吃过晚饭阿莲背张蕙去姨妈家，张蕙在那里玩得很愉快。姨妈说：“夜了，张蕙在这里睡觉算了。”

“不在，我要回去跟爸爸。”

她虽然常常说“不要爸爸”，但一下子不见我时又要找我的。当我骂她时，她会说：“张蕙不理爸爸了。”

阿莲背她到家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，她在背上早就睡着了，阿莲把她放到床上，她也没有醒，睡得很沉。

半夜1点钟她忽然醒起来大哭。摸她的额头凉凉的，估计是肚子痛，怎么也哄不停，搽了清凉油在她肚脐上，十来分钟后她不再哭了。一直到两点钟了她还没有睡，要和妈妈睡一头，要扯毡子上的毛毛。

下雨了。她喊起来：“下大雨了，爸爸收张蕙的衣服回来。”

不知她要到什么时候才睡呢？

85年5月28日凌晨2点10分

我在拖箱底打了蜡后，张蕙就能自己开关了。半个月来她今天第一次挨夹着手，她没有哭，只是喊痛，估计不怎么痛的。我不理睬她，她说：“爸爸挨夹着手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乱讲，爸爸不挨夹着手的，蠢仔才挨夹着手。”

这十把天张蕙的病好多了，脸蛋上也有了红润的色泽。除了睡觉以外，她没有一分钟是得空的，不是搞这样就是搞那样，不是跑到这里，就是跑到那里，嘴巴也老是讲个不停。

她吃药不怎么讲究味道，只要给点糖，鸡胆她也吃。目前虽然好多了，还是不能去托儿所，药也还是不断：复肝宁、鸡骨草、天星草、疳积药……

85年6月7日中11点

张蕙会撒谎了。上午她把娃娃丢下阳沟去，我骂了她几句，洗干净娃娃就不再给她玩了。睡午觉醒来吃完药后她坐在那里忽然说：“爸爸丢娃娃下阳沟了，不见了，不晓得去哪里了。”

我问：“哪个丢的？”

“公公丢的。”她说。

“乱讲，不准撒谎，讲真话。”

“张蕙丢的。张蕙错了，不丢了。”

她认错是很快的，就是不改。我写字她也要写字，她把本子扯烂了。我问：“哪个扯烂的？”

她不回答，在摸那张纸，我问了两三声，她把本子翻了过来，说：“张蕙整好了。”

她把铅笔在纸上乱画一通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张蕙写个张字，写得多好啊，你来看。”

85年6月8日中午2点半

中午张蕙一定要上楼去吕婆婆家吃饭，我舀粥给她她就是不吃，哭着说：“我要上楼去婆婆那里吃。”

我狠狠地打了她两板屁股，放在椅子上任由她哭。她哭啊哭，没敢骂我。以往打了她时她扑到别人身上立刻就要骂我的：“张蕙不理爸爸了，爸爸懒鬼。”

没有别人“保驾”她也会骂的：“爸爸骂人的，爸爸坏多，不理爸爸了。”

她哭了十多分钟，吕婆婆吃饱饭下来了，她马上去要吕婆婆抱，一抱起她来，她就不哭了。

昨晚上有位公公买了颗糖给她吃，她拿着糖要奶奶抱，奶奶抱着她说：“喊酒癫子先。”

那位公公爱喝酒，张蕙望着他说：“不叫酒癫子，要叫

公公。”

奶奶说：“不叫酒疯子我就不抱你了。”

张蕙为难了，望望这个望望那个，最后她这样喊：“酒疯子好！”

哄堂大笑起来。也许她认为这样喊两边都不得罪了吧？她的小心眼常常会想出一些怪主意来的。晚上压她睡觉时，她一会喊屙屎了，一会喊屙尿了，等你抽她屙时，她会说：“不屙的，骗人的。”

骂急了时她也会屙一点尿出来应付的。有时也真弄得你哭笑不得。

她就是怕去托儿所，买菜时我几乎总要带她到托儿所去一下。她一到托儿所门口马上就跑过去摇手说：“婆婆再见，张蕙回去了。”根本不管阿婆在不在门口，一说完她便回头走了。

85年6月11日中午2点半

多苦的药张蕙都能吃，药丸、药片她要放在嘴里嚼，为了她不至于感到那么苦，我们给冰糖让她和药一起嚼。她吃鸡胆时一面嚼一面苦着脸说：“不吃这种药了。”

一寸多高的方木条她可以放得四个高。昨天她在床上看“汽车”表演，听到了同院子阿姨的声音，她放声高喊：“阿姨来看张蕙的车车啊，张蕙的车车会跑的，会叫的……”

阿姨不理她，她又喊姐姐，谁也不理她，一会儿连她自己也没有兴趣玩了。

她会脱衣服，会扣扣子，可以数到十，不识字。

85年6月12日下午5点

前天开始教张蕙认字，到今天还是只认得0字，1、2、3就

是不认得。她说：“这是零字，是蛋蛋。”

因为像“蛋蛋”，所以她记得牢。

昨天下午五点来钟她喊吃饭，舀给她吃又不吃，怎么讲都不听，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，我拿鞭子狠狠抽了两下，小屁股上马上起了两条印子。一直到今天她还怕。今天中午醒来她哭着要妈妈，让她哭了一会我拿起鞭子来她马上就停了。

今天清早她同阿莲一起起来的，我带她去吃粉，到了11点钟她只是吃点汤，吃了个一两重的脚鱼。两点多睡午觉醒来压着她才吃了半碗饭。估计是早上吃粉影响的，昨天也是这样。

85年6月14日中午2点40

今天早晨张蕙5点来钟就醒了，她要去摆摊，阿莲就带她去了。

中午我去接她，一看见我她马上要我抱，我不理她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爸爸我们回去了，这里不好玩的。”

那里热得很，又不能到处走，当然不好玩了。差不多1点钟了，我用三轮车搭她回来，在桥头她就睡着了，我一手扶车，一手拉着她的手让她坐稳，一面同她大声讲话，但就是止不住她的瞌睡。小孩子想睡就睡了的，好睡得很。

她认得1字了，昨天下午用花生和糖来哄她认字，教了十几遍才记住了，很要耐心才得。

她说：“这是3字。”

我拿3字同1字比说：“乱讲，这是1字，这是3字，看准来1字同3字不同的。”

总算认得两个字了，还不知她记得牢不牢。

85年6月15日中午2点半

看上去张蕙一天比一天精神更好，那小脸蛋也一天比一天红得多，堆得圆了。不知她的肝病好了没有。

明天是张蕙的生日（记农历）。我想好了要送一副望远镜给她，今晚带她去买，她不会玩，没有买成。一对着她眼睛，她把双眼闭上，教她睁着眼睛看，她看了一会就不要了，售货员又送给她时，她躲到一边去。也许她望见那些放大的东西感到害怕吧。

阿莲建议明天买件衣服给她，就算是我们两人合伙送的礼物了。

她会讲粗口了。在她一个人玩的时候，会自言自语地讲出来。阿莲听到了就骂她，说不准她讲，但她越发讲得多了，越讲越好玩。她并不懂得那是骂人的话，听见别人说了她就记了下来，偶然想起来便讲出来了，我认为骂她是制止不了的，只有不理她，当她讲的时候就讲点别的事来吸引她，让她感到那骂人的话是没有“意义”的，她就不会讲了。

她认为对的话，虽然实际上不大对，我也支持她。比如：“还要一杯茶来嘛，爸爸这么小器的，不舍得给张蕙喝嘛。”

明明她是想要一杯茶来搞玩耍的，但她这样说了，我也倒给她。

她刚刚认到2字，这两天没有空，又没教她认了。对教学文字方面，我们是抓得不够紧的。

她的手很多，又讲不听，厚皮得很，因此她一天不知要受到多少次威胁。她想搞水了，喊她不要搞，她是绝不听的，你一面喊她便一面伸手下水去了，非要等你拿了鞭子来她才住手。如果有妈妈或且“奶奶”在场，她便会跑到她们那里去，只要她们接待她，她便会立即向我报复了：“不要爸爸了，爸爸骂人的。”

在她的眼光里，一切都是拟人化的。拉她去玩，她高兴了，

同所有的人“再见”完了便同猫仔再见，同板凳再见，还会同晾着的衣服再见。

“再见”是一种希望，也许儿童是对的。

85年6月22日晚11点半

今天阿莲带张蕙去要化验结果，张蕙的肝炎病完全好了。阿莲说：“我同医师讲的话可能她听懂了，她说，‘妈妈我们回去了，张蕙的病好了。’等我抱她走在路上时她又说，‘妈妈我的病好完了，以后你不要带我来打针了。’”

这几天阿莲在家带她，根本就没记得教她认字。4字5字还是我大前天教她认的，现在她总算记得了。

85年6月28日凌晨2点15分

张蕙开始学得滑头了。她要别人说她漂亮，我说她不漂亮她就要赖，我改口说她漂亮她高兴了，马上撒娇要奶瓶。我又说她不漂亮了，她和我争起来：“张蕙漂亮，爸爸不漂亮。”

“爸爸漂亮，爸爸不帮你要奶瓶。”

她马上改口：“爸爸漂亮，张蕙漂亮个屁，爸爸帮我要奶瓶。”

今天上午我带她去吃饭、买菜。称好了夜香花倒进手提后付了钱我就叫她走了，为了要我拉她，她把手里拿着的一小束花丢到手提里，走了蛮远我才想起来，原来她拿着的花是没有称过的。平时我教育她，没付钱的东西是不准要的。走远了，不好说什么了。以后得更严格地注意这个问题才是。

她为什么把拿着的花丢到手提里，而不顺手放在那堆花里呢？可见在那幼小的心灵里有了贪念。

贪欲本来就是导致堕落的根由，在道德品质还没有培养起来

的时候，贪欲没有受到有力的压制和引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对她进行书面语言方面的教育问题，目前我还不十分重视，比较重视的是口头语言方面的教育和诱导。比如教她叙说某事情的经过，讲故事及唱歌给她听，让她看图片认实物等。

半个月前的一天我理发回来，同屋住的奶佬问她：“你爸爸的头像什么？”

她看了我一会才说：“像香瓜，爸爸是香瓜头。”

人看从小，马看蹄爪。是教育的时候了。

85年7月25日凌晨1点20分

张蕙今天犯了个错误：上午阿莲在做饭，我在排布，张蕙在堂屋玩，院子老太的花生放在小桌子上，张蕙跑过去要了两粒就飞快地跑了回来。

“我有花生，我有花生。”她边说边脱拖鞋就往案板下的地板上走。

是另一位婆婆发现的问题。婆婆说：“你偷老太的花生是吗？”

“我要老太的花生，要了两颗。”张蕙回答。

阿莲走过来说：“你没有问过人家就拿走，就是偷，快点送回去。”

张蕙望着阿莲，把还没有咬开的花生由嘴里拿了出来，但没有说话。

我恼火了，大声说：“你快点拿回去给老太，不拿回去我就打死你。”

阿莲说：“快点拿去爸爸就不打你了，你还要对老太认错，说你以后不偷了。”

厨房里有好几个人，所有的人都喊打。张蕙望望这个，望望

那个，然后苦着脸一冲冲到堂屋把花生往小桌子上一丢就匆匆地跑回来。

她虽然没有道歉，但阿莲搂着她讲：“以后你记住不要拿别人的东西，乱拿别人的东西爸爸就打断你的手去的。”因此，我也不好说什么了。

今天晚上她九点半睡着，睡前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只手在身上下也许扭着了吧？她喊手出血了，阿莲帮她摸了一下，她也认为好了，不久也就睡着了。十一点半她醒了，喊手疼。我用热水帮她敷，然后帮她搽芸香精，搽完后她便要上床，一会她便入睡了。

她是有点人小鬼大的。上个月有一天，她几次用张小凳子垫着爬到对门小姐姐的床上去，几次都是一上去就被我抱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她又从堂屋里转回来溜进了小姐姐的房间，我在门外看着她。她抱起了一张小凳子回头见了，转了两个圈她来到我面前说：“爸爸你回去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玩一下子。”

我说：“你拿这个板凳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坐啊。”她放下板凳坐着说：“我坐在这里玩。”

人是不蠢的，就是不肯学正经的东西，教她认字，不到五分钟她就厌烦了。如今她还认不到5字。当然我也还不太重视她认字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在三岁以前的幼儿主要是学口语。

85年8月21日凌晨2点正

前天上午带张蕙去公园，她开始提问了。

“爸爸这是什么？”她指着公园门口的石头狮子问。

“爸爸这是什么？”她指着生铁做的果皮箱问。

对不常见的物体她开始关心了，我尽一切努力来引导她提问。

她对动物园的情况也熟悉了。

“爸爸我去那里看鸟鸟。”

“我到那边看猴子。”

“抱我到那边看金鱼。”

她就是胆小，原来很喜欢坐秋千的，只隔了这么个多月，这次她不敢坐了。坐了两三分钟她说：“我下来了，我怕，等下跌下来鼻子就出血了。”

她虽然跌过不少次跤，但从来没有跌出血过，不知她是怎样想到鼻子会出血的。

有一种电池发动的小车，一块钱坐五分钟，她坐了一次还不满足，由于太贵了，只好限制她了。

她的体重是二十三市斤。

85年9月18日晚上11点半

张蕙讲话常常逗得哄堂大笑。例如，我说：“你不要爬，跌下来就死去了。”

她说：“死就算了咧，妈妈另生一个。”

有个奶佬病了，她到奶佬房里玩，奶佬不理她，她对着奶佬说：“哈巴狗，不理我。”

她搞水，我骂了她，她跑到凳子上静坐了一会就跑来对我说：“我几时搞到你的水？”

那张小嘴真弄得你哭笑不得。就是不肯学正经的东西，她老是喊认字，拿看图识字本教她一个个认时，她就不肯认了，只是看图，一幅幅地讲下去。教她认了几个月的字，她只是主动认了一个字。大约是前天吧，我带她去玩，看见一辆汽车，她问：“那是什么车？”

“是卡车。”

“卡车上写了个1字爸爸你看见吗？”

85年9月26日晚上10点半

下午我带张蕙去买菜，她说：“不去买菜，去公园，我们好久不去公园了。”

“中午才从公园回来，怎么又是好久不去了？”我这样一说她才同意去买菜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：“我们搬去农村住算了。”

阿莲听她讲了两遍就问：“为什么要搬去农村住呢？”

“农村有地方啊。”她答得很干脆。

我说：“这里没有地方你住吗？”

她望望房里然后说：“这里窄啊。”

小小的人儿懂得什么宽窄了，想起来就好笑。

我教育孩子是有点与别人不同的。她跌倒了总是要挨骂，跌得不重的话，不但要自己爬起来，有时还要挨打。

去买东西常常由她付钱，没有给钱的东西不准要。

85年10月8日晚上11点45分

二十多天来张蕙的气管炎一直没好，看着快好了，过一两天又翻起来，真是用药养着的呢！上次肝炎病，我怀疑就是吃药多了引起的。

张蕙越来越厚皮了，她要搞那样喊她不搞她是不听的，你一面喊她一面搞。尤其是在街上，只要让她脱了手，她便低着头往前冲，你越喊她跑得越快。等捉住她时，她便会笑嘻嘻地说：“张蕙挨捉起来了。”

如果她搞东西你骂了她，她便会用手蒙一会眼睛然后放开对你说：“不同你玩。”或者说：“我上街买东西吃不要你去。”

在我面前她还不es敢怎样撒娇，在阿莲面前就多娇点，这样不合那样不合的，阿莲要打她时，她还会说：“你不敢打我的。”当阿莲作势要打时，她又会说：“妈妈你轻轻打啊，莫打我痛啵！”这时候阿莲往往会笑起来。我想：也许这也是撒娇的起因之一吧？

85年10月11日晚上11点15分

卖牛奶的人总是下午来的。只要听到他的喊声，张蕙就雀跃起来，非要我带她去买不可。

今天，当我们出到门口时，卖牛奶的已经走得很远了，我拉着张蕙追去，一面喊他停。

“爸爸有个东西刺着我的脚了。”

当我反映过来时，张蕙已顶着一只脚尖走了几步。

她脚后跟边刺着片小小的玻璃，已经出了几滴血。我扯下玻璃，以防有毒便又挤一些血出来。她看到这些血慌了，想哭了。我叫她站在墙角，一直等我买了牛奶回来她也没敢动一下。当我抱她回到家时伤口已经结了疤，可见伤得不重，我也就不在意了。

喝完牛奶她翻脚来看见那干了的血迹，慌了：“爸爸我的脚又出血了。”

我用三花酒帮她洗干净血迹后，她在椅子上又坐了蛮久才心定下来，神情自然了，也不再讲她的脚。

85年10月14日下午4点半

带张蕙去买菜回来，一路上她讲这样那样的，没完没了。我问：“等会你得吃什么？”

“吃预模糕不给你吃。”

只要她对别人讲到吃的，似乎总要讲“不给你吃”才放心。我接着说：“爸爸一样不得吃，你想饿死爸爸去吗？”

“饿死你去就算了。”

“饿死我去哪个养你？”

“那你给点钱我，我自己养啊。”

她说得很老行，我问：“你会买米吗？”

“不认得。”

“那你怎样养得活自己？”

“不同你玩。”她又加重语气，“我不理你了。”

85年10月16日上午9点10分

我同阿莲到杭州、上海等地玩了十六天，外婆来带张蕙。我们走的时候张蕙刚睡醒，她吵着要跟去。人们说张蕙根本不找我们，第二天别人不敢提我们，她却自己先说：“爸爸妈妈出差到杭州去了，我跟阿婆。”

我们回到家发现她体重增加了，但自己吃饭的习惯几乎忘了。外婆喂她吃饭，背她上街，但在家时不准出中门。别人说只要她一有机会出到堂屋，她准会溜出大门去，因此外婆管得很紧。

张蕙两岁半了，近来病痛也少了，脸上也常有红润之色了。她吃得好，玩得好，会闹架，会唱歌，当然主要是乱唱的。但就是不学正经的东西，教她认字她东瞧西望，用鞭子压她，一会儿她就充瞌睡了。玩东西不知爱护，拿东西出去玩，拿到哪里丢到哪里，转过背问她她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

85年11月15日晚11点

昨天晚上阿莲脚痛，我帮她搽药酒，搽在屁股上。搽完了我到外面做事，阿莲睡不着，一直在捶屁股。张蕙也一直在喊：“爸

爸来帮妈妈搽药酒啊，妈妈的屁股还疼。”她老是这样喊，一面喊一面流眼泪。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，阿莲不敢再捶屁股，哄张蕙说已经好了。张蕙这才渐渐睡着了。

今天晚上阿莲的脚还是没有好，我帮她拔火罐。那竹筒一盖上阿莲的屁股，张蕙的手使用力抓一下拳头，真富于感情。阿莲躺得久了，动了一下，张蕙马上说：“妈妈你莫动啊，爸爸叫你莫动的。”

阿莲烧了一个小时的火罐，张蕙就陪着她躺了一个小时。她还一面说：“妈妈不会死的，妈妈的屁股会好的。”

人的感情是那么的丰富和纯真，但当我们老了时，她对我们的感情是否还会这么友好，亲切？

85年11月21日晚12点

张蕙一个人睡惯了，她喜欢一个人睡。前几天刚刚大冷时她仍要一个人睡，到了半夜醒来吐了一床，我们就放她在中间睡了。第二天她又耍一个人睡，睡到半夜又吐了。真担心她会就此病倒，幸好没有病。从此便不再让她一个人睡了。

几个月来张蕙没有病过了，身体的抗病力强起来了。据说小孩两岁半至三岁以后就好带了，病痛就少了。也许是不假的。

书上说小孩三岁前主要是学口语，我也实在没有精神教她认字。她也不愿学认字，教她认字时，她老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她的口语是学得不错的了，又滑头，又会闹架，不好是会骂粗口。院子里人这么多，个个逗她，嘴就杂了，想要她少讲一些废话和粗口也是难办。只好听其自然了。

举个教她认字的例子：“这是猫字。”我说。

“猫字，猫仔会屙屎吗？”她问。

“会的。”

“它从哪里屙屎？”

“从屁股。”

“它的屁股在哪里？”

她老是这样问下去，弄得你无法回答。

若说她正事不足贱事有余嘛，为言似乎又早了点。前天晚上我放在床上，她坐得边了。我说：“坐进去点，免得跌下来。”

她边爬进去边说：“跌下床就死了啵，就没有张蕙了，爸爸妈妈就赖哭了，就难搞了。”

她怎么知道死了人要哭的？我姑爹是今年七月死的，她看见，到现在还经常讲起，但当时是没有谁哭过的。

有一次阿莲大腿胀痛，我帮她拔火罐，张蕙看得很着急。阿莲哄她说自己要死了，她很急，哭闹着要阿莲不死。她不知道死是不能因哭闹而改变的，但死了人要哭这件事也许就是这样悟出来的吧。

85年12月20日中午11点

昨天我们去税所交税，我们贴税票时，张蕙在税所里任意地跑跳。阿莲忽然说：“你看张蕙的右脚怎么有点拐了？”

我仔细观察了蛮久，觉得是有点拐。她的后跟和脚板的外沿着地迈步。

昨天观察了一整天，她跑跳如常，再说她从来也没喊过脚痛，怎么会成拐脚呢？我认为她是学成的。她很喜欢把鞋后跟脱下踏着走，有一双网鞋后跟很硬，她也很爱穿，只要她一坐下来就把后跟脱下来踏，这样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拐脚的习惯。

这几天暖和，决定让她穿两天拖鞋，如果仍是那样拐就带她到医院看看。

85年12月28日中午12点

张蕙的拐着走路是学成的。昨天我带她到公园玩，我对她说如果她再学跛脚走路别人就不准在公园玩的，她相信了，果然就走得正常了。她爱踏着鞋后跟走路，我严格地注意着这个问题，只要她一脱鞋子马上就压她拔好来，这几天她的脚也就没那么拐了。

85年12月30日中午2点

从二号开始送张蕙去幼儿园，那里总有五十个小朋友吧，跑的跑，跳的跳，估计是好玩的。老师还教唱歌，教识字，教跳舞等。可是第一天去接张蕙回来时，她的双眼红红肿肿的。阿莲问：“幼儿园好玩吗？”张蕙说：“不好玩。”“有人打你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为什么哭？”张蕙说：“老师骂我，她讲我赖哭是坏蛋。”

“明天你还哭吗？”“不哭了，我不去幼儿园了。”

这几天来每天她都不肯去，去到那里又要大人守着，只要大人一走她就哭。其实隔了一会她忘了我们，也就玩得好了。

昨天是阿莲送去的，陪了一下。今天一送到那里我就走了，我一路威胁着要打她，她才无可奈何地去了。

前天我陪了她两个小时，别人坐得好好的，她要吃瓜子。人人在那里唱歌，她要坐木马。只要我离得远点，她便要来我身边，弄得我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受。在那里的小朋友也有比她小的，也有新去的，为什么别人又玩得那么好？再有本事的父母也不能保得儿女一世吧，何况我们又算什么。

86年元月8日中午12点

张蕙病好了，前天开始有点咳，我们买了点药给她吃，当成是感冒治。今早晨开始发烧，去医院看了才知道是湿热。昨天她

的嗓子有点哑，今天喊痛了。

她有好久没病了，这次来势很猛。今天吃的是中西药，双管齐下，明天如果没有好转，只好去打针了。我是极不愿意让她去打针的。

阿莲认为她是去幼儿园才会有病的，说这次病好了就不让她去了。如果阿莲坚持己见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
86年元月14日晚10点10分

张蕙的病情时好时坏，阵发性的发烧。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，张蕙翻了个身忽然说：“我要量体温。”

“三十八度九。”我报了数字。阿莲要我马上帮张蕙擦酒精。搽过酒精吃了药她还是烧，又用手帕湿了盐水帮她敷额头。她闭着眼躺着，身体时不时弹一下。我们很是担心，商量一下决定带她到医院急诊。可是等我们都穿好衣服帮她洗完脸时，发现她已经不烧了。帮她脱了衣服放她睡好不一会她便睡着了。时间是12点半，刚好折腾了一个小时。

86年元月16日晚12点45分

· 从昨天起，张蕙的病算是好完了。她是怕了幼儿园的，无论谁在什么时候提到送她去幼儿园，她都想哭，还常常在半夜里哭醒来，吵嚷着不去幼儿园。她睡醒来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我不去幼儿园。”

天晓得她怎么会怕成这样，看来只好不送她去了。去了十来天，白交了一个月的钱，她还怕到了谈虎色变。

86年元月22日晚11点30分

“爸爸新年好，恭喜发财，添福添寿！快点给红包来。”张

蕙在床边这样叫着，一面跳。

当时我还没起床，我拿了十元给她。她把十元一张的钞票同她手里的几张毛票一合起来，马上欢喜的叫起来：“爸爸给我大红包。”

她还不知道票面的价值，她所谓的大，不过是纸票的外形。

我一起床，她便吵着要我们带她去公园玩。当她去到公园里的儿童乐园时，是那样欢喜，一面跑一面跳一面叫：“我要坐秋千，我要坐滑滑梯，我要坐木马我要坐……”

她什么都想玩一下，但人太多了，几乎什么都轮不到她，最后我们只好哄着她回来了。

孩子好玩，那是没有什么错的，但轮不到她玩也不能怪谁。可是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好受。

86年2月9日（年初一）晚12点

往时，只要张蕙一吵事我们就说要带她去打针，她就怕了，真是谈虎色变。近来她勇敢起来了，不但打针不哭，见别人哭她还去安慰别人。这个月初她去打了十多针都是这样，不过每次打针前都要给高帽她戴，夸奖她一番。

往时，不，有过一段时间张蕙吃药不管苦甜，只要给她便照吃不误。近来却怕吃药，甜的还可以，吃苦药时非要我先打她一顿不可。

86年3月24日中午1点

教张蕙认字她老是瞎扯一通，认得的字她也故意读错。我用鞭子狠狠抽了她几下，罚她坐一阵然后要她自己认。她认了八个字：1、2、3、4、0、爸、妈、姐。

常言道：对头出白米，鞭子教好人。不抽她一阵连原来认识

了的几个字也读不出来。

86年3月25日下午3点10分

今天教张蕙认了几次字，她认识了九个生字：猪、狗、牛、马、鸡、大、小、多、少。

“大小多少”这几个字只教了两遍她就记住了。但5、6、7、8、9这几个字从昨天教到今天，也不知教了多少遍，她就是记不住。

86年3月26日中午1点

到今天张蕙已认识了六十多个字，可谓神速也。每天教她两次到三次，每次十多二十分钟，逼紧了我怕她身体受不了。在认字时她常说头昏。她能认识什么是头昏吗？费神是真的，她怕打就势必要认真。她说：“我热了。”一摸她背后果然是热了。

我告诉她，说她是捡来的，专门捡她来养着认字的，如果不认字就打，狠狠地打，打了还不肯认就把她送回垃圾桶去。她怕得很。

过了好一会她问：“垃圾桶里的小孩吃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吃垃圾咧，不过有时也有鸡腿吃。”

张蕙问：“怎么会有鸡腿吃呢？”

我说：“别人的小孩吃鸡腿时，不小心掉到地上搞脏了，就扫到垃圾堆里去了，如果那会你在垃圾桶里，就可以捡来吃了。”

张蕙问：“晚上睡在哪里呢？”

我说：“睡在垃圾桶边，和老鼠睡在一块，很好玩的，老鼠会在你身上爬来爬去，你说好不好玩？”

张蕙说：“一点都不好玩。”

她的右额角有个小疤，那天吃夜宵回来，一进屋她便飞风地跑，一跤跌在凳角上，出了好些血，我用烟丝帮她止血。

张蕙的发育是正常的，聪明漂亮，如果引导得好是有前途的。

86年4月6日下午5点

张蕙很小器，骂她两句她就会哭的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我问。

“你骂我。”

“几时骂的？”

“刚才骂的。”

“刚才骂的”现在想起来了才哭，我只得说要打她了，她才不哭。只有我才吓得住她。阿莲带她去买菜，几乎每次她都是一面吃零食一面哭着回来。我带她出去，就算什么也不吃，她也是欢欢喜喜的。

我们的房间12个平方，半边阁楼不够用，今天又加半边。小阁楼的楼梯是直上直下的，一个床头柜放在楼梯前，上下必须踩在柜子上。当我同阿莲在楼上忙着的时候，听到张蕙在下面说：“爸爸我上来了。”

上了柜子还有四级楼梯。当阿莲闻声下望时，张蕙已经上了两级梯子。上面是个井口般的四方洞，想帮她的忙也没有办法。阿莲伸只手下去抓住她的衣服慢慢地把她带上来。阿莲说：“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”

如果跌下去肯定跌伤，弄不好可能还要断手断脚，当真使人吓出冷汗来。但她却笑嘻嘻的好玩得很。

86年4月10日凌晨1点

“好”字和“坏”字张蕙在几天前就认得了，不知怎的，昨晚她忽然认不出了。我讲了十几遍，但每次总是过了一会就不认得了。人怕起来时，也许就更不认得了。看见她鼻子尖上出了汗，骂了她一阵不要她认了。过了十多分钟她心情平静了再教她认，果然她认出来了。

86年4月11日上午8点

到今天张蕙已认识了百多个字，可能我写得不怎么好吧，当换印刷字给她认时，有些字她就不认得了。不过，大部分她还是认得的。只要我得到稍大点的印刷字，我便拿给她对照着认。带她上街时教她背诗词和乘法口诀，只要她能背诵得准确，不要求她懂得意思。背来背去记得多了，将来她会自己懂得意思的。文学上的东西其实有好多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，尤其是诗歌。

86年4月13日下午3点半

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带张蕙上街玩，我指着东边天上的大半月说：“那个亮亮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月亮。好像蛋黄一样。爸爸你说像吗？”她问我。

今天蒸蛋给她吃。她望着蛋蛋说：“蛋蛋像鸡屎一样，是哪个屙的？”

她认得作比喻了。

她认完了字还不过瘾，拿着识字卡片去教娃娃。有些字她还不认识，她说：“这个字娃娃不认得。”

她不说自己而说娃娃。我说：“你是小老师，小老师不认得的字就来问大老师，不要讲是娃娃不认得。”

从此她遇到不认得的字时便来问我了，我是大老师。

86年4月23日中午12点

晚上睡不着时便开灯看人仔，她动了，手脚乱舞一场。她侧身睡时不像胎儿了，但翻身时手脚乱打，却还没有什么分寸，唉，她还小得很啊。

教她认字时逼得那样狠，是不是早了点？她实在是小得很啊，还不到三岁呢。但是，我这样想，是不是有了姑息之意？

对孩子是千万不能姑息的，常言道：姑息养奸。如果管不严让孩子自由发展，那多半是不会学好的。她目前认识了近三百个字，不是严教之功吗？

86年5月10日中午

小朋友来找张蕙玩，两个小女孩拿张蕙的玩具摆在桌上办酒酒，一个小男孩骑着张蕙的三轮车在天井里两头跑。张蕙看着他们不知跟谁玩才好，小男孩喊得大声，于是张蕙就跟着他的车子两头跑起来。跑了一会她说：“我要学习了。”我不让她学习，要她同小朋友办酒酒。

张蕙是不能走出院子门口去找别人玩的，小朋友也很少来玩，而院子里就只有她一个小孩，所以她便不会同别人玩耍了。这样也好，她无聊时便会想到学习知识了。虽然落落寡合也总好过不学无术吧。

86年5月22日下午5点

昨晚上的电视是武打片，可是张蕙要睡了，阿莲只好陪她睡。于是惯例的故事又开始讲了，“从前有个人熊婆……”

这个故事已经讲了快两年了，天天睡前讲，她还是爱听。

我在做事，不小心把手弄出血了，我放了烟草止血。我对张蕙说：“讲了一个故事你还喊讲一个，人熊婆恼火了，它要来吃你，爸爸保护你，一巴掌打过去，它一张口就咬爸爸的手出

血了。”

张蕙不出声，等我又开始做事时，她说：“爸爸，可能你是搞刀挨割出血的吧？”

阿莲用客家话说：“这个人仔很精的。”

她又听懂了，喊道：“你做什么又讲我精？”

我解释说：“精就是聪明。”她才没了话。

张蕙大约认得五百来个字了，会背十来首诗词，不过有几首要提头她才能背下去。她还可以读得出五六十个成语。可以说成绩是好的。

86年6月6日中午12点

“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买什么给我吃？”张蕙问。

我说：“买一只鸡。你生日要爸爸妈妈送什么礼物给你？”

“买两包香香的瓜子。”她答得很快。但这要求却不简单，因为五香瓜子平时是不准吃的。就是别人给她的，一旦给我发现，立即就命令她丢掉。

当她四岁生日时，可能要求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吧。

86年6月10日号下午5点半

张蕙大学毕业了才读到《悲剧》，她说：“这些事情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在那个院子生活时，还是小孩呢，就算说了，你也不懂啊。”

张蕙说：“那个院子对我来说，充满了童年的温馨和幸福。”

我说：“你是文学系的本科生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，把你的童年趣事写下来怎么样？”

张蕙说：“好啊，写我的童年，连同《悲剧》、《父母心》

成为一本书，叫《大院子三部曲》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好主意，你来整理《父母心》这本日记吧？”

张蕙：“已经有了资料，整理起来并不难呢，可是你只记到我三岁的时候，从三岁到七岁才是正经的幼儿教育呢，七岁以前的事情，我是记不清了，只能由你来写。”

宝贝女儿得理不饶人呢，儿女小时候的趣事，那是留在父母心里的甜蜜呀，这些事情虽然经常会想起来，但时隔二十来年，那也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了，要写成文章，谈何容易。我说：“投笔从商以后，我就很少舞文弄墨了，你这不是为难老爸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社会上有好些父母都在为孩子的幼年教育费尽心思呢，把你的教育事例写出来，让人家作为一个参考资料也好嘛。”

就为了这番话，我搜索枯肠，绞尽脑汁写出了《父母心》的续集。

《父母心》续集

张玉仕

一

张蕙是一岁三个月隔奶的，隔奶后，我们就把她送到外婆家去了。

有一天我对阿莲说：“好久不见张蕙了，想去看看她。”

阿莲说：“才半个月呢，久什么久！”

张蕙在外婆家住了半年左右，我们就去看了她好几次，还有两次接回家来玩几天，然后又送回去。最后一次接回家来时，发现张蕙有了些变化：

张蕙八个月时会叫“妈妈”，那次从外婆家接回来时，她已经有二十个月了。那小嘴可会说了，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。

外婆住在农村，那里的人把饭说成是“饭米”。

张蕙看到阳沟里有几粒饭，她说：“饭米掉到沟里了。”

那语调已有农村味了。

一岁八个月健康的小孩，连一二三都不会数。我决定留她在家里，虽然麻烦一点，小孩总是要教育的。

天井通往堂屋的路，要经过一个小门洞。张蕙站在门洞中间伸开两只小手，拦住别人的去路，嘴里嚷着：“敢勇，敢勇。”

别人拿住她的两只手臂，把她转了一个方向，人家走过去了，她还在那里“敢勇”着呢。

那几天她经常称自己“敢勇”，听了十几遍，还结合观察她的行动，才知道她是说“勇敢”。

没有人训练小朋友讲话，怎么行？

二

小朋友爱帮倒忙。张蕙从两岁到五岁，不知帮了我们多少倒忙。

我们那个院子里大家都是烧煤的。我们用的是封火炉灶。弄好了的话，加一个蜂窝煤下去封上灶口，第二天早上还可以煮早餐。炉灶上放一锅水，第二天还有热水洗脸。中午煮了饭后，我们也是这样封火的。可是到了下午，有时那煤就烧完了，有时也发现没关好炉灶口。

这类事发生多了就引起了怀疑，当然就注意观察了。

张蕙下午一般不睡午觉，玩她的玩具。她的玩具多半是些小瓶子、瓶子的盖子。当然也有些买来的玩具，比如积木啦，小医师用品啦。

有一天下午她在那儿摆弄着玩具，时不时看看厨房，又看看我。于是我吩咐她不要出门，说我要躺一会。她答应了，我就回房间去了。

我看得见她坐的地方，等到她走开了，听到厨房有了响动，我就走了出来。

张蕙拿着铁钩子在那儿掏炉灶里的煤灰。她知道被发现了，

丢下钩子就跑去弄她的玩具。我当然恶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。

发现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我用竹鞭狠狠地抽了她两下。我是打她的屁股，就算是穿着秋裤，一鞭下去，那小屁股上也要留下一道伤痕。这没有关系，屁股和腿部肉多，竹鞭打下去伤皮不伤骨。

三

张蕙两岁半时，有一天晚上我和阿莲用三轮车去拉布，想把张蕙留在家让同屋的老人帮带一下。可是张蕙无论如何都不肯，只好带她去啰。

我们把几大捆布堆到三轮车上，布置好一个位置给她在上边坐着。

看到老爸流汗了，她说：“爸爸累了，我下来帮爸爸推车吧。”

我在前面拉，阿莲在后面推，张蕙坐在车上，虽然累点，慢慢走还能应付得过来。这会她要下来推车，麻烦来了。我说：“宝宝女就坐在车子上得了，爸爸不累。”

阿莲也叫她不要下来，可是哪里讲得听，不管说什么，她就是要下来推车。只好抱她下来让她推车啰。阿莲一边推车，一边关照着。小朋友很卖力，推得满头大汗。她还一边说个不停呢。“阿爸，我很大力气是不是？”

“阿爸，我推得很快是不是？”

大概推了百把公尺，张蕙也累了，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她才同意坐到车上去。

四

有几个朋友经常到我们家吃饭，尤其有一位，每星期总要在我们家吃上一两餐，有时候一星期要吃上三五餐。我不在乎这些，有饭一块吃，有酒一块喝嘛。

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帮过我们什么忙，阿莲免不了要对我说上几句闲话。“总是到别人家吃饭，白吃白喝的，也不要脸，招待这种人做什么？”

张蕙那时有四岁多了，听到这些话，她居然记下了。

来得最勤的那位朋友，总是下午4点或者4点半到我们家，然后吃了晚餐才走。那天他来得早一点，正好罗秀莲也在家，我们就杀两只鸭子。

我在厨房里做事，阿莲和那位朋友一块拔鸭毛。

鸭毛不是每天都有得拔的，这么新鲜的事情，张蕙能不参加吗？只要她一参与，阿莲就把她赶走，多次下来，小朋友虽然心里不服，也没奈何，只好堵着气到一边摆弄玩具去了。

过了一会阿莲要办什么事，就离开了。

阿莲一走开，张蕙马上就到。扯了一会鸭毛，她对那位先生说：“叔叔，我妈说你总是来我们家吃饭，白吃白喝的。”

阿莲正好走回来，听到了张蕙这些话。事后她告诉我，我叫张蕙来审问，然后告诫她：“以后听到大人讲什么话，你一概不准说出去。”

从那以后，那位朋友就来得少了，有时来了，还没到用餐时就走了。

五

关于鸡的事：张蕙两岁左右，院子里有只老母鸡跟她差不多高。那只鸡养了三年多，有七斤多重。那只鸡吃得多拉得多。它早上一出笼就会拉一堆屎，有时比张蕙拉得还多。因为那只老母鸡会下蛋，老太太就一直养着它。

老母鸡经常在堂屋里散步。大人走过时它会让路，张蕙走过时，它会跟张蕙抢道。张蕙怕它，如果鸡不走开的话，张蕙就不出去了，站到一边让它走。

如果张蕙要从堂屋里回来，遇上老母鸡的话，张蕙就会大喊求救。如果鸡的主人听到了，就会骂那只鸡：“杀你去，看你还拦不拦路。”

老母鸡听到主人骂它，会乖乖地回到自己的窝里。

我问张蕙：“你干吗怕鸡呢？不会打它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它会叮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拿个棍子去打它，它就怕你的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我怕它叮我，我不敢打它。”

过了不久，因为全市动员闹老鼠，那只老母鸡误吃了放有老鼠药的大米，死掉了。

六

同院子有一家人，有一天下午拿回来一只两斤来重的母鸡。有人提示他们：刚回来的鸡要关一下，或者捆一下脚，他们不听，就这么往天井里一放完事。

傍晚时分，那里人出人进的很繁忙，那只鸡惊恐万状，突然

一下朝我们吃饭的桌上飞来。

我们刚摆好菜，拦不住鸡。鸡的双脚落到了桌子中间的汤碗里，两只翅膀拍到两碗菜里，鸡头正好插进前面的菜碗里。

我们家的四碗菜，正好都被鸡砸了。我一把按住那只鸡，抓起来就往地上一砸，还一边骂：“他妈的一家子混账东西。”

张蕙那时才三岁，这一系列的突变，吓得她缩成一团在那儿哭。

那只鸡砸在地上，连动都不动一下就死掉了。鸡的主人一家子那会正好在楼上用晚餐，不知道是听到了我骂人，还是别人告诉了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一家人都跑了下来。我说：“那只鸡我砸死了。”

老爷子立即道歉。老太婆安慰我们几句，然后赶去菜市给我们买了几道熟菜回来。

七

院子进大门之后有个天井，大门一边的天井有个花圃。花盆搁在架子上，架子下边拦起来。花圃的主人在那儿养了一群鸡，每只都七八斤重。张蕙从学前班放学回来，如果那群鸡正好在天井里散步的话，张蕙就会瑟缩着慢慢地找机会走进来。有时候找不到机会进来时，就叫唤。

我问张蕙：“你这么大，它这么小，怕它干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它们会叮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会踢它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不敢踢，它们会叮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真没用。”

八

张蕙两岁半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和阿莲吵架。阿莲当时正在洗头，听她越骂越来劲，我一脚把她的洗脸盆给踢翻了。阿莲走到一边去哭。

张蕙走到离我一公尺的地方站住望着我，我的气也消了，看着小人儿说：“过来，阿爸抱你。”

张蕙用手一指我说：“癫爸，癫爸。”

说完她侧着身体像准备逃走的样子。

过了几天我和罗秀莲言归于好了，就得出一个结论：如果以后要吵架，也不要当着小孩的面。我们做到了。

九

张蕙三岁左右，有一次我带张蕙去买菜，看到一条五斤来重的鱼摆在那里。张蕙问：“这个鱼眼睛大吗？”

我说：“大。”

张蕙问：“有多大？”

我说：“煮熟了可以装满一个汤匙。”

张蕙爱吃鱼眼睛，她说：“我们买鱼眼睛回去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人家还没破开呢，怎么买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们买这条鱼回去不就行了嘛。”

我说：“天气这么热，这个鱼又这么大，我们吃不完就会馊的。”

那会我们家还没冰箱，院子里所有人都没冰箱，所以张蕙没话了。我们买好了菜快回到家时张蕙说：“阿爸，我们还是去买

那条鱼回来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说不买了吗？吃不完会馊的。”

张蕙说：“馊了有什么关系，不会倒掉吗？”

我说：“买这个鱼要很多钱的，省下这些钱来，我们可以买好几天的菜了。要么这样吧，吃了这个鱼之后，你三天不吃菜好不好？”

张蕙说：“那就不买算了。”

十

也是在张蕙三岁左右，有一次我带她到批发站看布。到批发站坐公车是三个站，要5分钱。这个钱数在那会正好可以买个棒棒糖。

回来时，我说：“张蕙，我们走路回去好不好？省下来的车费给你买个棒棒糖。”

张蕙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阿爸说话算数，走到我们巷子口时，就可以给你买棒棒糖了。”

我拉着她的小手，咱们一边走一边说话，走到巷子口时，张蕙停在糖烟店门前说：“你说过给我买棒棒糖的。”

我边掏钱买糖边说：“老爸怎么会忘了呢？”

这是张蕙第一次用劳动挣钱。

十一

张蕙两岁半的时候走失了一次。

那天是星期天，她一定要跟妈妈去摆摊，阿莲只好带她

去了。

那天买货的人很多，阿莲的货卖得差不多了就回家来拿，把张蕙交给对面摆摊的姨妈看护。

姨妈租有仓库在附近，她到仓库拿货时，把张蕙放在小凳子上坐着并嘱咐她不要走开。等姨妈拿东西回来时，张蕙不见了。

姨妈急了，到处去找，还托人帮忙找。找了好一阵子没找见，姨妈急得哭了。

阿莲后来说：“姨妈累了，心里又着急，到处都找了，找不见，你说急不急死人呢？”

阿莲说：“她走到马路对面，江滨公园那里不是有许多人摆摊吗？”

星期天那儿有许多临时摊点，有卖花草的，有卖凳子的，也有卖粉的……

张蕙哭着，叫着“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”。也许是累了，又不知道到哪儿找妈妈，看到有小凳子，就坐在小凳子上哭着叫着“我要妈妈”。

阿莲说：“当我拿货回到摊位时，张蕙已经找见了。邻摊有个女人走过那里看到张蕙在那里哭，就把她带回来了……”

我抱着张蕙，摸摸她那小脑袋说：“叫你不要走嘛，干吗又自己走呢，不听话。”

张蕙笑着说：“我要妈妈嘛。”

小朋友的着急早就过了。我说：“你还笑呢，要是那会有捡破烂的把你捡走了，你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”

小朋友着急了说：“见不到了。以后我不乱跑了。”

十二

张蕙去幼儿园总是得病，于是停了好些时候不送她去了。

街坊上开了一家幼儿园，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开的，说是要教英语。别的幼儿园每月收 25 元，这所开发智力的幼儿园每月收 45 元。

那会张蕙四岁多了，希望她能学些东西，于是就送她去这所高级幼儿园。

幼儿园规定上午 8 点上课，下午 5 点半放学。

我在家里裁布，下午 4 点多钟就去接张蕙回来了。我一边分衣服零件和捆扎裁好的衣服，可以一边和张蕙说话。

有一天我去接她，阿婆进去转了一圈出来说，找不见张蕙。她着急我更着急。我问：“怎么会不见呢？”

阿婆说：“有位老师带几个同学去广场表演，也许张蕙跟着去了，你别着急，我派个人去看看，你等一会再来好不好？”

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回到家把那些手尾事做完，半个小时左右我又到了幼儿园。

那幼儿园设在一座四层楼房里，幼儿园占了三层，顶层是房主的女儿一个人住着。那位女士出去了，碰巧忘了锁门。张蕙和一位小姑娘溜进了大姑娘的房间，两个小姑娘关起门来化妆……

阿婆说：“两个小家伙你帮我化，我帮你化，又是抹胭脂又是搽粉的，弄得像个鬼一样，帮她们两个洗了半天，这会才洗干净呢。我们还不知道那位大小姐回来时怎么交待呢。搞得人家房间乱七八糟的。”

“小孩没丢就好。”说完我把张蕙带走了。因为觉得那幼儿园管理不善，从那以后就不送张蕙去了。那幼儿园也没开多久，

前后半年就关门了。

我问张蕙：“你怎么跑到楼上去呢？不是不准去的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没有关门，我们就进去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们知道不准上去的是不是？”

张蕙说：“阿婆说过不准上去的。”

我说：“所以你们就把门关上是不是？”

张蕙笑着说：“关上门人家就不会发现我们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还笑呢。阿婆到处找你们，老爸先来了一次的，找不见你，阿婆着急，老爸也着急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以后我听话啦。”

十三

张蕙先会讲话后会走，到了冬天房子外很冷，晚上在张蕙还没睡时，我们就让她在床上玩，我和阿莲坐床边，一个坐一头拦住张蕙，不让她掉下床。

她在床上走啊走，跳啊跳，说啊说的可乐了。

有时候她一个人睡午觉醒来也会在床上玩一阵子的。我在忙事，常常提醒她：“不要在床边跳，等会掉下来就死掉了，没有了。”

她会念念有词地接着说：“进去一点，不要在床边跳，等会掉下床去就死掉了，没有张蕙了。”

她看到人家杀鸡扯毛，她会说：“鸡杀掉了，没有了。”

有人说：“杀了这只鸡给你吃霸腿好不好？”

张蕙说：“好。”

于是她会守着厨房，直到人家煮好了菜，她也拿到了鸡腿为止。

人家扯鸡毛鸭毛时，她会去帮忙，会问：“这只鸡肥不肥？”“这个鸭腿大不大？”

人家烦了，就摸摸她的手臂说：“你也很肥，杀了你吃霸腿。”

张蕙哭了，立刻跑到我身边说：“公公要杀我来吃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的，阿爸保护你。”

于是她就不哭了，当然也不会去找人家的麻烦了。因为说要杀她她会哭，所以老人们就会常常叫：“杀了，杀来吃掉算了。”

张蕙一听到叫“杀”，就哭着跑回房间来说：“公公要杀我。”

我说：“他说要杀你了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没说，他只是说杀来吃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去问问看是不是杀你。”

张蕙就跑去问：“公公你杀谁？”

公公说：“杀鱼。”或者说：“杀鸡。”

于是张蕙就高兴了，她还会问：“给我吃吗？”

张蕙四岁多时，有一天她从堂屋走回来，一位公公看到她就叫：“杀了，杀来吃掉算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一天叫杀又不见杀的，叫什么叫。”

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叫“杀”了，因为不灵光了。

十四

我们住的是个四合院，正屋有一层楼，楼上住着几家人。张蕙两岁左右发现了上楼的楼梯，于是要求我扶着她上楼下楼的。她越走越高，可是走得几趟下来，我就累得够受。

她每天都要我扶她走几次，10天半月下来她自己扶着栏杆

也能上下了。虽然那是不允许的，可是她还是会经常偷偷爬上楼去玩的。

到了三岁时，她就可以随意走上走下了。只是到了晚上，如果没人送她下来的话，她会叫唤。因为楼梯那儿没路灯，她怕黑。

我接她下来，总是要教训她：“自己又怕，又要人家接送，真没有用。”

有一天她自己走了下来，跑到房里告诉我：“阿爸我自己走下楼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是吗？‘人熊婆’没吃掉你吗？”

她说：“没有。我丢珠子，一个一个地丢，人熊婆捡珠子去了，我就下来了。”

她成功了，哈哈大笑。小心眼会想计策呢。

十五

张蕙两岁多时就会提问了，问题多多。她问：“小鸡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从鸡蛋里孵出来的。”

“鸡蛋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母鸡生的。”

“小狗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狗妈妈生的。”

“我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你是捡来的。从巷子口那个垃圾桶里捡回来的。”

她问：“我怎么会到在垃圾桶里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有一天早上你妈妈去倒垃圾，看到你在

那里一身脏兮兮的，就把你捡回来洗干净养着。妈妈说了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就把你丢回垃圾桶那儿去。”

张蕙相信了这个说法。她8岁时和院子对门的一位比她大两岁的小姐姐去逛街，走到巷口那个垃圾桶边时，她告诉那位姐姐，说她是从这里边捡回来的。那位小姐就告诉她，这个说法是骗她的。于是她回来问我：“你们骗我，说我是捡来的，我明明是妈妈生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是吗？谁告诉你的？”

张蕙说：“是阿燕姐说的，她说妈妈是在保健院里生我出来的。”

十六

阿莲告诉我一件事，张蕙三岁时有一天，我们一家人在床上说话，我出门有事去了一会，张蕙对妈妈说：“我们吊一只鞋子在门上好不好？”

阿莲说：“吊鞋子在门上干什么？”

张蕙说：“等爸爸回来吓他玩。”

阿莲说：“你爸爸才不怕呢。再说了，你这想法也不对，小朋友怎么会想到吓大人呢？以后记住了，不准想办法吓人的，什么人都不准吓，那是坏主意，记住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记住了。”

十七

张蕙小时候很顽皮的，讲不听时我会用竹鞭抽她，一鞭一个印子没有例外。一般抽一鞭，不会超过三鞭。鞭子打在她的身

上，那是痛在老爸心上的呢。

同屋的老人见张蕙挨打了，事后总是对她说：“你那个癫爸，打得这么重。”

大概是张蕙三岁多时，我开始叫她望墙。她犯了错时，叫她面对墙壁，站直了身体不准动，直到她认了错为止。

有时我还会用竹鞭抽几下空气吓唬她。

遇上我要去买菜时，碰巧她又犯了错，我会罚她望墙，然后我一个人去买菜。这时同屋的老人会对她说：“你那癫爸走了，你可以坐下来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我爸知道了会打我的。”

老人们说：“我们给你放哨，你爸一回到门口我们就叫你，你接着站在那里，你爸不会知道的。”

有人打了保票，张蕙当然就坐下了。搞得几次下来我也就发现了，我当然不讲出来，因为我回来时张蕙还站着，只要她认了错也就可以了。

十八

张蕙两岁多时我开始教她数数、背诗词和认字，到4岁时她已认识了许多字，会读报纸的标题了。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她不会算错，连续加两三次，或者减两三次，她都不会搞错。

我经常带她去买菜，总是这么说：“老爸老了糊涂了，算不清楚账了，你算清楚来，不要给多钱给人家了。”

卖菜的人见小朋友学算数，有时也会凑趣地说：“你算清楚一点啰，算少钱给我，不准拿菜走的。”

张蕙怕吃亏，总是认真地算。

走在路上时，看到广告牌或者商店的招牌，我总要叫她念

念，不会念的字我就教她。

她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带她去纳税。那会做出来的成衣要先拿到税所贴税票，然后让税务员盖上章，然后才能出售。

谁都想早点盖了章好快点拿去销售，所以税所里人出人进的，到处都是大包小包的东西。我们叫张蕙站在墙角那里，我们边贴税票边看着她。

地上有张纳税申请表，张蕙看到了就捡起来念。有个二十来岁的女税务员听到张蕙念字，就大叫起来：“快来看呐，这里有个小朋友会认字的。”

她这么一叫，引来了好几个税务员，有些人打听：“这是谁的女儿？”

有一个人拿来一张报纸，指着上面的标题叫张蕙念。张蕙念一段文字，大家就哈哈笑一回，张蕙也哈哈大笑。

当初我只教张蕙认单个的字，不教她词汇；也不教她联系起来运用；也不触及小学的课本。我是这样想的：如果学前儿童学会了小学一、二年级的课本知识，上课时就不会认真听课了，两三个学期下来，坏毛病就养成了，很难改。我认为学前儿童应注重培养认真学习，及独立思考的习惯。

张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，在高考前她从来不在家做作业，也不在家复习功课，因为在学校时她就把这些功课完成了。这应归功于学前教育打下的基础。

遗憾的是张蕙有点儿不图上进的心理，大约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（那会她名列全年级前三十名，班上前十名。）我问：“你干吗不争取前一二名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才不干那种蠢事呢，枪打出头鸟，当了第一二名，个个都盯着你，很难搞的，我保持中上就行了。”

十九

张蕙能讲会说的，院子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喜欢逗她玩，有了吃的东西，也总是分给她吃的。习惯了，张蕙看到人家有吃的东西时，有时还会去问人家要。人家杀鸡杀鸭时，她还会去预订霸腿呢。

张蕙三岁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她问别人要东西吃，就会对她说：“这么大了还问别人讨吃，丑猫猫。”

说多了她也就不问了。但别人有东西吃时，她还是会去看着，等人家分给她。

那会同院子有位青年才工作不久，有一天拿了些葡萄回来，洗干净后就拿到楼上放在桌子上吃起来，张蕙站在桌子边上看，那位青年只顾自己吃，没叫张蕙，张蕙看了一会生气了，说：“谁吃你的臭葡萄，我才不想吃呢。”

张蕙气冲冲地走下楼来，回到家里她还在重复着那句话。

也许是父母教导了那位青年吧，那以后他只要有东西吃，看到张蕙就会叫她吃了。

二十

张蕙要留长头发，又不会自己洗头，我帮她洗头她总是不情愿，说我弄痛了她。她五岁多的时候，同屋住的吕婆婆退休了，就主动来帮张蕙洗头，一个礼拜洗一次。洗头时一老一小说个没完，但每次洗完了头，张蕙总是要和婆婆吵架：“癫婆婆，乱搞乱搞的。”

婆婆会说：“你才癫，你是癫妹。”

因为总是洗完了头时张蕙才和婆婆吵架，我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在洗头的时候和婆婆吵架呢？”

张蕙说：“如果洗头时和婆婆吵架，她不帮我洗了怎么办？”

这位婆婆喜欢逗张蕙也喜欢跟张蕙吵架。人们告诉张蕙：“你妈妈肥嘟嘟的，一点都不好看，叫你爸帮你换个漂亮的妈妈回来。”

张蕙是同意这个说法的。到6岁去学前班读第一册时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那位婆婆一看到她就说：“你妈妈肥嘟嘟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”

张蕙气嘟嘟的大声说：“你神经病，懒得理你，你挑拨离间。”

二十一

张蕙三岁半时我开始有病，阿莲为了照顾我，就和她姐合伙做生意，于是我裁布的时间少了，只是偶尔裁一两板布。费时不多，也不怎么辛苦。

我喜欢下围棋，也想影响一下张蕙，因为她还太小，我试过教她，她学不进去。

张蕙四岁半开始学电子琴，教电子琴的先生是我的围棋朋友，所以他愿意到家里来教张蕙。

一个礼拜上两节课，一节课45分钟，为了让小孩子能学得快点，父母总要有一个人跟着学一点，以便提示初学的小朋友。

为了督促张蕙，我都学会了初步的弹法。等到张蕙能弹奏曲子了，她又要我和着拍子伴唱，为了女儿能有进步，我只好照办啰。

张蕙每天要练两次琴，每次练一个小时，开始她弹一会就问

我到钟了没有，于是我把钟放在电子琴旁边，她不会看钟，我就告诉她，长针指在这里，等到它又走到这里时，就是一个小时。

到钟了，她坐在凳子上哭。我问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张蕙指指钟。我知道我没说清楚，于是我说：“到钟了你就可以休息了，以后都是这样，不用我来叫你了。”

我们做童装，有些童装要绣花，帮我们绣花的李嫂有个加工场，有十来位绣花女工。她认为张蕙弹电子琴弹得好，就要请张蕙到家里去弹给那帮工人听。

我同意但张蕙不同意，李嫂说给 20 块钱，于是张蕙问我：“那个钱是给我用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全部归你用，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”

张蕙同意了。那会她才 6 岁，她说得了钱要去照艺术相。我同意。

约好了某天晚上 8 点到李嫂家。我和阿莲陪张蕙去，带电子琴去。我们租三轮车去，来回 14 块钱。我对张蕙说：“你挣了钱，我们都亏了本。”

张蕙说：“我不管。”

张蕙的艺术照是 6 张一套，每套 24 元。我问她：“你的钱不够，怎么办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不管，你答应我照相的，你帮我填。”

春节时张蕙得到的红包，我们决定帮她存起来。她同意。存了两年她 8 岁了，我告诉她总共有多少钱。

她问：“我的钱是从 6 岁开始存的，我 6 岁以前得的钱怎么办呢？你们应该帮我存起来才对。”

于是我和她算账，得了个数目，她同意了我们就一块存到她的账上。说好等她 18 岁生日时交给她。她同意。

二十二

有些哥们经常到我家里来下围棋。为了引起张蕙的兴趣，我提人家的子时，会叫她来看，她会很高兴地说：“又得吃一块棋。”

如果我被提子，也叫她来看，她会生气地冲着别人说：“癫仔。”

我常常对她说：“你帮老爸看着点，不然人家又要提老爸的棋了。”

在她接近6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她在看我下棋，突然她高兴的指着一块棋说：“阿爸，提他这块棋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提呢，我都没看出来。”

她指着一个空位说：“这块棋还有一气，你下一个子到这里，就可以提掉它了。”

那是含住的死棋，为了让张蕙高兴，我说：“真的可以提一块棋呢，幸好宝贝女儿提醒我。”

于是我下了个废子。棋友愕然问：“你真的提子？”

从那以后我开始教张蕙做死活题。那会阿莲也会下一点了，这是说好了要她先学的，好陪张蕙下。

张蕙的围棋进步很快，7岁时就拿到了市第二名，8岁时就可以和我平子下了。

那位市少年女子第一名是附近县里的小学生，比张蕙大4岁。从那以后她和张蕙常常一块去参加各种比赛。有一次去桂林比赛，我带她们两位小姐在桂林城逛了一圈。那位小姐回到家后，就给张蕙来了一封信。

那会张蕙8岁，已经读二年级了。是下午收到的信，我开来

看了，等她回来时就交给她。用了晚餐大家没有事了，张蕙来到我身边静静的坐了一会，然后望着我说：“阿爸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？”

我看着她一脸严肃的样子，心里纳闷：这么小的人儿会有什么事要商量的？我说：“好，说吧。”

张蕙平和地说：“以后如果有我的来信，最好你们等我回来才开，让我自己来开好不好？”

我爽快地说：“好，这是老爸错了，以为你还小呢。原来宝贝女儿长大了，老爸对不起了，以后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
张蕙说：“那也没有什么，不用道歉，记住以后不要开我的信就行了。”

二十三

张蕙刚会站起来走几步路，我们就把她送到外婆家去了。有一次我们去看她，见她额头上有个红肿的大包。外婆说：“她一高兴就往前冲，头在前面脚在后面，冲快了停不住，就冲到墙上去了。”

张蕙从外婆家回来时，已经一岁八个月了，那会还不怎么走得稳。经常碰着凳子。桌子什么的，有时平地上也会自己跌倒。

她摔倒了坐在地上哭，我走过去跺一下地面说：“跺这个地，它害我们张蕙跌倒。”

于是小朋友认为划算了，就起来了。

她碰上桌子、椅子，也要大人去打一下桌子椅子她才服气。

到她快三岁时，我认为这办法不好，于是改了主意。张蕙哭着回来说：“我碰到了老太的桌子。”

我说：“张蕙好好的在那儿，老太的桌子怎么来碰我们张蕙呢？拿那个桌子来砍掉算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是我碰到桌子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还以为是桌子碰到你呢，你自己碰到桌子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要么打你吧。”

她马上不哭了，玩她的玩具去了。

二十四

张蕙6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她午休起来坐在床边，背对门口。我看着奇怪，就走进房去问：“张蕙你在做什么？”

张蕙微微一惊，手上拿住的硬币掉到床上，床上还有一些。我们装硬币的纸盒也放在床上。

张蕙说：“我不要了，以后再也不要了。”

等她把钱捡进盒子里，然后放回了拖箱，我问：“你要钱做什么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想去买糖吃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爸爸妈妈的钱，没问过爸爸妈妈是不能乱拿的，以后你记住了。”

张蕙说：“以后我不会拿了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你想买东西吃，或者需要用钱，你可以问爸爸妈妈要，不会不给你的。”

那天我给了她一毛钱去买糖，那时她已可以随意走出院子大门了。

那以前没发现过她拿钱，那以后也没有。

二十五

张蕙在一年级时，她在学校有过两次被人误会。上了一段时间课后，老师要同学们换位置。张蕙拿着书包到了新位置上，把书包往书桌下边的空箱里一塞完事。

过了一会，原先坐那个位置的同学说有个柑子果忘了拿，问张蕙看到没有。张蕙朝箱子里望了一下说没有。

那位同学告到了老师那里，老师把张蕙的书包拿出来一看，那个柑子果就放在箱子的一个角落。老师认为张蕙贪心，故意把那个果藏起来的，于是就责备了她。

那是上午发生的事情，换好了位置一会就放学了。张蕙回到家哭着对我叙说了事情的过程。她比画着说：“那个果才这么大一点，放在那个角落里我根本就没看见，老师说我是想要人家的果……”

我了解女儿，别说是一个小小的柑子果，就是很大很甜的，她也不会想要。因为她根本就不喜欢吃果。又大又甜的柑子果，我们剥好了哄她吃，她也只是凑趣似的才吃那么一两片。

我说：“别哭了，阿爸相信你不是故意想要那个果的，你太马虎了，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”

二十六

第二次误会是交什么费。

张蕙放学回来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前天我明明交了钱给老师的，今天她硬说我没交，说本子上没记有。”

我问：“你当时是怎样给钱给老师的？”

“好几个同学围着老师的桌子给钱，我站在同学后面把钱递给老师后，我就走开了。好几个同学都看见的，老师忘记登我的名字了，就硬说我没交钱。”张蕙说着就哭出来了。

我摸摸她的脑袋说：“别哭了，傻瓜，阿爸相信你没撒谎，阿爸再给钱你拿去交就行了，以后你要记住了，不管交多少钱，不管多少人围着，你一定要看到老师登记好了才走。”

张蕙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我当时想：教育孩子，重要的是理解。那以后她再也没发生过这类事情。理解的前提是了解，而不是溺爱，一旦造成委屈，就会产生隔阂，很难消除，如果能和子女融洽成朋友似的，代沟就没有那么深刻，容易交流，至少我是这样努力的。

二十七

张蕙两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别人说她漂亮，如果别人说她不漂亮，她会生气，会吵架。

有一天姨妈叙说了一件事情：张蕙跟表姐吵架（这位表姐比她大四岁），张蕙说表姐肥嘟嘟的不好看。表姐就说：“总比你漂亮，你黑乎乎的像锅底。”

于是张蕙输了。因为张蕙皮肤偏黑一点。

如果是我们说她不漂亮，她会哭鼻子。我们不会轻易碰她这一块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

张蕙四岁多时，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看电视。电视上出现了一位漂亮小姐，阿莲说：“这位小姐很漂亮……”

我赞同。只听张蕙在那里“喔喔”地哭了起来。我问：“好好的你哭什么呢？”

张蕙哭着说：“你们说她漂亮的。”

我笑起来说：“嗨，那是除了张蕙之外的，她哪能跟我们张小姐比呢。”

张蕙不哭了，接着看电视。

张蕙7岁了，有一天她拿学前班全班同学合影的照片回来。她指着照片上一位小姑娘说：“这是我们的班花。”

我说：“谁敢这么说，我们张小姐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。”

张蕙笑笑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其实我长得很一般的。”

小 结

张蕙四岁半学电子琴，六岁停课，不过还要练习弹奏，每天练一个小时，八岁不再练琴。后来使用电脑时，张蕙说：“像弹电子琴一样，双手往键盘上这么一放，连看都不用看，自然就打出来了。”

学过弹琴的人，使用键盘当然不困难。

张蕙六岁学下围棋，七岁拿到市全运会少年女子围棋赛第二名。

九岁去外省参加全国少年围棋赛，拿到少年女子第四名。

十一岁时拿到省级围棋赛少年女子第二名。

大一时打败了学校的棋王，成了学校围棋部部长。

大二时参加全省围棋名人赛，拿到第三名，成为省级女子围棋业余高手。

大四时参加全省围棋名人赛，拿到第二名，荣获业余围棋四段称号。

记者采访她时，有人问：“你的围棋是跟谁学的？”

张蕙说：“跟我爸学的。”

其实我早就不是她的对手了，她九岁时就可以让我两个子。

下不过她了，怎么教呢？陪她打谱，拿高手的对局谱来讨论；她每次下完棋都要复盘进行讨论。

张蕙十二岁以后基本上就不下围棋了。我认为下围棋不过是一种娱乐，训练一下小朋友，让思维灵活一点就得了，玩物丧志嘛，还是学习文化重要。再说张蕙也不喜欢下围棋，在学习围棋的那几年里，能不下棋的话，她是不会主动和别人下棋的。

我问张蕙：“你的围棋基础打得很牢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张蕙说：“我是小时候学的，印到心里面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的围棋基础，是用鞭子打下来的。”

当年我是因为身体差了才歇下来，在家招集一些闲汉下棋的。我的地方小，只能摆两桌围棋，所以来下棋的人也不多。有人戏称我那里是“老张棋社”。

“老张棋社”不收费，不赌博，免费供应茶水、烟丝、卷烟纸、打火机以及大便纸等。

我学了一些调养的方法，休闲几年下来身体大有好转，于是又开始工作，“老张棋社”也就关门大吉了。

当时有两位十多岁的小青年，也常在那里学下棋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。想不到那一男一女，后来都成了围棋学校的教练。有一次他们来看我的时候说：“老师啊，您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呢！”

管 见

2007年7月30日

我的童年

《我的童年》序

我的童年

围棋帮了我的忙

怀化之行

太原之行

石榴

光荣的升旗手

额外的同情

老师，还是我敬爱的老师

我的宠物

游泳

看电视

《我的童年》序

我是看着张蕙长大的，她称我为“大姐姐”，大概是发大水的前两年吧，我们家就搬出了那个大院子，大院子拆掉之后，我和院子里的人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，没想到在2006年的一场广西围棋名人赛上，我见到了张蕙，她还叫我“大姐姐”。那次比赛她拿到了第二名，获得广西女子围棋杰出棋手的称号。我因为围棋学校有事，提前退场了。

我们姐妹俩虽然联系上了，但是时间匆忙，有很多话来不及说，为了记叙当年的一些事情，我写了《29号棋社》，发表在《围棋天地》2007年第18期。

张蕙的父亲搬到大院子里时，还是个单身汉，院子里的老爷爷、老奶奶们都叫他“小张”，他的朋友们都叫他“老张”，我们也跟着叫“老张”，他也没意见。院子里只有老张家里有个书柜，书柜里放满了书，我和妹妹经常到老张那里拿书来看，有问题了还可以问他，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们讲解，可惜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地学，只是闹着玩而已。后来老张娶了老婆，跟我妈妈一样做起了成衣生意，老张的老婆姓罗，我们叫她罗阿姨。

后来张蕙来了，我比她大12岁，我妹妹比她大11岁，张蕙

刚满月，我们就要求抱张蕙到我们姐妹的房间来玩，申请了几次，老张同意了，老张说：“有两个条件，一、要抱好小朋友，不能摔倒了；二、小朋友撒尿拉屎到你们的床上，我们一概不负责。”

我们姐妹同意了，高高兴兴地把张蕙抱到我们的房间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枕头上，把枕头满床拖着玩，我们说那枕头是小宝宝的船，小宝宝很可爱，跟她讲话，她会望着你，有时还会对你笑一下，我们很开心。拖着拖着小宝宝撒尿了，我们慌了，就大叫：“老张快点来！张蕙撒尿了。”

老张就在窗外裁衣服，听到我们叫唤，就过来把张蕙抱走，说：“你们赶快把枕头套子拆下来……”

张蕙会说话了，我们就给她讲故事，她会走路了，就经常跑到我们房间来玩，有时候晚上还要和我们一块住。那会我们家并不富裕，我们姐妹俩没有玩具给张蕙玩的，好在我们家碎布多，我就自己动手给张蕙做布娃娃，张蕙也不讲究，只要给她，她就非常高兴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妹妹迷上了演戏，家长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就叫来几位同学，用面粉和水彩颜料化妆，演《天仙配》，捏着嗓子唱：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……”

张蕙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，每场必到，总是给我们鼓掌叫好。

我们扮古装时，用什么来做服装呢？床单、毛巾、花布等，在身上东披一块，西挂一块的，就算是古装了。有一次张蕙“穿”上了古装，叫老张看：“阿爸，你看我好不好看？”

老张说：“哎呀！真好看，像大街上要饭的。”

可爱的小张蕙，给我们的少年时代，增添了许多的乐趣。前些天接到张蕙的电话，说她和父亲合作写《大院子三部曲》，要

我给其中《我的童年》写序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同时又有些惴惴不安，就我这不像样的文笔，怎么好意思给张蕙的文章写序呢？张蕙说：“我爸爸说了，你是见证人，最有资格写这个序。”

既然是老张的意思，我就当仁不让了。张蕙从网上给我发来了文稿，读来真是感人，让人不知不觉地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大院子。不过最感人的，还是老张对张蕙的教育，在家庭并不怎么富裕的情况下，尽量地让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花二千多块钱，给女儿买来当时最好的电子琴，还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，这曾让我感到羡慕不已。

老张的工作那么忙，还督促张蕙练琴，亲自教张蕙下围棋、认字、背诗篇、学算数，是那样地耐心而严厉。我这会也是做妈妈的人了，我女儿今年8岁，我也很想像老张那样教女儿，可是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似的，真是佩服老张先生。

好了，闲话少说，请读者自己去体会吧！

陈志萍

2008年4月18日

我的童年

张 蕙

—

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，而又不用去上幼儿园，大人只得全天候地照顾我。

我们家做成衣生意。爸妈是有分工的，爸爸在家裁布，给工人发货、收货，妈妈就把成品拿到市场的摊位去卖。我要在家，自然是爸爸照顾。

我不能算是个乖孩子，只是，在爸爸的严厉管教下，也不敢过于顽皮。

爸爸说，小孩是需要教育的。

爸爸给我物色了一位电子琴老师。这位老师可是个厉害角色，不仅生就的严肃面孔，还有一副浑厚的男高音，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派头，确实让人敬畏。虽然过去我也常见到他（因他是爸爸的棋友，会常来我家下棋），但每次他在，我总是乖乖地到一边玩儿。所以，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出现，立马就把我吓住了。尽管对待小朋友，他已尽量地表现出友好，但我还是很紧张。

对于教学，他可真是一丝不苟！每次上完课，他总要在了一本硬壳笔记本上给我写评语，一天天，一页页，写得真切。但说实话，对于他的评语，我是不怎么看的，看了也不怎么懂。开始学琴的时候，我才四岁半呐。说来有趣，我两岁多开始识字，到那会儿已认识好些字，但还不怎么会写，因而，每次看他写字，总是无比的羡慕，因为他能轻易地把整个字的笔画联系在一起。印象最深的是看他写月亮的月字，尤其羡慕，每次他在写里边那两横的时候，都那么轻松、自如，我就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也能那样。

上课的时候，气氛是绝对的严肃，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，当然，课后的努力自不必说了。但不是上课的时候，只要他在，也给我无形的压力。而偏偏他又经常都在。他是爸爸的棋友嘛。他老人家对于围棋的爱好，用我们一句土话来形容，就是：湿水的炮仗——死引（瘾）。

本来他教琴，向来都是学生上门的，可爸爸请他教我，他不仅欣然接受，学费跟其他学生一样（每月30元），每周上两次课（其他学生是一次），还亲自上门教学，可谓是相当的例外了。当然，这样他也可经常跟爸爸切磋棋艺。所以，有了这（教学以外的）第二目的，我便常常得到老师额外的指导。

我每天都要练一到两小时的琴，若恰好他在我家下棋的话，我要不好好练习，他也会批评我的。他对音乐的感觉相当的敏锐，即使是在聚精会神下棋的同时，我偶尔地弹错个把和弦，他都一清二楚，立刻会给我指出。尽管这样我的琴技会提高得比较快，但说实在，我不喜欢老师在的时候练琴，太辛苦了！提心吊胆的。尤其其他老人家要是局势不好的话，更要当心啦。同样的问题，他可能和颜悦色地指出，也可能严厉地批评，这和他当时的心情紧密相连。因而我总是希望在我练琴的时候他局势好，可是

不知怎么的，他的局势却很少有好的时候，唉……

转眼，学琴两年半了，我已能弹好些曲子，且不用看琴谱。例如，《西班牙斗牛舞曲》、《四小天鹅》、《蓝色多瑙河》、《太阳岛上》等。有时，我也会弹一些不是功课的曲子，像《绿岛小夜曲》《小城故事》《一江春水》（李煜的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）之类。这样的曲子都是有歌词的，我就要爸爸伴唱。开始的时候，爸爸不怎么跟得上节奏，但我不罢休，每次都要他唱，到后来，他就唱得非常准确了，尤其是《绿岛小夜曲》。至于《一江春水》，我自己唱。想来，这还是我接触的第一首古代词呐！年幼的我，并不知李煜何许人也，更不懂什么亡国之痛，只感觉这词里出现的“春花、秋月、雕栏玉砌、江水”等事物，都那么美，也就喜欢了、记下了。

我每天都练琴，在院子里出出进进的人们，时常都能听到我的琴声。

有一个李嫂，常到我们家领衣服绣花的，她有一个不大的加工场，大概有十来个工人。一天，她来了，我正练琴。她就对爸爸说：“我想请小朋友到我家去给工人们表演你看好吗？给20元演出费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没有意见，问张蕙的意思吧。”

我听到了，立马就答应：“好啊！”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说话的第二天晚上，爸爸妈妈陪我去，还帮我拿琴。

我弹了好些拿手的曲子，大家围着观看，都面带笑容，一副满意和陶醉的样子。很开心啊！因为我的琴声能让这么多人开心。表演结束，我也拿到了那约定的20元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自己第一次用劳动挣钱。

我问爸爸：“这20元给我用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给你用。”

“那随便我怎么花都可以咯？”

“嗯。”

说实在，一时我还想不到这钱该如何使用才好，因为过去，我也没有拥有过这么大一笔钱让我随意支配。

直到有一天，跟爸爸去市场看妈妈，经过一家小相馆的门口，看到有宣传的艺术照片，我一下就站住了，我指着那相片说：“爸爸，我的钱能照这样的相片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应该可以。”

于是，我们走进去问，我看到的艺术照是24元钱一套，共八张，连底片。我就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要照一套这样的相片。”

爸爸笑说：“你的钱不够啊。”

我嘟起了小嘴，说：“我不管，不够的你要帮我出。”

爸爸说：“好，听宝贝女儿的。”

于是，当天，我就拍了一套美美的照片。心满意足！

那时，我刚满六岁。

照相不久后的某一天，我的电子琴老师又给我介绍了个差使。就是，我们这里的保险公司举行职工联欢晚会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弹琴。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，反正后来我去了。

那里人好多啊，唱歌跳舞说笑的都有。他们还伴着我的琴声跳呢。大家都乐呵呵的，很高兴的样子。有个领导模样的人问：“这孩子是谁的女儿。”

我的电子琴老师不知哪儿去了，大家相互望望，我马上说：

“我是我爸的女儿。”

这一下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感觉真有点儿莫名其妙。大人们都怎么了？很好笑吗？

活动完了，我领到了一大堆东西，都是平时有点奢侈的零食和水果，用一个保险公司专用的袋子装着。我提着袋子步行回家，走了大约20分钟，可把我累坏了。

爸妈问：“好玩吗？”

“不好玩的，累死我了！”

二

我们家虽然不大，但常常是很热闹的。几乎每天都有爸爸的朋友来家里下棋。爸爸要是裁布，他们就在架子外边摆一摊棋，自己下起来。当然，这丝毫也不碍我的事。因为院子的每一个角落，我几乎都可以去，都是我玩乐的地方。

起初，我对他们下棋，是不怎么感兴趣的，只是喜欢玩弄那一粒粒黑白的棋子。但是渐渐地看得多了，也似懂非懂起来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被提子是很糟糕的事，往往要输棋的。有时候，看爸爸跟人对局，也看得我挺紧张的。看到爸爸被人提子，我偶尔还会生气的骂人。而看到对方被提子，一会儿就会眉开眼笑的玩自己的去了。

有时候，爸爸会亲切地招呼我过去看棋，“宝贝女儿来看看，老爸的局势怎么样？”我看一下棋，又看看爸爸，再看看爸爸的对手，小脑袋晃一下，还没看明白呐！爸爸也不着急。让我慢慢看，适当的时候再稍微指点一下。但那时，在我的眼里，围棋不过是些变换不定的黑白图案。

不过有一次，我看到爸爸可以下一个子，就把对方的很多子

提掉。太好了！可爸爸怎么走来走去都没走这个地方，难道他没看到吗？不行，我得提醒他。

我在轮到爸爸走棋的时候，用小手指点着那个位置，高兴地说，“阿爸，走这个。”

爸爸问：“为什么走这个呀？”

“走这个就提子啦。阿爸就赢了。”

“好！”于是，爸爸就爽快地把子放到我指点的位置。然后边提子边夸奖我。我拍着小手笑起来。

而对方却似乎有点诧异地说：“你怎么真的提子啊？”

爸爸说：“怎么不提，宝贝女儿说了。”

“可是我那棋已经死了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的局势好，这样你也未必赢我。”

我不太懂他们的对话，但爸爸说了，我做得好，我很高兴，那天竟然自觉地看他们下了好一会儿才乐呵呵地跑开了。（说明一下，当时我说的那步棋，不过是让爸爸费一手棋把对方已经死掉的子盘提，不仅没有任何好处，还自损一目的。相当于让对方一手棋。但是爸爸为了鼓励我，就欣然照我说的下。而对于输赢，爸爸不在乎那么多。）

也就是那天，爸爸忽然对我说：“阿爸教蕙蕙下围棋好吗？”我笑着点点头。这之后，我每天的功课又增加了一项。

天知道怎么学棋这么辛苦的！烦死了烦死了！

每天都要做死活、摆定式，一点都不好玩！做不好了还要挨骂……早知道就不答应学围棋了。但是，不喜欢又有什么办法呢。爸爸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。

我们家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棋社，门前才十几平米的地方，就常常聚集了十来个棋友。个别相好的棋友，更是频繁出现。而

我那天底下最严肃的电子琴老师也在此列。每次他来，我的压力就很大。处处得小心。（估计我多年以来都没能摆脱的对老师的恐惧症，就是那时留下的。）

他是这样，局势好的时候，谈笑风生，周围群众也可稍事放松，该走动的走动，随意就可以了；但若看到他脸上风云变色，就要小心了，若是喘气粗了点，不知什么时候他老人家就可能怪罪到你。有一次，一个院里的年轻人，在天井里开水龙头接水，他这里局势眼看就不行了，顿时听他一声大吼：“哪个在那里开水?! 这么大声的!”

我在一旁被吓了一跳，随即马上庆幸那个开水龙头的人不是自己。再看那个青年，脸都吓青了，只见他迅速地拧上了水龙头，随即向我那老师一个劲地道歉。这才算平息了他老人家的怒气。未了还补充一句：“以后不要随便影响别人。”

其实，那青年有什么错呢？但偏偏撞上了我们这位如此厉害的先生，算他倒霉吧。但是，我那严肃的老师，莫不是也有什么魔力吧，怎么能让人平白的对他如此畏惧呢？这次事件，也给我幼小的心灵一次不小的震撼，并从此认定，我的电子琴老师不是一般的人。

爸爸爱吸烟，且是那种用烟纸和烟丝自己卷制的土烟，因而下棋的时候，总免不了边卷烟边思考，而每当是和我的电子琴老师对局，老师总会很有意见很郑重地说：“又浪费公家时间卷烟。”爸爸就笑笑，周围人也笑笑。但爸爸这个习惯一直没改，他也就每次自言自语似地抗议。多么有趣啊！哈，原来也有人敢不买他的账。

其实，他哈哈大笑起来的样子，还是蛮可爱的。这在他赢棋的时候就能看到。真希望这种时候多一点，大家也好不用这么紧

张。其实，我那很有号召力的老爸，也是相当严肃的，每次他眼睛一瞪，我就知道自己糟糕啦……但是，他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严肃。像平时大家一起娱乐，他总是亲切有加。而我们这位可爱的先生，真不知道他懂不懂得放松了。其实，他是个不错的人，就是过于严肃了。

而我们这里，还有另一位严肃的先生（《悲剧》中的“二哥”），二者可谓是有各千秋。

这是位老先生，有着很深厚的文学修养。诗词歌赋是样样精通。他来，有时是和爸爸谈诗论文，还有就是下围棋了。不过他很少跟爸爸对局，而是与另外一位棋力相当的朋友对局。不过老先生也有个毛病，不允许人家吃他的棋，尽管他阻止不了，但也要加以谴责，每当人家吃他的棋，就说：“这么野蛮的，一点都不文明。”真是有趣。

还有就是，观棋必语，每次人家对局，他在旁是非要点章（支招）不可，“走这里，走这里，哎呀，叫你走这里没错的……”事实上是不可能“没错的”。他的水平，要被爸爸让四个子的，顶多算是搞棋，勉强懂得死活罢了，但是爸爸下棋，他一样的要点章。人家不理睬他，他还不大愉快的。因而后来我下棋，最怕他在旁“指点”，我是晚辈嘛，不好不给老人家面子，但若是太给面子了，就必输无疑啦！左右为难。

不过，我对这位老先生，是敬畏的。因为，他的学识相当的渊博。他与爸爸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，爸爸称他是自己的文学老师。但他们探讨文学的时候，却常常弄得惊心动魄，拍桌子打板凳、吹胡子瞪眼都有的，因而我也总是躲得远远的。

据说，还有些大学教授去他那里请教呢，但他在儿童教育方面，却对爸爸十分的佩服。

例如，在我上小学后的某一天，从学校回来，就问爸爸：“爸爸，‘革命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爸爸说：“革命，革命，首先看‘革’字，本意是皮革，就是动物的皮，有隔开的意思，革还有隔断、分开、杀的意思。命，就是生命，一种存在。社会上的革命是思想上的东西，把不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丢掉，把不好的习惯丢掉。把坏的革掉，变成好的，这就是革命的意义。”

当时老先生也在。听了爸爸的解释，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但老先生，却是“啧啧”地赞叹……

说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
我们一家三口，刚好有大中小号三张竹椅，基本是专用的。尤其爸爸的椅子，一般没人敢随意去坐，包括院里的老人。有时，有不懂事的青年一下坐到爸爸的位置，我就会充当护卫者的角色，请他离开。据爸爸说，当时，我是很自觉地充当这一角色的（可见爸爸在我心中的权威）。但有两个人，我是不约束他们的。一个是我那电子琴老师，另一个，就是这位老先生了。他们可都是我招惹不起的人物啊！

学棋一年多了，我和爸爸分先下已没问题。为了让我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，爸爸常常让我跟他的朋友们下。说实在，我挺紧张的。因为若是下不好，是要挨骂的。即使当时爸爸不在旁观战，过后也要复盘，因而我必须专心地下每一盘棋。因为我一走神，就往往走出很离谱的臭棋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我也常很不服气地想：为何他们就可以随便地爱下哪里下哪里，我要下点随手棋，就要挨骂，真不公平。但爸爸的观点是，我在学习，学习就要有学习的样子，态度必须端正，要是马虎惯了，今后将一事

无成。

有一天，有人问爸爸：“你让你的女儿学琴，又学棋，你希望她将来成音乐家，还是围棋大师呢？”爸爸说：“两样都不是。学这些，不过陶冶情操，也是开发智力。她的人生还得她自己选择。我们不过尽自己的努力为她创造好一点的学习条件。希望她今后能多读书。”

这些东西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埋下了种子。

我问爸妈，怎么样才可以长大？爸妈说，天天吃饭就长大了。于是，我每天都而努力很乖地吃饭，当然，还外加很多的运动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，我忽然觉得自己长高了很多。

我问：“你们看，我长高了吗？”

爸妈笑着说：“嗯，长高了。但还要继续努力。”

“我要长得很高很高……”

我感觉自己可以帮助大人做些事情了。

爸爸在正式裁布之前，总要先把成匹的布一层层地摊开叠好在架子上，这个工作一个人比较难做，因为每一层布都要摊得平整，否则裁出来的衣服零件就会走样，于是，爸爸就会请院里某个闲空的人帮忙，并适当给点人工费。而这样的人院子里是很多的，那些退了休的老爷老太们，或者赋闲在家的年轻人，随便一个都可以。而一直以来，我只是好奇地看大人们把一层又一层的布排得整整齐齐，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做这个工作。

不过现在，我感觉自己长大了，再看看爸爸裁布的架子，估计了一下，觉得自己能行了。于是，当爸爸又准备请人排布的时候，我立即自告奋勇地说：“阿爸，我来吧。”

爸爸看看我，笑说：“你会吗？”

“你教我不就会了？我长大了，你看。”

“好。是爸爸的乖女儿。”

于是，在爸爸耐心地指导下，我真的也能够像大人们一样，把成匹的布一层层整齐地摊在架子上。好开心！从此以后，爸爸再不用请别人帮忙了。

三

大院子里，也会有一些娱乐活动。但多是搓麻将和打牌之类，我的爸妈对此都不感兴趣。我们一家三口，有自己的娱乐。

妈妈白天去市场卖衣服，要傍晚才回。市场在河的对岸，河上有座大桥，每天妈妈都要骑车从桥上走过。有时，爸爸会在接近傍晚的时候，带着我到这边的桥头去接妈妈，然后一家人散步着回去。

用了晚饭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全家往往就出去散步。到河堤，或者广场。河堤有杨柳岸清风明月，广场有音乐喷泉五光十色，相比较，前者多几分诗意，后者添几分人气。小孩子的我，却也两者都喜欢。还有，广场河堤都有草地，宽宽的，柔柔的，天黑了，一躺下去就能看见满天繁星，若是把眼睛一合，点点星光，就在心头闪耀，想象，也在那一刻飞翔……

若不是散步，我们就去看电影。那时的电视节目很单调，电影院的生意就相当不错。但是，我们一家人进电影院，真正看电影的只是爸爸和妈妈，我还不怎么会看，但有零食，就一个劲地吃，吃完就吵着回家了。若爸妈想继续看，就得给个人陪我出去买零食，但是，当下一轮零食也吃完了，我又要吵着回家了。因而，很难有看完一部电影的时候。要么，我困了睡着了，曲终人散后，爸妈就得抱着我回家。

一进院门的左手边，有并排的两间屋，相当于一房一厅带厨房洗手间。里边住着一位姓杨的奶奶和她的孙子。孙子在外边工作，很少见。老人家天天都在院子里。

我们这大院里共九户人家，每月的水费是大伙儿轮着收的。轮到杨奶奶家了。杨奶奶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体还硬朗，眼神也不错，因而不需他的孙子帮忙。

那天，她来收水费。爸爸正在裁布。手上拿着一把长长的锋利的钢刀，架子上还放了一把短刀，是爸爸用来切衣服零件的。杨奶奶来了，就站在裁布的架子旁，面前横放着那把钢刀。爸爸暂时放下手头的活儿，跟她说话。我也在一旁听他们闲聊。只见杨奶奶说着说着，下意识地一只手拿起面前的钢刀，把它转移个位置。但这一下，却把我吓坏了。怎么？她拿的是刀口。可动作却那么自然、轻巧，也没有半点的小心翼翼。莫不是她也有什么魔力？在这个吓人的动作进行的过程中，我和爸爸都只是看着，没出声。而老太太却一直是谈笑风生，轻松得很，估计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动作一完成，爸爸马上把那把刀拿得远远的，以免再发生意外。

等她老人家走了，爸爸才说：“刚才好险呐！要是我们一出声，她察觉了，拿着刀的手非割伤不可。”

“吓死我了！……”

说明一下，爸爸用的刀，每一把都可一下割开十来公分厚的布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小到能在一米来高的架子下面跑来跑去的时候，爸爸就常提醒我，“宝贝女儿不要乱跑了，老爸要裁布了，这刀很锋利的，割中你的脑袋，就没有宝贝女儿了……”

“哦，我不乱跑，不乱跑，割中脑袋就死掉了……”然后就很自觉地到一旁摆弄自己的玩具。

我们家的“客厅”有个绿色的橱柜，底部有四条腿，离地约10厘米。这么小的距离和空间，却默默上演过许多精彩的故事：蚂蚁格斗、蜈蚣赛排……小动物们的生活在那里悄悄地展开……

一次，我看到一幅奇特的画面，这画面使我疑惑了很久：一根蜘蛛丝上挂着一只蟑螂，细细的蛛丝恰好挽住了蟑螂的脖子，蟑螂的身子僵硬，一动不动，显然已经断气，它的一条腿略微沾着地面，其余的部分就这么悬挂着，风一吹，蟑螂轻飘飘的身体就晃动起来。

我十分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当爸爸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说：“阿爸，你看这只蟑螂，它有什么想不开的吗，为何要上吊啊？”

爸爸笑说：“那你要问问它才知道了啊。”

我笑笑，说：“那不行了，它都死了……”

“那就没办法了……”

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玩具，有爸妈在商店给我买的娃娃、电动小汽车、小医生用品、小钢琴等，也有别人送我的小玩意儿，还有我自己在河边捡的小石子和小螺蛳壳等。因为有这么多的玩具，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孩子，尽管小伙伴不多，且大部分时间面对的都是院里的老人，而我的玩具，也常常是在他们那里发挥作用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

我把那些宝贝们分类放起来，想玩的时候就拿出来。管理自己的玩具，我向来是很细致的，每一种类型的玩具几乎都有专门的盒子或袋子装。当然，这所谓的专门的“包装”，只不过是大人们不要了的鞋盒、衣物包装袋等，并不是什么精美的容器，但在我，已十分满足。

我有一个崭新的鞋盒，里边装着我最得意的宝贝——满满一

盒子的石头。都是我从河边、路边，或者人家建房施工场地的石头堆里捡的。这些石头，经过流水长年的冲刷，一般表面都极光滑，并有各式各样的花纹和颜色。也许因为人小吧，一般我都只挑选那种小小的石头，最大的也没有超过自己的拳头，每搜集到一块自己喜欢的石头，总要兴奋很久。平时，这些宝贝被我放在盒子里，一有空就拿出来玩儿，有时还邀请大人和我一起玩儿。而所谓的“玩儿”，不过是想象着这块石头上边有一片青草地，那块石头看得见蓝天白云，或者有头可爱的小鹿在奔跑……想象着，小嘴就不停地说，大人们可以和我一起想象、描述，也可充当听众。爸爸常笑我是拿石子当宝贝。

宝贝石头一直被我珍藏着，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已不像当初那么执着地热爱，也很少拿出来欣赏了，到小学毕业前夕，家乡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，那一盒珍藏了我五彩童年美丽梦幻的宝贝石头，也随水散失了……

我家窗口正对着的一个房间，住着姐妹俩。她们和爷爷一起住在院子里。爷爷的房间在楼梯那边，与她们的房间也是正对着，但中间隔着堂屋的走廊。

这姐妹俩，分别比我大 11 岁和 12 岁。我管大的叫大姐姐，小的叫小姐姐。大姐姐长得圆圆的，一笑脸上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很可爱；小姐姐个子小小的，但玲珑精巧，也很可爱。据说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姐姐小姐姐就喜欢把我放在枕头上拖着玩儿，拖过来，又拖过去，还说：“这是小宝宝的船啊！”估计把我当成她们的布娃娃了。

听说，有一次小姐姐抱我，那是 83 年的冬天吧，天很冷，我被裹上了厚厚的抱袄，这就让原本幼小的我变得身形巨大起来。看上去，活像一个硕大的昆虫的茧。个子小小的小姐姐，那

时只有11岁，身子又很单薄，想来抱着我，一定也挺费力的。但是她喜欢小妹妹，仍然不放过能抱我的机会。她抱着我走到这里，又走到那里，我的一双小眼睛，就望到这里，又望到那里，欢畅得很。可突然一下，小姐姐的脚下打滑了，一个趔趄，身子就往前倒去……幸好姐姐反映得快，用双手撑住地面，才没压中落在地上的我。我怎么样了呢？周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一点也伤害不到啊。小姐姐脸都吓青了，我居然一咧嘴笑了起来……

大姐姐爱画画，画那种古代仕女像（我管这叫“画美女”），她用过的本子，看过的书，甚至房间的墙壁上，都有古典美女的痕迹。有时是浅浅地回眸一笑，有时只是一个俊俏的脸型，加上对发型的淡淡勾勒，但已是回味无穷。小姐姐受她影响，也爱画美女，不过小姐姐的美女，就显得单薄了，没有那么多的回味。于是，最爱大姐姐笔下的美女，因而，我从三四岁开始，就经常缠着大姐姐给我画画儿。

当然，太小的时候，我还不懂得欣赏，只是看着喜欢，就老缠着姐姐给我画。我有好多好多的图画纸，大概有整整一抽屉吧。我也有图画本，大16K的图画本。一有机会，我就拿着图画本或者图画纸去找大姐姐，大姐姐可好了，总是来者不拒，且每次都能很迅速地完成一幅图画。一般也就三两分钟左右。大姐姐的技术已是相当的娴熟，只寥寥几笔，就能勾勒出一个传神的美女形象，把我羡慕得不得了。因而每次看她画画，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崇敬。

大姐姐画的画，都是我的珍宝，我把它们细心地收藏。

等我稍微长大了一点，能写字的同时，也开始了对大姐姐图画的模仿，一笔一画，都让我揣摩得费尽心思。但终究，我模仿

的人物，都与姐姐画的相去甚远。因而，姐姐的每一幅画，我都格外珍视。直到96年的一场大水，洗劫了我的家，我视若珍宝的图画，都不复存在了。而在这之前，大姐姐、小妹妹，也因为各自的原因搬离了院子。我再不能缠着姐姐给我画画，当初那一幅幅生动的人物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只剩了美丽的影子。

大姐姐小妹妹的房间，正对上去的二楼，住着姓汪的一家人：老爷子、老太太，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。但他们别处还有房，目前只有老太太常住这里。我管她叫汪婆婆。

这个汪婆婆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太太。她胖嘟嘟的身材，行动起来显得有点笨拙，但挺可爱的。她时常会絮絮叨叨地说些什么，不管有人没人。有时，也大声地跟人交谈或者大声地笑。

记得，每到炎热的夏季，由于房间狭小、空气又不流通，爸爸就往往把枕头毯子搬到屋外平时裁布用的架子上睡。当然，还要铺上席子、挂上蚊帐。

但是，这样虽然能凉快一些，却也有不便处。院里出出进进的人，多少会有所干扰。晚上还不要紧，因为大家基本都睡了，只有老鼠蟑螂活动得比较多，最头疼的应该是早上，天快要亮、睡眠正酣的时候被人打扰。

汪婆婆，还有一位也住楼上的吕婆婆，基本上是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。她们五点多钟就下楼来了。折腾一会儿后，总会不约而同地在我爸爸睡觉的架子前边碰头，然后，就开始了一天的讨论。无论说什么，都是热火朝天。且基本上是同时在说。

爸爸一般不理睬她们，尽量地继续睡觉。直到有一天，听到她们在激烈地争论完一个话题之后，其中一位老太太总结说：“我们都是不爱说话的……”

爸爸忍不住了，才插进一句：“从五点半讲到八点，你讲给我听，我讲给你听，同时讲！这还是不爱讲话的？要是爱讲话的

你们还要怎么讲？”吕婆婆以哈哈大笑解决了问题。

之后，她们就很少这样了。

说到这两位婆婆，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呐！

汪婆婆，在我眼里，是十分和蔼的一位婆婆，因为她善待我。有什么好吃的，好玩儿的，都会热情地招呼我。但我很喜欢她，还远不止这些。我觉得她是很特殊的老太太，有很多事情让童年的我觉得有点好奇又有点神秘。

例如，她的水龙头在她不用的时候，总是被一个搪瓷口盅罩住，外加一道铁锁；而她煮饭用的煤，以及烧水用的锅，都是加了特殊保护的，比如用根绳子什么的绑起来。这个我曾问过她，“汪婆婆，你为什么要用绳子把锅子绑起来？”

“哦，这样人家就不会乱动了。”

“可是，人家解开绳子，动过了然后再扎起绳子……”

“我的绳子有特殊记号，人家动过了我会知道的。”

“哦。婆婆好聪明啊！”我一拍小手笑起来。老太太也眉开眼笑。

还有吕婆婆，是院里最爱惹我吵架的人，但我们往往是刚斗了嘴一下又哈哈大笑。但她偶尔也会生气了到我爸爸那里告状。爸爸就对她笑说：“你又要惹她，她小孩子懂个什么，你只当笑话嘛！她这么小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”她一听，想想也是，就笑了，我们很快又言归于好了。

记得有这样一桩事很有意思：每次她帮我洗头，我都忍无可忍，但是妈妈卖衣服去了，爸爸帮洗我也不喜欢，而我自己又不会，只好让婆婆洗。我的头发又长又多，洗起来难免会有时扯到头痛，我就十分地不满。不过，每次我都能忍耐到最后洗完了，

才说：“癫婆婆，乱搞乱搞的……”

吕婆婆就说：“你才癫，你是癫妹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爸爸看见过多次了，就问我：“为什么你总是在洗完头后才跟婆婆吵架呢？”

我说：“要是洗头的时候就跟婆婆吵架，她不帮我洗了怎么办？”

院子里男女老少，人数众多，而人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。但是，生活在相似的环境里，总会有一些相似的东西，这些相似的东西，千丝万缕般地织成了这古老院子里一张生活的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网已显得陈旧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院里的每个人，犹如坠在这网上的一只只小虫。大家都跳不出这网，但每只小虫，原本都有不同的色彩，只是，有一些，已为岁月的尘埃所掩盖。但是，我的爸妈，却在这古老陈旧的背景之上，闪耀着异样的光彩。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，来自于点滴小事的积累。

比如，我们家的茶水，总是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，谁想喝都可以，没有了爸妈又会再添；我们家房门外有盏灯，晚上路过的人，总是随手一拉就亮的；还有，诸如炒菜用的佐料，以及烧饭用的柴禾之类的东西，邻居借用更是常有的事。在这些方面，爸妈从不斤斤计较。但同时，爸爸又是个真正的男子汉，说一不二，从来都是有原则的，仗义而大方。因而，在我所见，院子里从老人到小孩，人人都对爸爸敬畏的。我也为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，我的爸妈，是和院里的大众不同的人。

四

无拘无束的时光，轻飘飘地就滑过去了。转眼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。终于，我不得不去过集体生活了。从小不爱去幼儿园的我，对于学校，却很向往，充满了好奇。

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经常带我到附近一所小学去玩，那里有好些玩具，最吸引我的，是一架高高的大滑梯，这可比幼儿园里过家家样的小滑梯气派多了，由此我也认定，小学是比幼儿园有趣得多的地方。因而爸妈商量送我去上学的事时，我也在旁叽叽喳喳地参与意见。

但是，最终为我确定的，并不是理想中的小学。那有大滑梯的学校，是市里最好的小学，但按学区，我只能去一所很一般的小学。

这所学校离我们家很近，出门拐过一个巷子，再沿大路走几百米就到了，总共也就五分钟的路程。爸爸带我去注册。走近学校，我看到，高高的大铁门漆成草绿色，上面有些彩色的图案，不是那种全封闭的门，是铁栏杆式的，因而站在门口，校园里的景物也一览无余。学校的大门正对的是一栋四层的教学楼，也是学校唯一的一栋教学楼兼办公楼。教学楼前面就是操场了。操场是个长方形，一直长到两边的矮墙。在靠近矮墙的一侧，有一些玩具，但都是双杠和爬竿之类，只有一架可怜的小滑梯。随后我们到了教室，这是一间在二楼尽头的教室，里边整齐地摆放着讲台和课桌椅，但都显得陈旧，不过光线还好。

家长们都带着孩子陆续来报到了，教室里一时人声鼎沸，十分热闹。我想着，自己就要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学习了，倒也挺有趣！

记得，开学第一天，上午去学校的时候，还是妈妈送去的，放学就自己回家了，往后，就都不用送人了。其实，我喜欢那种一个人上学的感觉！自由自在的。散步去，再散步回。有时还和好朋友一路走着聊天儿，挺好的。这样惬意的事情，天晴的时候我喜欢，因为打小就喜欢晒太阳；下雨的时候也喜欢，因为自幼就爱好玩水。不过也常常是小水鞋里装满了水一路拖沓着回家的。小雨伞尽管也开着，但身上仍是这里湿一块那里湿一块……

学校虽然不大，但小朋友们娱乐的空间却不受限制。我们在校园里踢毽子、跳绳、爬杆、追逐嬉戏……曾经不爱去幼儿园的我，在学校找到了令人愉快的感觉。学习没有压力，倒是平添许多的玩伴，向来孤寂的我，也变得开朗起来，生活的脚步，在轻快地迈进……

不过，有一个向往，仍然在心中保留着——那理想的学校。

其实，小孩子的理想往往是比较单纯甚至是简单的。我的理想，也仅限于我所能看到的加上自己简单的想象。正如我说，自己的心里有所理想的学校，就不要以为那理想的学校一定有多么多么的美好和奇妙，其实，那也就是我先前提到的——校园里有架高大滑梯的学校。当然啦，这所学校被公认是全市最好的小学，教学质量自然是没说的。但那时，我还只是个学前班的学生，这些可不是我要关心的。我那一直以来的向往，只为那心仪的滑梯。

后来，按学区念了这所小学，尽管感觉也还不错，但曾经的理想，毕竟没有这么容易淡忘。而且，空闲的时候，我也还常到理想的小学校里玩滑梯，这就令一切都无从忘记了。

再后来，一个偶然的时机，改变了我的“命运”。

这所普通的学校，校长曾是我爸小学的语文老师。也因为这样，我算作爸爸的校友了，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我这个“迟

到”了30年的校友，都还参加过呐！

去报名的那天，那位令人尊敬的校长，十分诚恳地对爸爸说：“我们这学校教学条件是比较落后的，若是没办法，还是让孩子到好一点的学校去念书吧，这样对孩子会比较好……”

爸爸明白老师这番话的良苦用心，立刻就着手想办法为我办转学了。

也真是机缘巧合，我那电子琴老师的母亲，是好学校里一位退休的特级教师，她老人家手上刚好有个名额，那天说起来，电子琴老师就把我转学的事给应承下来了。而唯一的条件是：爸爸亲手为他做一桌好菜。其实，也就是没有条件了。我那电子琴老师，尽管严厉，待人还是很好的。

学前班的下册，我就顺利地转到了理想的小学。不过，这顺利也不是完全的理所当然，其中还是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：就是，开始的时候，学校领导对于我的“成分”有所顾虑——我是个体户的孩子。他们在想，父母都没有固定单位的孩子，会是怎么样的孩子呢？说到底就是担心我能否学好。所以在决定是否接受我的入学申请上有所犹豫。

至于后来，当然是我那可爱的电子琴老师和他善良的妈妈对我的极力保荐，才初步打消了校方的疑虑。我得到这个意外的学习机会，自然格外的珍惜，通过我的认真努力，整个小学阶段，成绩都名列前茅，还曾被评为市里的三好学生。

回首往事，在感谢母校给我知识和教育的同时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所普通的学校，和那令人尊敬的校长……

五

课余时间学围棋，还参加比赛，生活的内容一下就多了起

来。但是，一切仍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围棋与学习并行不悖，同时，围棋还给了我一些特殊的经历，伴我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心路历程。

围棋帮了我的忙

我在整个小学阶段，最怕一件事，就是：作业完不成被老师批评。尽管在我的印象中，自己从没因为这样被老师批评过，然而，无数次的看到同学因此被批评，心里便一直怀有恐惧，所以每次作业都尽量地认真对待。

但是，我说自己从没因完不成作业遭到过批评，并不代表自己从来都能完成作业。这是两码事。

就有这么一次。那是三年级的暑假。老师布置了好多好多的作业！临放假前，我们边记录边感叹：天啊！这么多的作业，几辈子都做不完了……当然，这夸张了一点，作业内容大概是：一本统一的暑假作业册，每天一篇日记，每周一篇周记，外加十五篇大作文和每天三篇练字。多吗？多乎哉，不多也！假若我们是天生喜欢做作业的小孩儿，一定感觉还不够。不过这样的小孩儿太稀有了，我就不属于这样的小孩儿。其实，我之所以每次作业都努力地去完成，并不是我喜欢，只是不想被批评。同时，既然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，那么就应该尽力做好嘛。

正是这样“认真”的态度，使得我的成绩一直很优秀，优秀的成绩是很容易赢得信任的。在老师们眼里，我还是一个诚

实的乖孩子。

但是，人的诚实都是有限度的。小学生的诚实也一样。例如，当没有完成作业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承认是自己不想做，而是找各种理由和借口。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样，因为没有必要。可是这一次，作业实在是太多了，尽管并没有超过我们所能完成的限度，但小孩子总是好玩的，不可能永远都能专注在学习上。因而，过多的作业成为了负担。怎么办呢？在我还没想到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已经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了玩儿上。至于作业嘛，自信自己能完成。

可是，人最怕的就是蹉跎，最初感觉很漫长、似乎永远过不完的假期，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长，尤其是任意地挥霍，让时光流逝得更快。一转眼，暑假过去大半，可作业，却只完成小半。剩下的时间，如何安排？努力完成吗？太累了！也太无趣。习惯了散漫的神经，已不愿回到有序的状态。算了，明天再想这些吧！再说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总会有办法的嘛……

昨天，我又把时间用在了逛公园上。今天，我打算无论如何要写作业了。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还未及实施的时候，接到通知，几天后有一场全市的围棋比赛，邀请我参加。真是的，这个节骨眼上，若再参加比赛，这作业还能完成吗？可是，爸爸希望我参加，我就不得不参加。于是，赛前的这几天，我又被迫加强围棋的训练，至于学校的作业，已无暇也无心顾及了……

比赛结束，我拿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名次，可是我的作业……

假期结束了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我走进久别了的教室。尽管得知有好些同学同样没有完成作业，但我还是很紧张。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拖欠过作业，老师也一直把我作为同学们的榜样，可是今天——我不敢正视老师的目光。

我感到很无助，一切都不由得人选择。不过，我还是为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借口。我提了自己参加围棋比赛的事。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：向来对我们要求严格的班主任，竟没有为作业的事责怪我，而是表现出十分的谅解，还慈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……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呀，我们比赛的场景上了电视，我们老师又恰巧在电视上看到我啦！哈哈！真是机缘巧合，这一次，围棋可谓是帮了我的大忙！看来，下围棋也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嘛，除了挨骂（一般是下不好棋就会被爸爸批评），竟也能为我解围呐！

那一次特殊的经历过后，我发现自己对围棋也产生了特殊的情感，这种情感，使得我能够从心理上接受“被迫学习”的现实，水平又提高了些。第二年的全区比赛，我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，被授予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。

怀化之行

—

那是1992年的暑假，我们一行五人：一个教练、一个领队（我的爸爸），还有我们三个队员，到湖南怀化参加“新都杯”全国夏令营棋类比赛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外省去玩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棋手，因为我不喜欢下围棋。我爸是这样说的：“我这宝贝女儿，如果能够不下棋的话，她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人下的。”

几乎每次比赛，都要做我的思想工作，包括平日里遇到个什么人想和我对局，我也常常是十分不情愿的，最后非得在父亲的劝说，甚至训斥之后才下的，委屈得很。

我们坐的是卧铺，几个小朋友都很高兴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

二

一觉醒来，我们已经到了怀化。

用过早餐，教练和领队就带我们去逛街，然后去棋牌楼。

棋牌楼里好热闹！十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子在那里下棋。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。

爸爸跟一位小男孩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对一位叔叔说：“你好，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们从广西来，带孩子来参加比赛。这会时间还早，到你们这里来看看，让孩子们长长见识。”

那位叔叔说：“让孩子们露一手怎么样？”

爸爸叫我到身边，对那位叔叔说：“我们也正有这个意思，我们这位小姑娘水平不错，请你找一位高手来指导指导她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那人乐呵呵的说完就走了。一会儿找来一位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说：“这位是我们棋牌楼最厉害的小子。”

对局立刻开始……

那局棋我赢了。不过，当时的情景我基本上淡忘了，只记得一些有趣的情节。

当时有好几个人在观战，其中有位跟我的对手一般大的男孩子，一开始就对我的对手说：“怎么样你都是个男子汉，对小姑娘得悠着点儿，不要太心狠手辣了。”

对方的局势不好了，那得意的神情也消失了。那位旁观者又说话了：“哥们儿，平时的雄风哪儿去了？我看你是遇上克星了。被一位小姐给打败了的话，面子可下不来啊，放你的杀手锏出来。”

对方的局势已成败势，那对手的脸色一下下地由白变红，由红转青。最后他认输了。

那位爱说话的小男孩，用手拍拍那位傻呆呆地坐在那里的战败者说：“哥们儿，你可挺住了，要想开些，千万不要从这楼上跳下去啊！”

此话一出，所有围观的小朋友都笑了起来。那位小棋手的脸上虽然挂不住，但我们辞行的时候，他还是和我们握手告别了。

回到新度宾馆，我问爸爸：“这盘棋要复盘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不用。”

我当时怎么都想不通，输一盘棋怎么会那么难受呢？爸爸的棋友们下棋时，虽然也是东讲西讲，可是他们输了就输了，再下就是了。

对我来说，输棋赢棋都无所谓，只要我认真下了，输了也不挨骂，我下棋就是怕挨骂。

三

那次“新都杯”全国夏令营棋类比赛的活动，也算得是汇聚了一些全国各地的少年围棋好手吧（今天的围棋名将古力，也曾参加了当年的这个比赛）。

大赛的围棋项目，分男子组和女子组。每组之下又有两个小组：苗苗组（10岁以下）和少年组（10岁~15岁）。奖励办法是：团体奖前三，个人奖前八。那时我刚满9岁，参加少年组比赛。

爸爸认为名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。从我学围棋的第一天开始，和我对局的人，基本上都是比我年龄大的，和年龄相近，水平又相当的对手下棋，当时对我来

说，也是难得的机会。作为少年组参赛队员里年龄最小的棋手，我竟是当仁不让，一路过关斩将。赛程过半，我仍保持着全胜的纪录，小棋手们可羡慕啦！

有一天，一位家长到宿舍来对我爸爸说：“你的女儿真厉害，小小年纪竟然打败那么多高手。”

爸爸笑着说：“这次小朋友发挥得比较好吧，你的女儿成绩也不错啊。”

那位叔叔说：“哪里，我那女儿一看到你女儿的名字就怕了，明天她们的对局，我女儿肯定输的。”

第二天我和那位姐姐对局，果然是我赢了。

四

还剩下最后三局棋了。比赛的气氛日趋紧张，我也感到了压力。

下到倒数第三盘棋时，我原本一直大优的局势，在收官的时候我出现了重大失误：自己紧气，被提了十几个子。眼看就要赢下来的棋，竟因随手下子而功亏一篑，我输了。

我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，可是复盘之后，爸爸只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平时粗心大意惯了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失误，要记住这次的教训，以后凡事都要认真仔细。”

我点点头，决心努力下好往后的两盘棋。

接下来，我赢了。再接下来，也就是最后的一轮比赛，我的对手是洛阳的小姐姐。她曾经在专业队受过训练，水平很高。

比赛规则是猜先。结果是我执黑，她执白。开局时双方都下得中规中矩，基本是两分棋。局势发展下去，感觉对方的棋灵活跳跃、取舍得当，渐近中盘，已构筑起一个不小的模样。我的风

格偏重实地，属稳重类型，不轻易冒险。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。过于稳重了，就像过于老实的人，容易被人欺负。尤其遭遇棋风凌厉的对手，不能施展拳脚的话，势必要吃亏。今几个就遇上了高手。对方的棋艺在我之上，我几乎只有招架之势，而无还手之力。感觉挺累的，就想放弃。但如果轻易放弃的话，又怕挨骂，只好坚持着……

没有了斗志，再走下去就成了煎熬。我在等待机会，差不多了我就认输。

到中盘进行了几十步，对方的中腹大模样已转成了实空，在对方的空里，有我一小块孤立无援、眼看就活不成了的棋，这时候我认输了。

我如释重负了，当然也挨了一顿臭骂。复盘时的一段对话，我至今还记得。

爸爸说：“其实你还有取胜的机会。”

我说：“没有希望了，对方的空几乎是我的两倍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想过吗？如果你打入的那块棋做活了，会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那当然是胜负未定，但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我们走走看。”老爸说着就摆开了棋。老爸执黑我执白，走了几种变化，有一半的情况是被困的棋活了。

爸爸问：“怎么样？这棋有希望吧？”

“嗯，有希望活。”我小声回答。

“其实这棋是活的。”爸爸说着指出了过渡的机会。爸爸这么一点拨，我恍然大悟：“是啊！”

老爸说：“走走看。”

走的结果是：先手在可能过渡的地方下一子，对方势必拦断，不拦住就过渡了。对方只能在外边拦，这样就轻松地扩大了

做活的余地，只要里边不失误，以任何一种下法都可以活。明白过来了，同时也惋惜起来——为何当时不认真想想，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呢？

正想着，爸爸说：“好了，别光后悔了，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尽量别再犯同样的毛病就好了。老爸知道你是有点怕了，没有勇气继续下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还记得去年的那次比赛吗？”

爸爸这么一问，去年的一幕，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：那次是参加全市运动会女子围棋项目的比赛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正规的比赛，感觉挺新鲜。

那次比赛，虽是分开排名，却是成年与少年混合比赛的。要和成年的高手对局，这就令缺乏经验的我，有了几分畏惧。当然，这畏惧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对手，而是在于我有一位严厉的教练——我怕挨爸爸骂。

那次比赛，我拿到了第二名。心里想：爸爸这回应该不会批评我了吧？嗨，说不定还有奖励呢……可是，我想错了，爸爸并不满意我的表现，因为我那最后一盘棋是认输的。尽管我面对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成年老将，但那局棋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。经过复盘研究，爸爸评论：“你不是完全输在技术上，而是输在勇气。若是输在技术上，我不会批评你，但是你早早就丧失了斗志，这就等于是在战场上当了逃兵，肯定要受惩罚的。”

爸爸说得对，我的确错了。

爸爸看我若有所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又继续说：“这次和去年犯的几乎是同一个毛病，还没有尝试努力就早早认输了，成绩是这么容易得来的吗？人最怕的就是输在勇气啊！”

我羞愧地低下头，这句话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。是啊，技

不如人没有什么可耻的，但是输在勇气上，那就是真正的失败者。

五

“新都杯”的比赛，我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。

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爸爸怕影响我的学习，就不再让我参加围棋比赛了。平时的围棋训练也取消了，只是偶尔跟他老人家下一两盘棋，那会他老人家已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就是偶然输了，也不用复盘，也不挨骂了，我终于解放了。

直到读大一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学校里有个围棋部。告诉老爸，老爸就鼓励我去参加比赛，并提醒我打打棋谱，做做死活题。我自己训练了一段时间，一举就打败了学校的棋王，于是我当上了围棋部部长。

大二时，我参加全区的围棋赛，得第三名，获得了“广西围棋女子四杰”的称号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又参加了一次区级比赛，拿到第二名，获得了“业余围棋四段”称号。

现在，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老是被逼着学棋、“委曲求全”的小女孩了，围棋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。当我想娱乐的时候，还真能从下棋中得到快乐。小时候学下棋，那可真是苦啊！那时候我怎么能够理解“教练”的良苦用心呢？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当我一路收获甜美的时候，再来回味当初的苦涩，就知道了先苦后甜的道理。

感谢我的父亲。

太原之行

五年级暑假的时候，我和两位队友去太原参加比赛。教练带着夫人和儿子，也一块去旅游。我们一行六人提前几天出发，我们先到西安。

西安是古城，有很多旅游景点。我们看了大雁塔、小雁塔、博物馆和秦始皇兵马俑，我还买了一袋小型兵马俑回家。那是黑泥做的土陶，又没烧透，手一摸上去，就会弄得脏兮兮的。虽然如此，回到家之后，我还摆出来欣赏过好几次，后来发大水，这些东西被冲走了，再也找不见了。

当时我们来到一个景点感觉累了，太阳又大，直冒汗，口很干，我们在一个小摊点前停了下来。

小摊上摆着许多果汁，颜色鲜亮的果汁装在透明的容器里，烈日下给人清凉的感觉。

我拿起一杯果汁正想喝，小贩问：“要不要加冰？”

小贩前面的凳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盆，盆子里有块厚厚的冰块。看到冰块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小贩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铲，动作麻利地在冰上滑了几下，就铲下了一小铲冰削，加到了我的杯子里。

同行的人也都加了冰。

大家喝着冰水，说着笑着，喝得差不多了，教练拿出两块钱给小贩，小贩看了一眼说：“要十八块。”

教练诧异地问：“要多少？”

小贩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付给我十八块钱。”

教练说：“那不是写着三角一杯吗？”

小贩平静地解释：“果汁是三毛一杯，但那是加冰的，加了冰就要三块一杯了。”

“怎么是这样的？你又没事先说明。”我们大家一同表示异议。

小贩说：“谁叫你们不问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小贩说：“我不管，总之你们喝了果汁就得付钱。”

“可你这是欺诈……”

“那你们是付钱呢，还是不付？”

那小贩说着就要翻脸的样子。教练制止我们说：“算了，不跟他争了。”说着就付了钱。

明明是小贩理亏呢，教练干嘛要付给他那么多钱？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不过我没说出来。

那次旅游，我们直接由太原回柳州。我们六个人和来时一样，买三张卧铺票，三张硬座，大家轮流睡觉。不过晚上都是小朋友睡卧铺的。

白天我在硬座那里看风景。我的座位靠窗子，对着前方。火车开动时打开一点窗户，风很大，很凉快。那是蒸汽机车头，凉快的同时，风也带来煤灰……

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路程，我感觉很快就到了。这趟出门，来回十七天，在回程的路上，我特想念爸爸妈妈，想念我的家。

教练和队友是住在一个地方的，我和他们不同路，所以出了火车站，我就和他们分手了。

我回到家时，正是中午休息的时候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我走到进后院的小门洞时，看到爸爸在那里闲坐喝茶。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喂，哪里来这么一个要饭的小姐，这么脏兮兮的。”

我说：“哪里，我们这次去了好几个地方，好玩得很。”

爸爸说：“赶快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我们家有个高柜，是两开的，在一扇门里边装着一块镜子。

对着镜子一看，我简直像从煤矿里出来似的，浑身上下脏兮兮的，衣服裤子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。脸上也蒙上了厚厚的尘土。看上去人也瘦了，脸都小了。不过牙齿还是白的。

那次去太原，是我童年最后一次参加围棋比赛，没得名次。

石 榴

石榴快熟了，像一盏盏小灯笼在枝头迎风摇曳，特别的惹眼。小朋友盯上它们，已不是一两天的事……

我们的院子有前后两个横长的天井，天井里除了蒙着岁月尘埃的各种杂物外，还有绿叶红花在古老的背景上闪耀着青春的色彩。那美丽的爬山虎，为老墙披上新衣；牵牛花开，点亮了这绿的屏障；还有梅、兰、菊、水仙等，让我们的老屋一年四季都不寂寞。而小朋友们最情有独钟的，便是韦奶奶家的石榴。

石榴是盆栽的，竟也能开花。娇艳的花朵在那细小的枝头上冲人微笑，一不留神，就演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果实。娇小的果实，有一天也会长大，成熟，变成晶莹的玛瑙吗？期待……每次路过，我都要谨慎地看上几眼。希望哪一天的某一次凝眸，就能给人惊喜……

我不确定，它们能不能长大。韦奶奶告诉我，它们会的。我问：如何能长大？奶奶笑说：我给它们浇水、定期地施肥和除虫，有阳光、养料和水，它们自然能长大。哦，那奶奶你记得给它们浇水呀，让它们快快地长……我怀着小小的隐私，甜蜜地笑着往屋外玩儿去了。

每一天的等待，都让小小的心灵充满期盼和欢乐。看！那枝头坠着的小石榴，已经由原先的青脸，变得面带红润了，只是个头儿还小，看来还得再等等。这么精致的水果，一定很好吃……

风吹过，果实轻轻摆动。呀！怎么感觉这叶子越发少了？枝干瘦骨嶙峋的，饱满的果实略显突兀了，让人不禁担心起来……

不过这担心，很快就消散了，因为渐渐地，我发现小小的石榴，仍在一天天地成长，气色也越发好了。而再看那细小的枝头，其实并不是叶儿少了，只是叶和果实的对比，给人以错觉罢了！

等啊，等，终于等到了我认为合适的时候。枝头上沉甸甸的小石榴，尽管个头儿还是不大，却饱满而红润，个个展露着笑颜，它们在召唤我呐！

中午时分，大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我没有午睡的习惯，百无聊赖之中，不觉地又来到了石榴树下……望一眼那果实，我按捺不住了。奶奶说过，这几个果实成熟之后全部归我的，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呢？……我的小拳头里紧紧地拽着一枚果实，就飞奔着回到自己屋里。爸妈有事出去了，屋里就我一人，此时又那么安静，仿佛世界就剩我一人……听得见自己的心在“扑通，扑通”地跳……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回过神来，一下打开手掌，看着手心那枚小小的果实，说不出的喜悦……我谨慎地拨开它薄薄的外衣，里边晶莹的玛瑙便让我眼睛一亮了……这么美丽的果实，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吧？我迫不及待地摘了一颗往嘴里送……呀！怎么又酸又涩的？吃了这一小颗等待已久的果肉，我的心开始后悔了……

最后的结局怎样？那果实自然是夭折了，但却给我的人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课。我知道了等待的意义：不是你等了多久，而是，你是否坚持到了最后。很多时候，也许我们距离成功就只有

一步，然而未及等待成功的到来，我们放弃了，之前的一切也就付之东流。所以，如果我们选择了，就要懂得坚持，没有坚持和努力，就没有成功。

风吹过，那童年的点点石榴，又在我的心头摇曳……

光荣的升旗手

我上四年级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次当升旗手的机会。

在学校每周一早晨进行的全体大会上，都要举行升旗仪式，并有六名光荣的升旗手。这六名升旗手，是由班级选送的优秀学生。之所以光荣，还因为他们在完成了升旗任务后，将站在学校的舞台上给大家敬礼，然后由辅导员一一介绍。想想看，一个小孩子，能站在这么多观众的面前，被权威人士（即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）隆重介绍，是何等的荣耀啊！

我，作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（老师同学们都是这么评价的），当选送的名额分配到我们班的时候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这个机会。提前得到通知的我们，得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演练。从出旗、敬礼，再到升旗、礼毕，走上舞台，舞台上的行礼……每一个细节，都要按辅导员的指示，进行反复训练。然而，大家都不觉得辛苦，因为能与国旗这样亲密地接触，每一次演练，都令我们激动不已。

按理说，国旗，我们并不陌生，然而过去，她永远都只是遥远的高高飘扬，尽管升旗、降旗，我们都曾无数次的看到，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。从第一次看到国旗，到加入少先队在国旗下

宣誓，再到现在为成为光荣的升旗手而进行演练，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始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占据着崇高的位置。因而，看着五星红旗经我们的手冉冉升起，心里是无比的甜蜜……

终于盼到了星期一，当校园广播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六位升旗手已准备完毕。看着美丽宽广的校园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各个楼道的出口涌向操场，心里一下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。过去，我和大家一样，只是人流中的一员，说好听一点，是人海中的一朵浪花吧。但是今天，我是升旗手，就有机会成为这茫茫人海中一朵不平凡的浪花，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我将站在舞台上给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敬礼，然后辅导员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事迹，我就这么笔挺地站在舞台上，冲大家微笑……想象着这种种的美好，尽管国旗还抱在我的怀里，可我的心却已仿佛与她一起随风飘扬了……

不知何时，操场上已排满了整齐的队伍，我们六位升旗手也已各就各位，广播在响过一遍又一遍后，骤然停下，校园一片沉静，感觉气氛比以往肃穆了很多。

然而一切并非如我所愿的顺利进行，在我焦急的等待和盼望过后，那特殊的时刻仍迟迟没有到来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，原先笔直的身体，一点点地松弛，再后来，太阳耀眼的金光由教学楼的蓝色玻璃反射过来，我的眼睛花了……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晃动，想控制，却做不到……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，天很热，我却一个劲地冒冷汗……此时，很想稍微活动一下身体，可是纪律不允许，只能尽力控制……我站在那里，眼睛已几乎闭上，只隐约听到校长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知道校会正在进行，也许一分钟后就能进入下一项——升旗仪式了。要知道，我们这样笔直地站着，已仿佛过了一个世纪……

以往7点半开始的升旗仪式，现在已延迟了1个小时，却还

有领导接连不断地上台讲话……最后我终于支持不住，眼前一黑就倒下去了……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。我失去了成为升旗手的机会。

额外的同情

在我们仅有 11.26 平米的房间里，紧凑地摆放着一张 1.5 米的大床和一张 90 公分的小床，一个两扇门带镜子的立柜、一个书柜、一个床头柜，以及两张书桌……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么些物件是如何挤进这么小的房间的，而我们一家三口，又是如何在这么紧凑的空间里生活，且还生活得有滋有味……

其实，在这个院子里，同样拥挤的房间，并不罕见，好些人家的房间都是叠床架屋的，空间太小，而东西却不断增多，日积月累的，自然就形成了这种状态。但是，长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是不会感觉到不适的。因为习惯了。正如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故事：一个乞丐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，便带着他仅有的一些积蓄去问算命先生：请你告诉我，10 年后，我还会如此贫穷吗？算命先生看了看他，说：10 年后你还是如此贫穷。乞丐不甘心，又拿出一些积蓄给算命先生，说：麻烦您再帮算一下，20 年后我还会这样贫穷吗？算命先生看了看他，说：20 年后你还像现在这样贫穷。乞丐非常沮丧，但仍不死心，于是，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也给了算命先生，希望他告诉自己，30 年后他是否依然如此贫穷。算命先生说：30 年后你不再贫穷了。他顿感眼

前一亮，问：真的吗？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算命先生平静地说：因为你已经习惯了。的确，当我们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，即便这是一种并不怎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但因为习惯，我们已经接纳了它，自然也就能凑合着过了。

我们住的地方不大，但我也觉得小。人睡着了，占不了多大地方；醒着的时候，自然可以到宽敞的地方去活动。因此，我并不觉得住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不好。在这里，我照样能吃好的，穿好的，有疼爱我的父母，还有关爱我的邻居大爷大妈、哥哥姐姐等；在外边，主要是在学校吧，我是老师同学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你说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知晓了一个“众所周知”的秘密……

那是我刚参加完一个全区围棋比赛后回来上学的第一天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带了荣誉回来。尽管我们这样优秀的小学，学生在各类比赛里获奖的数不胜数，而我所获奖的围棋这个项目，也是在学校里不被重视的，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，还是给我颁发了一份小小的奖励：一本毛笔作业本。我感觉自己是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走到讲台领取这份奖励的，因而格外的自豪。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学校获得的奖励，因为那是我们敬爱的老师对我的肯定。

放学了，我与往常一样和几位同学一道回家。路上，有位相好的同学忽然对我说：“蕙，上周你不在的时候，老师又表扬你了，还说，‘张蕙的家里是很穷的，不像你们，都住楼房……可人家成绩却还这么优秀……’”听到这里，我的脑袋“嗡”了一下，我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看我的同学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同情的目光……我强忍住泪水，默默地回到了家。我小小的曾经时刻充满自豪的心灵，一下沉到了无底的深渊……原来，长期以来老师一直把我作为同学们的榜样，还有着这么重要的因素啊……怎么会这样？为何老师这样认为？同学们也就这样相信了？我不是穷

人家的孩子，即便是，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，在我的观念里，只有弱者和不幸者才需要同情，我不比别人弱小，也很幸福，为何要接受这无故的同情……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心里都有一层阴霾挥之不去，敏感的心灵，时时觉察到周围同学那异样的目光。本来莫须有的东西，却让我无端地承受了……

我们的院子住着八、九户人家，老老少少都很关爱我，我有吃不完的水果，还常分给大家吃，同院的人也常分东西给我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再追忆起这段往事，已是多年以后，其实，那时的我太年幼、太稚气，若不如此，也不至于这么脆弱。我的同学没有错，我的老师也没有错，他们关心我、同情我，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美好情感，只是，有一点他们没有看到，这样一个幸福的孩子，如何能无端端承受别人额外的同情呢？

老师，还是我敬爱的老师

你有过被老师冤枉的经历吗？你幼小的心灵是否很受伤害？

但当有一天，我们感到那曾经在我们心上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误会，而我们的老师，也一如当初那么亲切而值得尊敬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成长了。

三年级的一天，我们班主任组织大家调换座位。我们班的惯例，每学期都要调换两次座位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，班主任往往让大家按高矮排成几排，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最后定下位置，再把东西都调换过去。这样一折腾，往往就是一两节课。不过，同学们都很兴奋，因为这样的课堂很活跃，偶尔交头接耳也被允许。

就这样，大家兴奋地等待着老师的安排，再兴奋地搬东西，最后坐定，亦是兴奋地忙着和新邻居交流……但是，这种时候，也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，偶尔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。

那天，我坐在新的位置上，那位曾经的小主人，忽然过来问我：“张蕙，你看到我的一个橘子在抽屉里吗？”我把书包从抽屉里拿出来，再低头往抽屉里随便扫了一眼，里边很黑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，我就回头对他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没说什么，就回

自己座位去了。

可没想到的是，一会儿老师过来了，她说：“张蕙，你真的没有看到×××同学的橘子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“那你让我看看。”说着话，老师小心地把我的书包及杂物从抽屉里拿出来，然后伸手进去，结果一会儿就拿出来一个橘子了。我很吃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老师望着我，她的眼神很复杂，我的眼神大概也很复杂……好一会儿，老师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存心占有同学的这个橘子？快向人家道歉……”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我觉得，自己只是比较粗心，没有留意抽屉里会有东西，但至于说是“存心”，也太严重了……我这样想着，硬是咬住嘴唇没说话。一会儿，似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了。我抬头，目光与老师相遇，我感到她的失望，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……老师还说了好些教育人的话，我都没怎么听进去，但知道大意是希望我知错能改，做个诚实的好孩子。最后，我还是认错了。我承认自己是因为一时的贪心才撒谎的。而实际上，我是真的压根儿没有看到那个橘子。最多只是粗心，而不是“存心”。

可是，我道歉了。老师欣慰地笑了，待我一如从前，同学也很友善，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和我疏远，看来，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没给周围人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。但是，年幼的我，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因为竟然被自己最尊敬和信任的老师怀疑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！而且，那么不分青红皂白的……当时，我的内心里，无数次地在说：“老师，请相信我！”可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太无助了！

后来，我强忍住委屈，把事情告诉了爸爸。爸爸抚摸着我的小脑袋，说：“宝贝女儿别难过了，老爸相信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自己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吗？家里那么多水果，哄

着你吃你都不乐意，何况这么一个普通的橘子，你也没必要贪心呀！”

当时我就想哭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我知道，大人是信任我的，至少老爸是了解我的。至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，不跟他们计较。但打那以后，我对老师的情感，再不如从前了，因为我始终不明白，她为何要冤枉我？

后来，每每忆及此事，我仍心存芥蒂。它破坏了老师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。不过，心头的阴云总有消散的时候。

再后来，我自己读了师范，有了教学的一点点经验，方知，为人师表的不易！也越来越多地理解了老师。就先前这件事来说吧，其实，当初我的老师，并非“存心”，她的出发点亦是为我好。就像曹文轩先生《红帆》里那位老师，同样都只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认识错误，做一个诚实的人。看到学生“执迷不悟”，不肯认错，老师感到教育的担子很重，自然严厉起来；而当学生认识了错误，老师就欣慰了。只是，老师们的理解和判断有了失误，以致“冤案”的发生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长大了，那就只是曾经的一个小误会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不能因此，就抹煞了老师对我们的关怀和他（她）们的用心良苦。曾经的阴霾一扫而尽，我像《红帆》里的小主人公那样，理解了老师。

老师曾教导我们：读书明理。这不是，派上用场了？老师，还是我敬爱的老师！

我的宠物

童年的时候，我曾拥有过一些宠物，比如兔子、小鸡、小鸭、蚕宝宝、蝥蛄、蚂蚱，还养过一条蛇等。和小动物们相处是件很愉快的事情，时隔多年，还有一些有趣的片断在脑海里珍藏着。

兔 子

兔子不是特意去买来的，是爸爸在路上捡到的。那天下大雨，爸爸穿着雨衣，踩三轮车回家，从车子上揪出一只两斤重的灰白色的兔子说：“张蕙，捡到一只兔子给你玩好不好？”

我高兴得跳起来，拍着手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在哪里捡到的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正踩车走到小南路上坡那里，有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超过了我，那自行车的前面和后面挂了好几个袋子，后面一个袋子中间烂了一个洞，一只兔子在那里窜呀窜的，一下子掉到了地上。我叫了几声，那人没听到，照直骑他的车走了。兔子一直蹲在地上颤抖，我就把它捡回来了。”

同院子的一位老太太家，有个不大的、用烂木头钉的鸡笼，那会正好空着，爸爸就借来关兔子，鸡笼要换地方时，爸爸一拿就把那笼子连兔子一块拿走了。兔子很能吃，可以一直吃个不停。那会我在学前班上学，一放学回家，我就守住兔子，喂它吃东西。那是只长毛兔，我伸手到笼子里，摸摸它的长耳朵，还给它讲童话：“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……”

每天早上一起床，我首先去喂兔子，兔子吃的东西要洗干净，还要擦干水。爸爸每天都买许多兔子爱吃的菜回来，洗了擦干，到处晾着。养了几天，妈妈就有意见了，妈妈说：“养这种东西做什么，整天拉尿拉屎的，搞得整个院子都臭烘烘的，杀来吃掉算了。”

听说要杀兔子，我就哭喊着和妈妈吵架。又过了几天，妈妈说要把兔子送到姨妈家去养，姨妈很会养兔子，房子又宽。妈妈说：“这兔子在这里越养越瘦了，拿到姨妈那里养肥了再拿回来也可以。”

我同意把兔子送到姨妈那里去了。过了两天，我们家饭桌上有一碗肉，爸爸先夹一块肉让我吃，然后问好不好吃。我说：“好吃，真香。”

爸爸说：“这是姨妈的手艺，爆炒香兔肉。那只兔子杀了，我们两家各分一半。”

我张大嘴巴好一阵子才叫出来说：“说好不杀的，你们干吗又杀掉我的兔子？”

爸爸说：“说拿到那边去养，其实是哄你的，是拿去杀的，你那么想念那只兔子，这兔肉你就不吃好啦。”

停了一会我说：“我干吗不吃？杀都杀掉了，不吃白不吃。”

草 龙

记得从我4岁多时，就经常跟爸爸到河边，到森林公园去捉蚂蚱。我开始学捉那些很小的、还没有长翅膀的蚂蚱。明明看到那蚂蚱巴在草上，一手抓过去，就只抓上几根草来。看到蚂蚱在草底下，一手拍下去，不是拍了个空，就是把蚂蚱给打死了、打烂了。折腾好些日子下来，我就能抓住它们了，就觉得那些小蚂蚱笨了，要去抓大一点的，长了翅膀的蚂蚱了。

在长了翅膀的蚂蚱类别中，要数巴在竹子上的那种最笨了，看到人来了，它们急急忙忙一转就转到竹竿的另一面去。它们以为看不见人了，人就抓不到它们了，只要快速地伸手一把抓住小竹竿，十拿九稳能抓到它们。每抓到一只这样的蚂蚱，我都会高兴地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抓到你了，你这个笨蛋。”

我们把蚂蚱放在一个直筒筒的铁皮桶里，有翅膀的，就把翅膀和大腿掐掉，然后放上一些草，养着玩。

有一天我和爸爸在捉蚂蚱，爸爸突然很快地扑腾起来，扑腾了几下，就抓到了一条四脚蛇。那条蛇的身体有我的一个手指那么大，尾巴比身体还长，看上去全身是骨头的样子。爸爸说，这是草龙，草龙的尾巴可以迷惑敌人，被敌人抓到时，它会断掉尾巴，尾巴在那里跳，自己就逃走了。它的尾巴还是粮食仓库，冬天找不到食物，就吃尾巴。我觉得这种动物很稀奇，自己的尾巴也能吃。我问爸爸：“它的尾巴断了之后，还会再长出来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会的。”

我觉得这黑黑的东西很好玩，但不敢去碰它。爸爸把它放到蚂蚱笼子里，回到家就把它放在铁桶里养着玩。那小东西一到铁桶里，先是往草里钻，想藏起来，我们放的草不够多，它怎么藏

都藏不住，然后它就跳，一跳起来巴在桶壁上，跟着就滑了下去。我知道它想逃走，可是桶壁对它来说太高了，怎么跳都跳不出来。

草龙跳累了，就慢慢地爬，看到小蚂蚱在那里，它就停下来看着，看准了就一口咬过去，蚂蚱就被它咬在了嘴里，蚂蚱的脚还在动呢。草龙的头抖了几下，那蚂蚱就被吞进了嘴里。我说：“爸爸，草龙吃掉了一只蚂蚱，蚂蚱真可怜。”

爸爸说：“动物世界就是这样的了，大的吃小的，在野外它也是这样吃蚂蚱的。”

草龙占领了铁桶，有一部分蚂蚱就只好养在笼子里了。爸爸说：“草龙吃得多，我们又只能一个星期去捉一次蚂蚱，不能全放在桶里，全放在桶里，它两三天就会把那些蚂蚱吃光的。”

草龙在桶里养了很久，还长大了一点，也下了蛋，它的蛋是白色的，有花生米那么大，我拿起来看，一不小心就捏瘪了。

草龙只能吃那些比较小的蚂蚱，有一次爸爸抓到一只大油蝻，这种蚂蚱的书名叫蝗虫。虽然这只蝗虫不会跳，也不会飞了，它被掐掉了翅膀和大腿，爸爸把它放到桶里，它在那里爬，看到草龙，它就抬起一点头，站在那里望着草龙，草龙望望蝗虫，然后管自爬到一边去了。

有一天我跟爸爸去买菜，看到菜市口有人卖蝻蝻，卖蝻蝻的人编有许多小笼子，一个笼子里装着一只蝻蝻，一大群蝻蝻在那里叫得挺欢的，我一看到就不走了，非要爸爸给我买一个，于是爸爸就买了一个。回到家，爸爸把小笼子剪开，把蝻蝻放到一个竹子做的小蚂蚱笼里。爸爸在笼子里放一小块冬瓜，说是喂养蝻蝻的。

蝻蝻吃冬瓜，吃西瓜，吃南瓜花，也吃蚂蚱。蝻蝻很肥大健壮，一看就知道它很恶，我不敢抓它。一个同它身体一样长的蚂

蚱，体型就没有它大。它看到笼子里来了一个同它差不多大的蚂蚱，它就看着蚂蚱，慢慢接近，到了一定的位置，它纵身一扑，就把蚂蚱抱住，两个就掉到笼子底部。蚂蚱被死死抱住，一动都动不了，蝈蝈就这么抱住蚂蚱，躺在那里吃起来。

蝈蝈很爱叫，早上叫、中午叫、晚上叫、半夜也叫，叫得很大声，妈妈非常有意见。她说：“我们家都成昆虫世界了，桌子上，床铺上，衣柜里，到处都是蚂蚱，这会又买这个东西回来，一天到晚叫个不停，烦死人了，把它拿来喂草龙算了。”

肥大的蝈蝈很笨，爸爸把它放到地上让它跳，它使劲一跳，也跳不了多远，跳得几下就不跳了，在那里慢慢地爬。这么笨的东西，我要抓它，很容易就能抓到，只是怕被它那两颗大牙齿咬中，才不敢抓它。爸爸把它放到铁桶里，它到处爬，看到小蚂蚱就抓来吃，根本不把草龙当一回事。草龙在那里活动，还有意避开它。

那只蝈蝈养了十来天就死掉了。我问爸爸：“蝈蝈怎么就死了呢？”

爸爸说：“这是秋天了，这种昆虫都要死光的。”

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草龙不见了。我问爸爸：“草龙到哪里去了？”

爸爸说：“逃走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吧？这么久它都逃不掉，今天怎么突然就逃了呢？”

爸爸说：“黄叔叔今天带他的八哥鸟来玩，草龙看到八哥就高兴，一跳就跳到了八哥的笼子里，八哥为了爱护它，就把它一节一节的吞到了肚子里。”

我说：“我才不相信草龙会跳到鸟笼子里去呢，明明是你们把它拿来喂鸟的。”

游 泳

家乡有条美丽的河，弯弯的流水清澈碧绿，沿河两岸草青树绿，一年四季鸟语花香。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人在河里游泳，尤其到了炎热的夏天，在夕阳西下、夜幕降临之前，我们常常是在河边愉快地度过。

听爸爸说，我两岁的时候，他就经常带我到河里游泳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玩水，常常闹着要去河边玩水，只要大人愿意带我到河边去玩，我就非常高兴。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爸爸开始教我游泳，我穿的是泡沫游泳衣，两块泡沫绑在胸前和背后，无论怎样扑腾，头总是浮在水上。无论爸爸怎么教我，我都不会认真去学，只要能在水里扑腾，我就高兴了。河水缓慢地流动着，我在水面胡乱扑腾，顺水漂流，不管漂出去多远，爸爸总是在我身边。

我们经常去游泳的地方叫“马草坪”，从家里走到那里要二十多分钟，从人家的房子边走出去是菜地，过了菜地是一片草坪，柔嫩的绿草像地毯一样，草长在沙泥上。过了草坪是石滩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镶嵌在沙子里，形成了一大片石滩。石滩一直延伸到水里，那是浅水滩，差不多走到了河中间，那水才渐渐的

深起来，反正我踩得到地的地方，下边全是鹅卵石。听爸爸说，在他们小的时候，这浅水滩上有许多竹排，他们常常潜水到排底去捉鱼玩，现在没有竹排了。

我和爸爸经常在草坪上抓蚂蚱，拿回去喂我的蝈蝈和草龙，有时候也在浅水滩那里捞鱼玩。浅水滩里有很多小鱼，站在水里不动，小鱼就会来叮人的身体，被小鱼叮到的地方，痒痒的，挺舒服。

夏天的傍晚，这石滩上一堆堆的衣服，遍地都是。浅水滩里，人头攒动，男女老少在水里嬉笑扑腾，热闹非常。我们家只有爸爸会游泳，我和妈妈都不会。所不同的是，妈妈怕水，到了石滩那里，就坐在衣服旁边，看我们游泳。我一到河边，一看到水，就飞也似的往河里跑，爸爸总是一把抓住我，给我绑上游泳衣。每次离开河边，总是在爸爸的无数次催促下，我才依依不舍地走上河岸。

有一次，同院子有位婆婆也和我们一块去游泳，在大家的鼓励下，妈妈终于下水了。妈妈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着，当水浸泡到腿肚时，她就叫嚷着：“我不走了，我就坐在这里洗洗得了。”

不管大家怎么说，妈妈就是不走了，坐在那里洗起头来。

婆婆到了齐肚子的水时，也停下来了。我不管她们，一路扑腾着往深水里游，爸爸一直跟着我。

那些日子里，虽然我常常在水里扑腾，其实我并不会游泳。我7岁时学校放暑假，爸爸让我到体委游泳班去培训，几天下来我就学会了真正的游泳。可是培训完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河里游泳，也没去过游泳池游泳，这么些年过去了，那点游泳技术，大概也交还给教练了。我的所谓游泳，那不过是“叶公好龙”而已。

看电视

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有一台 18 寸的黑白电视机，我最喜欢看古装电视剧，喜欢看古装美女。那个时候收视条件不好，经常能收看的，只是两个频道。那会我们院子门口的巷子里，一到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就有许多人手里拿着一盒盒的录像带，在那里交换、买卖。有一次我和爸爸出门，刚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，拥挤的人们突然混乱起来，东奔西跑的，我一看那阵势立刻就吓得哭了。爸爸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把我推到一个墙角，爸爸用手撑在墙上，用身体挡住我。人们奔跑了一会就安静了，我还看到许多穿制服的人。我问爸爸：“这些人为什么乱跑？”

爸爸说：“那些穿制服的人包围了这条巷子，要收缴那些不合法的录像带。”

幸好爸爸及时保护住我，那会我才五六岁，个子那么小，一旦被撞倒，肯定会受伤。从那以后，凡是巷子里热闹起来，我一个人是不会出门的。爸爸买了台放像机，就经常放些古装片给我看，爸爸有空的时候，还陪我看，给我讲解。有时候院子的老人也到我们家来看电视，我们家的房间很小，多来两三个人，家里就很拥挤了。爸爸晚上没事的时候，会把电视机搬到客厅里来放

映，让大家来看。

我们家的客厅是天井的一头，爸爸在上面搭了雨棚，在墙壁上搭了好几层架子，电视机和放像机就放在架子上。一般是先放古装片，然后才放其它的片子，放完两部片子就散场。我要上学，爸爸不准我看得太晚，看完了第一部古装片，我就该去睡觉了。在放映前，往往会有些老爷爷老太太们先到场，我会去招呼他们，帮他们搬凳子什么的。跟这位爷爷说说话，到那位奶奶那里说说话的，可忙了。有时候还有院子附近的老人和小孩，也来看电视，那就更热闹了。我一高兴起来，还会把家里的糖果拿出来分给大家，有人不要的，我就不依不饶，非得让人家收下了才肯罢休。

当时都看了些什么影片，我是记不住了，那大家庭的热情，却温暖了我的童年，充实了我的童年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曾经的美好和谐也在流逝。那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的老院子，九六年的一场大水过后，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曾经在同一个院子里生活的人们，都搬进了大楼里，房门一关，就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了。

ISBN 978-7-5360-5389-2



9 787536 053892 >

定价:13.00元